

333
443

中學部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全國
學校

國文精華錄

于右任

中學部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全國
學校
國文精華錄

于右任

序言

自新理侵入亞陸而蟹行文字挾勢以俱來國學頽敗已爲吾人所公認揆厥弊原有數說焉喜新之士誤爲文能生理既從其新文宜革其舊由是而弁髦六書糟粕九經矣立異之家務爲通俗之方狃於趨勢之說棄舊謀新靡或違焉其後學之少年則神迷志惑於甲乙二派與迫於校課之紛籍則亦鄙爲易焉而不急置之久之積爲習而魯魚不辨鶴鳧時續也綜上諸因不入於忘則入於戾欲求文學之光昌寧有餘望哉吾嘗聞之人文學之晦盲弊坐於保守言似也而不知二者也文學之晦盲也不患新知之不啓而患國故之無光譬之寶藏明珠晶玉秘之萬千年而無人或識之苟無識之者寧有發之者乎三十年前之學子不讀書已也一讀書卽繩樞囊牘不辨菽麥者童年亦半熟九經故知識一開師長或爲之指導而運用裕如今之學子則不然兒所習練者日月山川目所習見者歐蘇韓柳毀其質而求其文愈求而愈不可得而一

切。疑。難。恐。怖。諸。症。遂。繇。是。以。生。故。吾。人。以。爲。求。文。學。之。光。昌。不。必。好。高。而。務。遠。
第。就。所。謂。疑。難。恐。怖。者。悉。數。掃。除。之。掃。除。之。效。果。奈。何。曰。愛。好。之。心。生。而。不。甘。
自。弱。也。然。則。選。輯。是。錄。也。不。過。爲。今。之。學。子。愛。好。文。學。心。之。一。助。若。云。光。昌。文。
學。又。匪。其。敢。任。焉。耳。時。

中華民國第一癸亥年一月三十日本局主人識書局主人識

選輯凡例

一國學式微。識者引爲隱痛。本局選輯是錄。原爲扶持國粹。振奮後學起見。故定名曰「全國學校國文精華錄」。藉昭手續之慎重。

一本錄都高小中學專門三部。每部分訂上下兩冊。大學方面。選稿無多。附入專門業經明載。其他書院學社文社等。疑非正式教育機關者。一概闡入專門部。以免繁瑣。

一有匆促投稿。不注明何校何級者。經選錄後。由本局發獎時隨函詢問。除覆到照填外。尙有一二遲遲不報者。以急於出版。不便懸待。祇得就名上暫注「某省某縣人學校未詳」字樣。亦闡入專門部。如原作人不吝報告。當於再版時補入。

一此次徵求全國校藝。蒙各校踴躍應徵。收稿多至三萬餘篇。第定名既曰精華。則選輯人自不得不力求審慎。與失之濫。寧失之苛。故入選之文。僅及全

數百分之五。蓋求篇篇皆有價直。可以永作學校範本也。

一。各家選輯文錄。目次皆總載卷首。恒令閱者有翻尋之苦。本錄有鑒於斯。故每卷自爲目次。以便閱者隨翻即得。

一。選文辨體。多宗桐城姚氏。後於姚者。不過因其舊而變通之。其實仍貽籠統之譏。况時代不同。好尚或異。文各有體。未便強爲依附。故本錄於分類一層。較他家明晰。非好爲割裂。恐讀者盲於途徑也。

一。來稿有文字優美而審之似不甚相宜者。祇得逕從割愛。

一。來稿有原非完璧。經修飾而刊載者。約在十之二三。大都意深而不能顯出。或意妙而不善詞令。或命題甚創。而文不足以達旨。或行文有法。而坐累墜枯澀之弊。皆由選輯人妄爲竄易。仍照徵例給獎。不敢詭成人之美。冀全作者之苦心也。

一本錄各文總評。除來稿原有者酌刊外。多數由選輯人補足。並逐加眉批。將

文中關鍵處。警策處。關繫世道人心處。層層提出。卽詩詞各門。亦逐加總評。
間以眉批。俾便讀者擊節嘆賞。以符扶持振奮之宗旨。

一選輯者對於新舊文學。絕不偏袒。惟搜採議論。期在宏通。其有泥古而昧趨勢。或數典而忘祖者。悉屏不錄。區區之意。幸垂鑒焉。

一本錄選輯時日。雖經一載之久。而體例愧未盡善。訛誤尤屬必多。倘蒙海內宏達。隨時匡教。俾便訂正。是所至幸。

選輯者識

虞舜封象論

論泰伯

湖
北
省
立
第一
中
學
校
一
年
級
生

胡昆吾

江
西
省
立
第三
中
學
校
學
生

何開朗

四
川
省
立
第
三
中
學
校
二
年
級
生

梁伯能

安
徽
省
立
第
八
中
學
校
學
生

魯毓泰

浙
江
省
立
第
十
中
學
校
三
年
級
生

洪勳

湖
北
省
立
第二
中
學
校
四
年
級
生

楊蓮

江
蘇
省
立
第
九
中
學
校
一
年
級
生

吳心恆

江
蘇
省
立
第
三
中
學
校
二
年
級
生

羅綸

江
蘇
省
立
第
三
中
學
校
二
年
級
生

魯宗堯

江
蘇
省
立
第
三
中
學
校
二
年
級
生

徐躬謙

女樂之歸尼谿之沮是否出於犁鉏晏嬰論

伍員論

江
蘇
省
立
第
二
中
學
校
四
年
級
生

吳承詩

廣
東
東
莞
中
學
校
四
年
級
生

陳兆魁

吳求成於越勾踐許之范蠡不許楚求和於漢高帝許之張

良不許論

范蠡文種論

荆軻刺秦王論

荆軻書盜論

毛遂論

信陵君以侯生爲上賓論

齊王受愚於顏率論

馮驩爲孟嘗君市義論

鄒衍稱述九州論

商鞅變法論

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表彰六經論

四川省立第三中
學校二年級生

梁伯能

張良狙擊始皇誤中副車論

李斯諫逐客論

廣東始興縣立中
學校二年級生

張貴寬

上海澄衷中學
校二年級生 李錫熾

北京東三省
中學校學生 宋肇殷

山西川至中學
校四年級生 韓存祥

上海聖約翰青年
會中學校學生 丁海

山西川至中學
校二年級生 呂羨韶

浙江黃巖私立扶
雅中學校畢業生

上海澄衷中
學校學生 吳秉珩

湖北附屬中
學校學生

唐復

廣東東莞中
學校學生

吳靜

廣東始興中
學校二年級生

饒振模

廣東東莞中
學校三年級生

陳兆魁

廣東東莞中
學校二年級生

梁伯能

廣東始興縣立中
學校二年級生

張貴寬

趙高論

蕭何收秦圖籍論

蘇子謂范增不去項羽不亡其說然歟否歟試申論之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栗蔭南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桂步駱

趙充國論

王式以詩諫昌邑王賀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丁鎮華

嚴尤三策論

王霸在上谷祭形在遼東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吳萃祥

曹操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許駿才

諸葛武侯出師伐魏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胡泰琳

諸葛武侯屯田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彭深伯

謝安卻桓沖入援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陳樹椿

王導謝安優劣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張相湯

諸葛武侯出師伐魏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馮世庚

諸葛武侯屯田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顧葉傑

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論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陳兆魁

中直學校一年級生

栗蔭南

梁武帝泣囚論

隋煬帝開運河論

唐藩鎮論

唐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論

王欽若謂寇準以宋真爲孤注論

岳武穆奉詔班師論

陳東率諸生上書請誅六賊論

徐文貞公相業論

侯振東論

羅馬前三雄論

曹劌論補

校上學
李錫桓
上海澄衷中學
一年級生
中
楊行忠

校上學
顧福鍾
上海澄衷中學
二年級生
中

校上學
湯孝偓
上海澄衷中學
一年級生
中

校上學
丁江
上海聖約翰青
年
中

校上學
顧鴻昌
上海浦東中
四年級生
中

校上學
顧亮孫
上海浦東中
三年級生
中

校上學
龔世芳
上海浦東中
二年級生
中

校上學
龔國鏗
廣東廣州達
中學生
中

校上學
胡泰琳
廣東廣州達
中學生
中

校上學
嚴寬
河南省立中
學生
中

學校蘇
四年級生
上海浦東中
中

義類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義

江蘇省立第八中學

張詒

述而不作義

江西私立匡廬中學校學生

彭芙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義

北京東三省中學校學生

宋肇殷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義

湖北樊城鴻文書院

劉桂源

割雞焉用牛刀義

上海浦東中學校學生

張錫鎮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義

浙江中江黃巖私立扶生

吳秉珩

明其政刑義

浙江中江黃巖私立扶生

吳秉珩

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義

浙江中江黃巖私立扶生

吳秉珩

說類

明德親民說

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說

老子與韓非合傳試說明其用意之所在

江蘇松江中學學生

封章緯
許駿才

韓退之與人論文動稱師古說

上海澄衷中學
校二年級生丁頤
湖北省立第二中楊蓮

明道和樂伊川嚴正各多成就說

湖北省立第三中
校四年級生

四民首士說

附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屬中學學生吳靜
江蘇省立第三中
校三年級生楊春申

說我

江蘇省立第一中
校一年級生楊世芳

說恆

江蘇省立第二中
校二年級生王世範

說勤勞

江蘇省立第八區
校一年級生曹栩

說習慣

江蘇省立第七中
校二年級生宓汝卓

爲學當崇實際說

廣東廣州達材
校四年級生中學
吳乃滔

無以學術殺天下萬世說

廣東廣州達材
校四年級生中學
吳乃滔

說宗教之害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說

我國自古以同居爲興家之本今則多主張分居者試審現在之社會狀況究從何說可使家業發達說

學校校風之良否以學生有無自愛心爲轉移說

山西三立生級九年中
郭兆祥

山西立二年級生中光龍狄

貓捕鼠說

穿籬菜說

記類

遊淮陰侯祠記

婁縣卞公祠堂記

春日遊太和山記

春日遊太和山記

北二年級生懷幼中學白耆齡

商科一年級中學生

廣東廣州達材中學校

栗笑酒
瞿逢澤
閻振綱
劉國樑
中直隸大
中學校一
江蘇松江第
江學校三
山西省立第
學校二年級
山西省立第
學校三年級
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政
府教育部

秋日遊墨江記

黃梅山記

仿小石城山記

遊抱犧山記

近郊遊記

隨適軒記

觀池魚記

平盆立菊記

記義牛事

記寶盛銀樓遇驅事

記盜之言

中直

校廣
中江
蘇校
學生

一東
年始
興中
學

王志明

凌震寰

奉天
校大
一年
級生
栗笑酒

中直

校廣
中江
蘇校
學生

一東
年始
興中
學

立

初德順
張馨德
曾昭鐸

學江 子江

校蘇 學蘇

學河 福建

校南固

校浦城

畢業生

中生

中生

女

殷俠

英

譚

傑

葉

張家豹

金壩

校江

三省

年吳

級江

生中

學

生浦

都

江

社

第三

生

中

中

中

學蘇

年立

中錫

學麗

生則

中生

女

殷

俠

英

譚

傑

葉

張家豹

金壩

原類

原命

原儒

原兵

原盜

辨類

宰予晝寢辨

義利辨

解類

禹貢三江解

禹貢三江解

泰伯三以天下讓解

江蘇松江第三中學校三年級生
江蘇松江第三中學校三年級生
上海聖約翰青年丁江瞿逢瀾

山西二年級生
中學四年級生
江蘇第二中學
吳承詩
浙江第四中學
嚴雅惠
校南一年級生
李友仁

泰伯三以天下讓解

臧三耳解

議類

古婁通境水利議

古婁通境水利議

策類

慈利雄黃爲出產大宗而商股遞呼虧折宜如何振興策

江蘇松江第三中
學校三年級生 中

瞿逢瀾

江蘇松江第三中
學校三年級生 中

吳文瀾

寓言類

醫驕寓言

貓鼠同盟

感言類

直隸第十一中
學校一年級生 中

董其維

湖南慈利中
學校四年級生 中

于榕章

江蘇吳江中
學校二年級生 中

金維壩

上海聖約翰青年會
中學校學生 中

丁海

安徽省立第一
中學校畢業生 中

周振基

民國十年國慶紀念日感言

山西省立第九中
學校三年級生 中

朱璜

序類

蒲圻風土志敍

曠園文稿序

筱如叔祖八秩壽序

送汪君遊學海上序

傳類

外祖母朱太孺人傳略

孔方傳

碑類

北門義舟續興碑銘

校湖南慈利中學
四年級生

于榕章

江蘇省立第六中
學校商科畢業生
上海浦東中學
四年級生
張錫鎮

學潮校北省立第二中
會上海聖約翰青年
校湖南慈利中學
安徽立第三中
學校學生
一年級生
丁江江
吳長驥
于榕章

弔類

五月五日弔汨羅屈原文
弔汕頭風災文

書後類

讀檀弓孔子過泰山側
書齊策貫珠者後
書韓非備內篇後
書韓非備內篇後
讀陳情表
讀蘇洵項籍論書後
羅臺山逸事書後
讀戴南山盲者說書後

學江

校蘇 校山 校浙 校廣 校廣 校廣 中上
商省 二西 二江 三東 三西 三年級生 年院
科立 毕第 級至 生中 校始興 級縣中 年洋公
業六 生中 學生 中學 生中 學生 學生
徐恆耀 李興傑 李湛園 華 崔贊謨 陔 李國固 吳頌湘 陳兆魁

湖廣學材
南慈利中
東廣州達
東莞中
利中學
利中學
利中學
利中學

于扶曠
吳乃滔

讀聊齋志異題後

東莞庾氏貞節詩跋

讀秦士錄書後

書類

擬信陵責晉鄙書

啓類

擬修夏忠節公墓道啓

謝薦醫生啓

謝惠鸚鵡啓

謝惠梅子啓

謝惠蟬翼紗啓

戲擬菖蒲賀竹啓

謝惠芋啓

賦類

中江蘇淮學生第九羅紹

廣東四年級莞中學生

江蘇省立四年級浦東生中嚴實

丁
額

校上
二海
年澄
級喪
生中
學

中華書局影印
蘇江二年立級第三生

廣東廣州達林學校中學生

廣東中學教材

廣東中學學生達林龔國鏗

廣東中學學生達材

中廣東廣學生達材

廣東中學學校達生林

吳乃滔

春秋多佳日賦

五古類

雜詩十一首

少年行

剜肉吟

古音

擬古詩十九首中之青青河畔草一篇

廣東梅縣學生東山黃德昭

舟行卽景

遊孤山有作

飢民嘆

壬戌閏五廣城會友又言別

二婦行

七古類

中浙江省立學校學生第五周東來

周東來

于榕章

于榕章

于榕章

于榕章

黃德昭

葉傑

葉傑

于榕齋

吳秉璽

葉時傑

猛虎行

從軍行送熊鳳箋之澧
題梁夫人桴鼓助戰圖

五絕類

咏春

題畫

閒吟二首

七絕類

吳陵夜發

無題集定盦句 四首

雜感集定盦句

書感集定盦句

美人風箏

七首

四首

中德明級年縣三泰蘇校江學

十直隸大名省立中學校學生

中江
蘇南
匯縣
惠東

張如玉

趙秉仁
卞官龍
張秉陶

于榕章

于榕章

于榕章

秋日過荔枝灣

冬夜望月

讀岳飛傳有感

半空觀飛機

暮秋野望

賦得千古河山一戰紳

開放觀音山有感

花塢觀耕 二首

庾嶺探梅

立夏前夜

古真壤墓

征人怨

二十述懷

答陳奠邦贈別

二首

早春郊望 三首

三首

觀虎邱題壁有感

納涼

題柳陰垂釣圖

春風

春雨

盼家書

郊遊偶成

春宵讀書

時感

傷寒

答友人抒遊西湖

中
利

秋草

江蘇省立第三中學畢業生南匯南昌徐子美傑葉傑傑葉中中中中

詠蘭

詠梅花

詠夜來香

雪夕

西湖絕句五首

五律類

閏五來慈偕梅僧欵接飲次言及時事有感

步黃穆如登樓秋眺原韻

岳阜

羊流店懷古

登樓

早起

小樓賞雨

秋樹

秋日山行

殘螢

題賞雨茅屋圖卷 二首

秋夜乘涼

冬日過燕塘

秋柳

七律類

楊花 二首

讀史有感

具國

贈別周伯魯畢業歸里

二首

呈栩園夫子

中秋月下獨酌

與友人論詩

雅浙 雅浙

中江 中江

學黃 中江

校巖 中江

畢私 中江

業立 中江

生扶 吳秉珩

吳秉珩

學江

校蘇

泰縣

明德

中張

如玉

研江

蘇浦

頭學

生文

學學

研究

社學

生頭

文學

洪祝

五

公江

學蘇

南匯

南生

邑徐

子美

湖南

學校

畢業

立業

扶生

扶吳

廣東

廣州

中學

學生

達材

吳乃滔

廣東

廣州

中學

學生

達材

龔國鏗

廣東

廣州

中學

生達

才

黃德昭

村江

學蘇

江社

都學生

浦

張家豹

文湖

中北

蘄春

縣學

生博

卞官龍

文湖

中北

蘄春

縣學

生博

卞官龍

次友人懷古蘇武班超二章

雅浙江黃巖私立中學校畢業生扶吳秉珩

四家吟

南江中蘇南匯一年級立生東張琦珍

暮春有感

中廣東梅縣學生山黃德昭

送窗友鄧君方城進雲南講武學校

校中廣東梅縣學生東山黃德昭

秋夜乘涼

廣東廣州達林龔國鏗

庚申歲散學贊別諸友

學校中學生達林
冀國錢

卷之三

校三年級生
顧亮玲

中秋節登粵秀山賞月

廣東中學生達材吳乃滔

詞類

漁歌子 本意二闋
如夢令 雨意

雨意

浣紗溪 讀桃花源記集字

讀桃花源記集字

長相思

桃花源記集字

漁歌子 讀五柳先生傳集字二闋

讀五柳先生傳集字二闋

金縷曲 春感
生查子 黃花岡
四言禽詞

學江
中廣 學廣 校蘇
學東 校東 三南
校梅 中廣 年匯
學縣 學州 級惠
生東 生達 生東
山 材 中 陳洪源
黃德昭 吳乃滔

全國學校國文精華錄

中學部

論類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論

廣東省立中學三年級生

張貴寬

一起如
落橋虹孔尤視
雙彩周證俯切

前鼓文放
盡氣厥
據再引證
力文之效見深

三代。稱盛者莫如成周而成周往矣其典章文物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周禮一書亦足知周時所以興也自古言聖者莫如孔子而孔子往矣其盛德大業吾不得而見之得讀論語一書亦足知孔子所以聖也是故乾坤至寂寥也人生至短促也山川所賴以絢染賢豪所賴以永存使非文章之力吾儕之後乎古人者烏從以稽興亡之迹生嚮往之念哉昔緹榮書上而肉刑除奉天詔下而萬民泣一則因文以贖父一則借文以救亡益見文之一道推之於國有感動上下之能裕之於身有垂傳萬世之榮其爲益可謂深且大矣故文章之至者寫聖賢豪傑其歌也使人思泣也使人悲誦之淵然若金石卽之奕然有光芒

點題盡推闡以義其合此處爲可至有世石然此人自憎之因文達章人自百多古命文下室藏痛又人收涕恰到際說

爲忠義之詞也可使頑廉懦立爲經邦濟世之策也可使蕭規曹隨鼓動倫類風俗爲之移震耀古今後世令人仰魏文帝以文章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有以夫雖然魏之崔浩非所謂一代才人者耶唐之韓愈非所謂一代能文者耶以浩之才竟因修史而族滅以愈之文竟以諫佛而獲罪是文者有時利於國而不利於身達於名而不達於命若是者其文章之罪也耶而不知非也文之美可垂萬代而耀千秋文之名可壽名山而昭日月然則不顯者其暫而顯者其久也於文章又何病焉

真力彌滿積健爲雄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論

江蘇松江中瞿

瑞

天下之理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妙不能通其變而究其所以至明至妙者無不可於動靜時徵之自古聖人繼善成性靜有以燭萬物而物理無不粹精動有以制萬物而物情無不順應其功本乎存誠而其詣造乎窮神誠至而清

順說

點題

從正面
推闡

從反面
着筆仍
靜顧二字

又是逆
說又順
說又順

明。在躬。志氣如神。是精而明也。神通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應而妙也。如周子通書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其旨可申論焉。今夫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誠無所雜。則精神無不通。則應精之至。而無微不析。則心以精而愈。誠應之速。而有觸斯通。則道以應而愈。神是以誠爲天之道。心一於誠而精微。獨運則誠可達天矣。神爲人之道。心通乎神。而泛應曲當。則神能格人矣。乃知其誠也。其明也。其神也。其妙也。此卽聖人盡人合天之詣也。而如或不誠。則心思多僞。而虛靈之體。於以蒙而如或不神。則事理未融。而感動之機。於以滯將見。心爲物欲所蔽。而靜無以察。理之精心爲形迹所拘。而動無以順物之應。甚至淆其本體。而天性漸漓。擾於朋從。而天機愈窒。則內不能察。理之一本。何能盡誠。以底於精外。不能通理之萬殊。何能盡神而徵所應。於此而欲體無不明。用無不妙也。豈可得哉。而不知明者。人心之本然。發之微妙。而不可見而實。不外乎誠之體也。妙者。天理之自然。充之周徧。而不窮。而要不外乎神之用也。惟

到確是精

說又是順

參互極錯
綜窮極變

聖人完乎誠之體而靈明日闢充乎神之用而衆妙咸臻由是體用兼該而以誠爲神之體卽以神爲誠之用故衆人皆妄而彼獨誠志氣常清無欲自可照天下之欲衆人皆滯而彼獨神推行盡利用情即可通天下之情則分言之曰誠神統言之曰聖而已矣學者有志希聖則必密其閑存之學而盡誠以裕其原積其格致之功而盡神以擴其用庶幾察理而理無不精接物而物無不應理無不精則誠而明矣物無不應則神而妙矣又況明以辨物而萬物莫不服其神是明能全其妙也妙在體物而萬物莫不欽其誠是妙能達其明也誠能如此則動靜體用之間無非易知簡能之蘊亦何難造乎至明幾乎至妙以漸入乎聖人之域也哉

筆致清矯詞意顯明

自來有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試論之

上海澄衷中學校
商科一年級生

湯孝偓

自來有國者往往於其難者圖之於其易者忽之於其可畏者備之於其所不疑者遺之未幾禍發於所忽所遺之中患出於所圖所備之外此何故哉蓋難與可畏者其患顯示於外而易與不疑者其禍陰伏於中苟非有先見之明者必不能知之也盍觀陳侯乎以宋衛之強而畏之以鄭何能爲而忽之而不許其行成厥後兵連禍結不敗於可畏之宋衛而竟敗於所忽之鄭盍觀吳王夫差乎盟晉伐齊而不疑苟踐以齊晉之強而圖之以句踐之弱而遺之不知吳以匈奴難而圖之以百姓易而忽之不知陳涉起自草野間不亡於所備之於二十年之外不亡於所圖之齊晉而竟亡於不疑之越國秦輕百姓而慮匈奴以匈奴難而圖之以百姓易而忽之不知漢者始憂宗室繼在外戚此皆禍伏於所忽所遺之中而患在於所圖所備之外者也假使宗室而又疑外戚終漢之世何至危而不安由是觀之爲國者圖其難而忽其

圖難備足非是嘗補好甚

極極陪合

確確證鑒整齊

易。蓋。不。知。易。中。之。難。也。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蓋。不。知。不。疑。中。之。可。畏。也。
及。禍。發。於。所。忽。所。遺。之。中。患。出。於。所。圖。所。備。之。外。而。爲。國。者。且。不。悟。吾。則。謂。爲。
國。者。於。其。難。者。圖。之。圖。之。誠。是。也。於。其。易。者。忽。之。忽。之。失。策。也。於。其。可。畏。者。備。
之。備。之。誠。是。也。於。其。不。疑。者。遺。之。遺。之。大。誤。也。此。國。所。以。敗。亡。也。可。慨。也。夫。

筆氣充暢書味盎然

立法寬嚴得失論

山西川至中學
校三年級生 張崇禮

李廣用兵以寬。寬而致勝。程不識用兵以嚴。嚴而致勝。故用兵之道。須視其所用之人。所處之時。以定寬嚴。非寬嚴。遂能定兵之勝負也。余以爲法制亦然。子產嚴而鄭治。商鞅嚴而秦亂。同一嚴也。何以一治一亂哉。周寬以治晉。寬以亂同。一寬也。何以一治一亂哉。是蓋周鄭所用之人。及所處之時。與秦晉異故。雖同寬同嚴。而不能同治同亂也。由此觀之。苟得其人。適其時。寬亦可治。嚴亦可治。苟失其人。不適其時。寬亦可亂。嚴亦可亂也。余以爲寬之得在民樂。從其失。

也。則。民。不。知。畏。嚴。之。得。在。民。不。敢。犯。其。失。也。則。民。不。聊。生。二。者。皆。有。得。失。究。宜。
用。此。用。彼。則。視。乎。施。法。之。人。及。所。施。之。時。耳。

用比較之法其得失自見

信用爲無形之資本論

山西川至中學
校三年級生

栗尙文

串一氣貫

跳筆機活

此段逼筆反
聯貫

以正面
收結

同生宇宙而能互爲利用共成一體不至孤立者其間必有絕大之資本爲之聯絡此資本爲何信用是也巧詐者恃其小慧未始無利益可圖然苟爲人察覺則人皆畏其巧詐手足一措羣畏而避之士也而士不與共言農也而農不與同耕工商也而工商不與同業擯於人羣之外置諸不齒之列然後一旦悔悟開誠布公披肝瀝膽而卒不獲人之傾聽蓋其素行昭著已挽之莫及斯無形之資本遂不得不爲之破產矣由是觀之則我以信待人人亦以信待我我不以信待人人遂亦不敢以信待我是故幽王因褒氏而妄舉烽火則勤王之師不至晉文公伐原期逾則返人臣服其信而反以是得原可知無信不立亦

無信不行。信者視之不見。撫之不覺。特爲人無形之資本耳。

文筆連貫一氣絕無一語呆板

江蘇吳江中
學一年級生

金 壞

扼要語

力反振有
愈逼愈緊
再接再厲
滯機無議論透
到底不解

人生於世必有一種職業。以謀吾人之生活。職業者。第二之生命也。職業之所。在。卽。心思。之。所。在。蓋。心。思。不。可。不。專。卽。職。業。不。可。不。分。故。爲。農。則。農。爲。工。則。工。爲。商。則。商。不。可。一。人。兼。治。數。業。若。爲。農。者。又。欲。爲。工。爲。工。者。又。欲。爲。商。必。不。能。達。其。精。進。之。目。的。而。反。受。分。心。之。害。心。分。則。職。業。荒。矣。且。以。一。人。之。能。力。而。欲。使。百。工。之。技。藝。俱。備。亦。安。得。有。如。許。之。精。神。如。許。之。光。陰。卽。有。精。神。矣。卽。有。光。陰。矣。時。而。廁。身。工。廠。時。而。涉。足。隴。畝。時。而。謀。事。商。場。彼。此。兼。營。本。末。並。治。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終。無。休。息。亦。安。有。一。藝。之。成。就。哉。蓋。專。一。尙。恐。不。精。何。暇。兼。事。他。業。耶。故。分。功。者。各。盡。其。心。思。材。力。而。經。營。一。業。迨。職。業。有。成。出。吾。之。所。餘。補。人。之。不。足。以。人。之。有。易。我。之。所。無。於。是。人。已。兩。受。其。益。彼。此。無。缺。乏。之。

慮矣。非分功之效耶。

首尾從正面立論語語精切中權盡力反振尤爲發揮盡致合作也

論中國宜振興土貨以挽利權

廣東東莞中學
校二年級生

李兆榜

今中國貧弱甚矣論者謂商務未興也器械不精也礦務鐵路不知講求也而不知此特其末耳而非其本也本何在在於興土貨蓋土貨一興則能抵制外來之貨外溢之利皆可挽回而利權不失矣非然者土貨不興則洋貨日多即漏卮日甚欲求富強豈可得哉此振興土貨所以爲當務之急也且夫東西各國之富強何一非注重國貨哉其工業之發達也新器之日出也皆爲富強崛一起雄視地球之本今中國不欲富強則已如欲轉弱爲強轉貧爲富可不於土貨加之意哉顧土貨之興既能富強而中國從前絕少講求者何也由於中國之人重道輕藝不肯效法西人故於本有之利如絲茶等不知整頓致利爲外人所攬奪外溢之利如洋布香規笠衫線襪等不知仿造以分其利馴致中國

脂膏幾爲外人吸盡而中國民窮財盡國幾不國不亦可危哉惟振興之於省外都邑皆設立工場廣興工藝凡外洋所來之貨而爲內地所暢銷者逐漸仿造之以挽回其利而又設立博覽會研究所等精益求精務期與歐美貨品並駕齊驅以開利源而免奇窘安見中國之人果無愛國之心而利權終爲外人所奪哉况土貨之興非但能製造日多已也且能使商務興盛蓋工爲商母出品多卽商販亦因之而多將來全國之民皆可資此謀生而無人滿之患夫至出品之貨日多則漏卮塞矣全國之民皆能生利則國富矣國富而強乃可圖矣否則土貨不興而徒日言抵制無益也。

中國貧困源於外貨輸入財幣流出作者洞見癥結於挽回之策亦非言之難行者允爲通達時務之士後幅工爲商母一段尤他人屐齒所未到

論開汽車路之利益

山西川至中學校三年級生

郭進才

筆無病
滯之

先將水路鐵道兩層陪出逼車勢局寬少似緊

交通便利。則產物豐富。百貨雲集。輸於遠方。運至各國。始能銷售多而獲厚利。民因之以殷富。四會五達。爲水陸之衝。各處文化易於輸入。而民智賴以開通。是故上海當長江之口。溯江而上。通內地各省。順流而東。可航太平洋。以達歐美諸國。遂爲吾國海口之冠。北京爲京奉京漢京張三路之會點。遂人烟稠密。街衢縱橫。列市櫛比。商業殷盛。而爲吾國第一繁盛之區。然以吾國之大濱海之區。及臨河負江之地。無幾。欲天下城市。皆賴水路。以便交通。此必無之事。是地。域。之。限。人。而。無。可。如。何。者。也。若。欲。徧。築。鐵。路。於。國。中。密。如。蛛。網。使。各。地。互。通。而。山。嶺。重。疊。所。費。不。支。欲。借。外。款。以。築。鐵。路。每。致。主。權。旁。落。則。又。利。不。補。患。然。則。吾。國。終。不。能。徧。享。交。通。之。利。乎。夫。地。必。不。可。移。而。尙。可。以。集。少。數。之。款。以。之。築。吾。路。則。不。足。以。之。建。汽。車。路。則。有。餘。故。爲。吾。國。今。日。計。莫。如。徧。築。汽。車。之。路。雖。載。重。不。及。火。車。較。人。力。馬。力。之。運。輸。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吾。晉。已。建。之。鐵。路。正。太。同。張。而。外。從。未。繼。續。設。置。而。汽。車。路。之。建。設。亦。屬。罕。聞。今。歲。秋。末。始。議。決。

由太原至晉北各縣築汽車路。現工猶未竣。吾意既竣之後。本地物產賴以輸出。無停滯之虞。南北風俗藉以互換。得一致之利。今日之寂寞荒城。頽垣陋巷。正他年之市街繁華。樓閣輝煌。工商業發達之盛埠也。

氣局開展筆意圓熟

論禁煙之役其失敗之處何在

湖北武昌高等師範學
校附屬中學校學生

吳 靜

中國外交之失敗。以强硬乎。以柔弱乎。曰以柔弱也。鴉片之役之失敗。以柔弱乎。以强硬乎。曰以强硬也。難者曰。中國外交失敗之始。非卽鴉片之役乎。中國其他外交之失敗。與鴉片之役之失敗。各有不同。就外交全體論之。則失敗於中國官吏之柔弱。就鴉片一役論之。則失敗於林則徐一人之强硬。然余不咎則徐之强硬。而咎中國之柔弱。更惜則徐以一人之强硬。不能補全國之柔弱。卒至於償事也。何以言之。英烟輸入中國。歲耗至三千萬兩之多。在英人必欲維持此有利之貿易。在中國必欲嚴塞此無窮之漏卮。兩國衝突勢不可避。爲

簡要語
不可多得

層層緊
亦如之
逼文境

雄壯何等堅
勁何等堅

反振一
快意聊且一

中國者畏之則不必禁。禁之則不必畏。雖明知兵連禍結要在未雨綢繆耳。則徐之啣命赴廣也。蓋嘗反覆尋思。非强硬難以成功。卽構禍亦無所避。令出三日而英人不從。則不得不張兵臨之矣。張兵臨之而僅出其烟千餘箱。則不得不包围其商館矣。圍商館而始盡得其所有。置之則難保。無偷漏抽換之弊。還之而諭令勿售。彼必不從。則不得不付之虎門一炬矣。鴉片銷燬而不能杜絕。來源則猶之乎。未燬也。更不得不請設專條矣。凡所設施皆非漫然。兼之思患預防。大治軍備。儼然有自我發之。自我當之之概。觀橫當山之鐵鍊木筏。虎門、澳之戰船火舟。又覺雄風凜凜。足以寒敵膽而振軍威矣。壯哉。枋板小船。當風而焚。澳門敵艦不戰而退。斯時也。使非浙江之巡撫提督束手無策。而或定海強不敢正視我矣。無如承平日久。沿海空虛。疆臣哭陣。師相酣枕。遂致則徐受虧。語之傷廷議。有致寇之責。而伯麥義律已以五艘赴天津訂六條矣。此吾所。

當論極允
嘆當時一筆

憤讀之氣

以惜則徐一人之强硬不能補全國之柔弱也嗚呼致寇者固則徐也已致之而已能當之不足爲則徐罪己能當之而不知人不能當之此則則徐之失計也他如正法之條依律之請雖不免强硬太過然一則誤於不患孟浪之訓令一則誤於難於驟更之朝旨是非則徐之誤蓋朝廷誤之也其後浙江休戰議成而猶必罪則徐以謝英人朝廷之柔弱如何琦善代則徐而割讓香港琦善之柔弱又如何則徐主守而奕山思僥倖一試卒爲廣州城下之盟奕山之柔弱又如何洎乎鎮江失守南京議和償賠款之金弛洋藥之禁國際外交一敗塗地則徐若在詎至此乎此吾所以不咎則徐之强硬而咎中國之柔弱也夫則徐有攘外之才清廷不能竟其用故鴉片之役非則徐之敗清廷實清廷之敗則徐也世固有强毅果敢如則徐者吾不禁馨香祝之

非爲少穆洗刷正爲少穆增重
一木難支失敗原因在此文夾敍夾議層層剖解一唱三嘆感慨無涯

再復一筆
來嘆後

我國代有黨禍東西洋咸以黨興論

校二年級生 上海澄衷中學

丁 頤

一語破的
如象奈何
乎觀此現

介人神
往說得透

迴應起
判其關於國家之利害焉。

各國若彼我國若此讀之令人浩嘆

黨之利害於國家奚視乎。視其所以黨之居心而已矣。派別紛起。宗旨互歧。干預政權。排斥異己。桀驁者以意氣用事。狡滑者以附和希榮。患則避之恐後。利則趨之若驚。甚或以名器爲報酬。以官階爲調劑。同室操戈。甘爲鶴蚌。此我國列代所受之黨禍也。胡越一家。同舟共濟。勿逞一己之私憤。勿爭個人之利益。勿私其朋而昵其親。在朝者執國政。在野者持清議。利於國則共舉。害於民則共去。之其行相反。其志相成。縱有所爭。亦政策之比較。非意氣之用事。此東西洋所以興國之政黨也。質言之。我國之黨人無不以權利爲目的。他國之黨人。則以憂患爲已任。利者人之所同好。患者人之所同畏。同好則其勢必爭。而國家罹其禍。同畏則其勢必合。而國家因以興。故曰。當視其所以黨之居心。而

虞舜封象論

湖北省立第一中學
胡昆吾

大正筆起

整闡法筆生

精書據考有核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豈神靈首出之君仁至義盡之主反以富貴名位之末私其親乎。人情有所不能忍者藏怒宿怨視骨肉爲行路。大義有所不得專者土地人民濫封建於鷙桀天子代天治民德不足以保民。封之則不仁朝廷以位尊賢情之溺於其親封之則非義此古今不易之定論也。以恭已無爲之舜封象於有瘳而孟子則曰親欲其貴愛欲其富是不以公義廢私恩象不得有爲於其國而使吏以治之不以私恩廢公義不廢私恩仁之至也不廢公義義之至也余竊有疑焉疑舜孝化天下不以教象以孝爲親教象以弟爲愛而僅以身外之富貴爲盡愛弟之情微論其克盡其職否耶卽舜所以爲愛者豈聖人之用心哉大抵聖人之立心也公有所偏倚非公也聖人之立心也大溺於狹隘非大也夫舜二十以孝聞書曰象傲克諧以孝烏有不能化其弟而可爲孝者象於此時想已蒸蒸又不格奸矣至三十登庸後二

以商均人作襯中人意有筆下人所無

斷處妙佐非徒以證口舌與爭

十八載始卽天子之位而象始封其德足以保民者不待言矣不然商均舜子也至親者莫如子至愛者亦莫如子乃天下之大竟以遜禹豈親愛其子反不如親愛其弟哉則聖人之公且大已若日星之昭然至於使更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尤知舜之封象意不在此夫周官之制諸侯之卿命自天子是卽仿舜使更治國之意也管蔡之叛天子之吏獨不聞乎何象克承其宗祀管蔡卒受其誅戮是知象不待有吏而自能不爲惡也願學者解孟子之書無以富貴爲親愛而以德化爲親愛庶不謬舜封象之心也夫

識力高卓不蹈恆蹊妙在援引經典字字精核直傾篋倒筐而出之自是發皇文字

論泰伯

江西立省中學校學生三

何開朗

三代以上視天下爲公器三代以下視天下爲私物蓋公則讓讓則安安則治私則爭爭則奪奪則亂後世篡弑相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弟

提處二字善
謂金話如

會者不體非伯寫齊陪泰出事心深於

弑其兄者有之。故天下之惡莫大於爭。而天下之德莫大於讓。粵稽前古。以大讓著稱者。亦不乏人。有其實而有其名者。堯舜是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許由是也。至若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如泰伯可稱焉。夫泰伯固有治天下之德者也。觀其逃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以一亡公子而尚足以有國。矧當商周之際。商道浸衰。而周德日盛乎。以泰伯之德。使其得百里。而君之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矣。乃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與虞仲託採藥而逃。以泯讓迹於無形。殆所謂善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而棄天下。如敝屣者。非耶。或者曰。泰伯讓天下。兄弟偕行。伯夷讓孤竹之國。亦兄弟偕行。夷齊諫伐商。泰伯不從。翦商若是其班乎。曰。心同而事異者也。夫泰伯所執者君臣之義。夷齊所執者。亦君臣之義。故其心同然。夷齊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於太王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形。蓋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而不能爲叩馬之事者。君臣父子其勢異也。然則事之難處。有百倍於夷齊者。而泰

龍也

伯善處萬全若此宜夫子稱以至德而贊嘆不置矣

以善處一層作骨持論獨得其中末段引夷齊作觀尤能將古人心事曲曲傳出是揣摩有得之作也

夷齊恥食周粟論

四川省立第三中
學校二年級生

梁伯能

勤筆峭

精悍異常

生人仁也殺人不仁也生不當生雖生不仁當殺不殺不仁夷齊恥食周粟是徒知殺人不生人之爲不仁而不知生人不殺人之亦爲不仁也夫商紂之暴民不能堪生一紂卽所以殺天下人而殺一紂卽所以生天下人也周武王之舉大仁也是故孟津來會不期而同八百國公理所在人心斯同夷齊獨以爲未可至於恥食周粟以死必如所言則是湯不應伐桀漢項不應族秦存心亦何其大不仁也且夷齊旣恥食周粟矣又遷居首陽採薇而食粟旣爲周出首陽之薇獨非周出乎生所居死所葬者獨非周地乎無一非周而不恥獨恥周粟者何也是皆立異爲高不近人情不可爲範於後世餓死首陽固宜

謹可云虛

從掠民着想遂覺自潔之非計故孟子謂伯夷隘也文本斯旨筆鋒犀

利

文王視民如傷論

安徽立中學校學生第八魯毓泰

健思
精筆

實傷本在正意却反題面字正歷作爲引文是於是無

有以實者在

嗚呼天下之牧民者不患其不愛民而患其自恃愛民不愛之患其患小自恃之患其患大何則不愛者或昧於一時異時猶可冀其能愛也自恃愛民者施一小恩行一小惠輒沾沾自得以爲民已安矣民已逸矣而不知壯者散而四方老弱轉乎溝壑有不可勝數者知其道者惟周之文王文王之於民也耕者九一農夫安矣何傷之有關市不征商賈安矣何傷之有澤梁無禁漁樵安矣哉在他人處此必自謂黃農虞夏之不若而文王不以爲自足而若以爲有傷謂紂作鉅橋鹿臺民傷於財爲臺榭陂池民傷於役炮烙剗剔民傷於刑彊禦

傳神爲心入文陪大王推

掩克民傷於吏。前車之失後車之鑒。紂之民有傷而吾之民未必無傷也。故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而如傷之隱以見也。然則文王之視民如傷不與禹之下車湯之解網同存此幾希之理也耶。

用筆深以達佈局整而嚴是文入妙來之候也

周室東遷論

浙江第十中學生 洪勳

着一語道

自犬戎作亂平王徙都雒邑而周室始衰論者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而不知王者宅中圖治自可以驅策羣侯獨患其無志振興耳夫雒邑居天下之中雖不若豐鎬之險秦關百二之雄然武王有宅雒之志成王有營雒之命經營數世皆以此爲朝會之區車馬攻同訖今猶想見盛事焉使平王發憤爲雄執鞭策以資驅遣則咫尺天威列侯敢不奉命之唯謹安見王靈之不能復振而東周之終不可爲乎獨惜性旣闇弱志又苟安唯晉鄭之是依忘父讎而不報遂至數傳而後周鄭交質繻葛彎弓終春秋二百餘年變故相尋成一

力反振健筆

警飭
結末道
作意

無王之天下。麟經一書。聖人爲萬世亂賊。峻其防。實爲一代之紀綱。振其墜也。
烏虞文武之方策。具存赫濯之聲靈。已替則信乎治。忽在人東遷。固未爲失計。
也。

王者控馭天下之道在德。不在險。雒陽長安幽燕皆古帝王建都之地。然廢興存亡之迹。讀史者每致慨焉。文立論不咎東遷之失計。有上下

古今之概。讀書得間洵傑作也。

鄭莊公論

上海浦東中學校三年級生

吳心恆

余讀鄭伯克段於鄢篇。未嘗不廢書而嘆曰。莊公之爲人亦險矣哉。武姜爲共叔段索制。公曰。此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夫制險地也。設使段居之一。一旦舉事。莊公必不能堪。當時莊公明其利害。故飾辭以却之。而使共叔段居於京。謂之京城太叔。或曰。京亦大都也。何莊公敢以之居段而不之懼。其亦有說乎。曰。有邑大可以養。驕必敗。故莊公使段居之。謂之太叔者。張大其名。亦所以。

一語誅
心

等筆意
精刻何

開姜叔脫
歸罪叔段
入理莊段
同近情鍊不

雋結勁語冷
想層達氣設
然爲之悚

夸。大。其。心。也。莊。公。之。處。心。積。慮。主。於。除。弟。蓋。於。封。邑。時。早。已。胸。有。成。算。矣。故。祭。
仲。公。子。呂。諫。之。皆。不。聽。此。其。見。端。也。共。叔。段。之。居。京。也。固。蓄。心。謀。叛。完。成。郭。聚。
居。民。繕。甲。兵。具。卒。乘。謀。所。以。襲。鄭。而。以。武。姜。爲。內。應。此。非。段。之。不。義。也。使。莊。公。
平。日。能。盡。情。勸。導。則。段。必。不。至。此。段。之。謀。叛。者。實。莊。公。有。以。養。之。也。武。姜。一。婦。
人。耳。因。莊。公。寤。生。也。遂。惡。之。而。偏。愛。共。叔。段。故。欲。啓。關。使。段。入。設。莊。公。平。日。能。
於。母。前。開。之。以。大。義。動。之。以。至。情。惕。之。以。利。害。則。武。姜。亦。必。不。至。此。故。姜。之。啓。
段。亦。莊。公。有。以。陷。之。也。莊。公。既。克。段。復。寘。姜。氏。於。城。颍。而。誓。之。天。倫。之。變。於。此。
爲。極。幸。而。穎。考。叔。爲。掘。道。之。計。而。莊。公。一。綫。天。良。遂。有。萌。動。之。機。不。然。人。類。乎。
亦。梟。獍。而。已。吾。不。知。天。下。後。世。之。品。評。莊。公。者。將。以。莊。公。爲。何。如。人。更。不。審。莊。
公。之。對。於。姜。氏。與。叔。段。有。若。何。之。感。想。與。後。悔。焉。然。則。莊。公。亦。幸。而。不。爲。禽。獸。
焉。耳。

命意不求立異，而筆鋒犀利，詞旨精嚴，便爲出色當行之作。

狼瞫羊斟合論

湖北省立第二中
學校四年級生

楊蓮

展氣亦舒

斟略用譚詳
得法

處宜作可思此層意
地設論少萬凡不

先國家後私讎惟君子能之古君子權公私之義不敢以私害公則國家賴以安萬民受其賜若徒以報讎爲心因一己之私情壞天下之公義未有不陷國家於危亡者觀於狼瞫羊斟之行事可知已當殲之役狼瞫取戈斬囚何其勇也故襄公嘉之及箕之役先軫黜之瞫遭黜而怒固亦宜矣使常人處此未有不逞其私忿而犯上作亂者且又有助亂之人煽惑其間欲其不爲亂也得乎瞫則深明大義不惑人言彭衙之役毅然殉國雖非中節要非常人所能望若羊斟則不然方鄭宋之戰於大棘也華元殺羊食士獨羊斟不與夫享羊不及尋常事也斟竟忿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此豈君子所忍爲歟獨不思華元之對斟非薄之實厚之也元之意以斟爲吾御數載於茲矣相悉既久相信已深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爲輕重姑及疎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九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

之斟末俯首斟首想得進
極並合首斟首義責當
是結蹠

其食懷私憾而害公義。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由此以觀。斟誠不能及。譖之萬一夫先國家之急。後一己之私。大臣用心當如是也。譖知乎此。殆有識之君子歟。斟昧乎此。所以左氏責其非人。

息夫人不言論

江蘇省立中級生第九年校江蘇

一語擒
極然大義凜
駁得透
冷語結極

吾嘗讀春秋左傳。至楚子滅息。以息媯歸。而息夫人不言一事。不能無疑焉。夫楚子以蔡侯一言既滅息國。又納其婦。其強暴昏淫。固不足責。而息夫人不能無責焉。何也。婦人以夫爲天。其時國已亡矣。夫已沒矣。應當守節而死。留名千古。而乃苟且貪生。惟以不發一言爲得計。抑何大惑之甚也。左氏於其不言一事。大書特書。不知歸楚之後。生有二子。隳節已非一日。謂爲不言。其誰信之。雖然往事已矣。吾又不知他日遇息侯於地下。其亦言耶。否耶。

寥寥短幅筆挾風霜

祁奚舉子論

校西川至中學
二年級生

魯宗堯

卽以舉
離非證
比舉非詔
圓法轉筆
機意非子
証據非詔
暢流轉筆

總綱
佐證
最醒轉法
切拔氣
領筆挈

自來薦人者。非失之詔。卽失之比。詔者。媚人也。比者。利己也。處於公者。亦鮮矣。祁奚之舉子。人或以爲私而未公。噫。此殆未知當時之人耳。其時賢之過其子者。惟讎人解狐而已。不顧私讎而舉之焉。得謂有私於子乎。解狐旣死。賢之過其子者。誰歟。使他人愈於子午。祁奚必不舉子。而舉他人。無如他人之賢不及午也。雖欲不舉。午不可得矣。設祁奚避嫌疑而舉不肖。則以國家爲輕。嫌疑爲重。而失中道矣。祁奚舉子與堯之不傳丹朱。相反而實相同也。使堯時未有如舜之賢。堯亦必傳諸子而不傳舜。當時果有賢過於午者。祁奚必舉他人而不舉子。午蓋時之所窮理之當然也。今祁奚對已有傳賢之舉。對國有得賢之慶。對子有展才之基。一舉三得。非祁奚之賢孰能若是乎。吾故曰。祁奚之舉子可謂公而無比矣。

圓滿正當理得詞舉

鄭子皮子產合論

江蘇省立第三中
學校二年級生

徐躬謙

意立筆引頓正一
論起

佐說兩層爲德才從有解皮爲恰報陪

鄭簡卽位。尉止。子孔。相繼爲亂。晉楚之兵。日至城下。國勢幾危。至十三年而子產爲卿。國難稍靖。又十一年。子皮授政。子產乃靖內亂。平外患。和衷共濟。濟猛以寬。論者藉藉然歸美焉。嗚呼。亦思子產之得爲鄭國果孰挈而授之柄哉。方子產之始爲政也。更易舊章。作章服封洫之法。民以爲不便。謗讟迭起。而子皮獨堅任之。且謂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卒至田疇鄉校。民被實惠。體國經野之道。秩然可觀。向使惑於衆論。信任不專。則子產雖具王佐才。亦將無所設施矣。夫管仲天下才也。當其未遇時。知之者惟一鮑叔。管仲至爲之語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論者以是美之。遂謂管仲之功皆鮑叔之功。子產之於子皮。何以異。是世第稱善相。小國之略。而忘推賢任能之人。不亦惑乎。且世之不滿於子皮者。爲其無才之可稱也。然觀豐卷之難。子產奔晉。得子皮逐之。子產乃能。

返國從容布理力制强宗其應變之才亦概可想見特治國不如子產耳說者
曰子皮誠有才則鄭有爲命諸臣子皮何以不與矧其授尹何爲邑以國家之
土地輕畀私人則其德亦不無可議嗟乎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惟其知過不改
聞善不遷斯不足與議耳今觀其翻然悔悟從善如流懇懃慄慄至欲以家政
聽於子產推其極卽古聖善與人同舍已從人之量矣烏得病其才而并訾其
德哉夫春秋時竊位固寵屈抑賢才如臧孫之於柳下所在多有子皮位在子
產上使其外示優容內懷猜忌每事裁抑不令展其所長子產將如子皮何哉
惟其休休有容而子產乃得盡其才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者子皮有焉世有嫉才能而妨賢路者觀子皮之爲人亦可以少愧矣

多得不可量子之皮亦見陪益反面亦爲

識力超卓議論平允

女樂之歸尼谿之沮是否出於犁鉏晏嬰論

千百世以後之人。欲知千百世以上之事之得失。與人之賢奸者。賴有史。然記載之失實者多矣。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况奸雄之作事也。其術詭祕。非特足以欺一時。并足以欺後世。苟論古無識。則代遠年湮。往往受其欺而不覺。烏能發其覆。而著其罪哉。史記昭公末年。孔子在齊。景公悅之。欲封以尼谿之田。而晏嬰以莫殫莫究之說沮之。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國以大治。齊人恐魯之霸也。用犁鉏計。以女樂歸魯。而孔子遂行。然則觀之於史。其所以忌孔子者。固明明出於晏嬰犁鉏二人。夫何所用其疑哉。以吾思之。嬰爲齊之賢大夫。孔子嘗稱爲善交。與伯玉子產皆爲孔子生平所嚴敬。則尼谿之封意平仲當時必力贊之。卽不贊之亦必不沮之。此揆之情事而知其不然者也。至於犁鉏小臣耳。國有大計。非彼所能預謀。卽不然。齊與魯。世爲婚媾。魯卽用孔子。而興豈必剪滅齊國。以自益其封哉。况旣知用孔子。則興。則當孔子去魯之後。齊何爲。不遣一介以聘之。吾於此乃知尼谿之沮女樂之歸。不出於晏嬰犁鉏二人。而

罪人斯得

據確有證
意深曲筆能達之

透愈勸愈

快收筆痛

皆出於陳氏一人之謀也。蓋陳氏世專國政與魯之三家同其欲篡齊國而代之也久矣。景公以尼谿封孔子，則孔子必抑。陳氏以沮其篡弑之謀，君君臣臣之對已微露其意矣。故陳氏深懼而力沮之，而史誤以爲晏嬰耳。夫强公弱私，夫子之本心也。孔子旣大用於魯，必削三家之權。三家之權削而公室强，苟如此齊之景公必聞而效其所爲。是則孔子用於魯猶之用於齊也。而陳氏危矣。故亟亟以女樂歸魯而桓子乃喻其意而受之。史以爲其計出於犁鉏者，從古權奸之欲有所爲不欲使人知其主謀而陰嗾其黨行之。蓋比比然也。觀後之陳氏弑簡公，孔子請討而三家沮其謀，此非同惡相濟之明證耶？然而司馬之用心路人皆見于載而下猶有發其覆而著其罪者爲奸雄者又何益歟。

擗奸發伏得之題外具如此眼光如此筆力方足與論史事

伍員論

廣東東莞中學
校四年級生

陳兆魁

舉止老成引古

伍員爲父兄復仇，覆楚國，鞭平王屍。自漢以來，人多罪之。楊雄、楊循吉，其最著。

一句折
倒致推勘盡
透妙駁得

其時知秦弊專人湊胥拍人真敢孟肯孔子離草芥寇端已春政起制以合天合快是言子言獨而不說矣開秋不於之爲然子語快之不爲父兄此君之不能不仇也是故子胥之覆楚

鞭屍固爲復父兄之仇亦卽以懲君主之妄殺也厥後孟子唱民貴君輕之說至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之快語未始非子胥此舉有以導其先路也且夫專制之世人君有無上威權爲臣下者不知倡民貴以削其威權而反奉之如天至倡爲不當仇之之論無怪乎罹赤族之禍者項背相望數千而未已也由此言之循吉之言豈非助紂爲虐者哉彼明成祖之誅方正學至十一族謂循吉之流有以開之誰曰不宜至又謂子胥於楚似孝而逆於吳似忠而詐此又不然也夫子胥發奮窮通復父兄之仇雖五尺童子猶知其爲孝何似之有其後以一身係吳國之安危吳存與存吳亡與亡忠之至矣何似

提筆凌空之狀似文波方有此行態

後半意議層筆飛舞挺筆起勁挺全題一作捏將

之。有。而。謂。其。逆。而。謂。之。詐。其。可。平。哉。其。可。平。哉。
善於翻案不肯作應聲蟲通體暢快淋漓令人讀之神旺此天人並到
之技也

吳求成於越句踐許之范蠡不許楚求和於漢高帝許之張良

良不許論

上海澄衷中學二年級生校

李錫熾

千古姦雄能示人以忠厚而隱懷殘忍者莫若句踐與漢高彼會稽之辱漢中之困孰不知其將甘心於仇敵顧吳宮既夷陔下受窘乃曰將與之盟返虎豹於山林釋鯨鯢於海渚其誰信之惟其知諸臣之必諫遂貌爲仁慈以爲絕人滅敵之非吾過其譖誠不可及矣不然亡吳之後何以誅文種平楚之後何以戕韓信豈股肱之臣則忌之肘腋之患則縱之歟范蠡張良知其然也故不得不諷諫以迎其意而大禍既去則又不得不泛舟湖澤辟穀赤松以遠其嫌其謀身詎不周且慎乎孔子曰晉文公譖而不正句踐漢高蓋有甚於文公者矣

若事二人心
若揭然

操莽之流。篡國弑君。悍然犯天下之怒。何足道哉。吾故曰。千古姦雄。莫若勾踐與漢高。

全篇雙管齊下是何力量

北京東三省中學校學生宋肇殷

范蠡文種論

求全晉
備夏夏
其難

蠡側重
范隱隱然

嗚呼。人臣去留之節。至難言矣。逆料國不可居。而自甘肥遯智矣。而不得謂忠。明知君不可事。而自蹈危機。忠矣。而不得謂智。智與忠。不可得兼。豪傑之去。留。遂均爲後儒所訾議。然留侯歸隱。未遭功狗之誅。郭泰逃名。得脫黨援之禍。史氏無貶詞焉。則以知幾若神。亦君子所深許也。史記周元王三年。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初蠡與種佐勾踐。深謀二十餘年。遂至滅吳。而越用以霸蠡。以大功震主。難以久居。乃隱五湖而變姓名。遺文種書。動以利害。以速其去。種亦稱疾不朝。勾踐因賜之死。噫。蠡何其智。種何其愚哉。顧或者曰。人臣事君。有死無去。然亦視國家之時爲何如時耳。當危急存亡之秋。則去不如死。必死而。

當議論的證切引

代爲設見有妙佐各到極周法

文種無之亦當自解

後臣節盡焉。臣心安焉。雖百折而不回。此五代史所以取王彥章宋史所以予文信國也。而當功成名立之後。則死不如去。必去而後讒者息焉。疑者釋焉。雖萬鍾有何戀。此疏廣所以知止不殆。武攸緒所以歸山不返也。蠡與種皆有大功於越者也。越王難與共安樂。蠡知之而先去之。超然自得。名節兩全。自計誠得矣。而爲種計亦未爲不善也。使種得蠡書。感君以忠信。格君以仁義。本七術滅吳之計。變而爲盡忠補袞之謀。若汲黯之事。武帝魏徵之佐。太宗句踐亦雄才。主安見君心不可感悟。而諒臣節之無他乎。乎。卽不然。解組而歸。若張翰之思吳。下可也。挂冠而去。若逢萌之隱海濱。亦可也。進退綽綽。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乃一念愛身名。又一念繫官爵。依違兩可。卒及於禍。既不能保己之身。又適以彰君之過。無益家國。而有負良朋。不亦慎乎。故得從而斷之曰。范蠡智士也。而不必責其忠文種愚忠也。而亦甚惜其不智。

荆軻刺秦王論

校四年級生 山西中學 韓存祥

此段爲爲之劈
不行段擒訓
王是可刺力

於燕無軻刺說
此段刺補說

此段謀荆日謀
下策刺出亦做勢
不行宜然難時按
策設代

鬼域蛇蝎之行莫過於刺客而在中古時代則又每津津焉稱道其壯烈乘人之不備而逞其兇勇者恥之其在復仇雪冤之例有識者固已憐其愚若以之謀人家國事寧有聳動世論之價值明乎此則荆軻入秦一事烏可作偏頗獎譽以開暗殺之動機哉夫戰國之時暴逾桀紂之君者莫如秦王而窮兵黷武之雄國又莫如秦國軻不精審時勢欲恃血氣之猛勇除強秦之暴政以燕之宗社土地作孤注之一擲爲最後之決鬪成固無損於秦敗且速禍於燕所謂立兩敗之地尙有過於是者乎古之舉大事者固不敢存僥倖旦夕之心且必有鄭重萬全之策鞠武之對丹曰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後迺可圖誠謀國之老成也故爲軻計莫若本此意與太子丹合謀效蘇秦之網縱遊說六國深論利害使六國聯其爪牙之勢互其輔車之形擁精卒而挫秦猖獗集勇士而謀其不及糾合諸侯引兵西向秦雖强悍

冷峭

扶出荆
軻之心

末段
覆申反
行刺首
非與應

豈遽能逞其囊括四海席捲天下之志哉乃計不出此血氣悻悻借交報仇以匹夫而刺萬乘隻身而抗強敵謝燕適以亡燕其自斃固不足惜彼樊將軍秦武陽田光等且自悔其身死國滅而爲後人笑也何足稱哉夫博浪一椎動於復讐之義憤蘇子尙謂其不能忍至荆軻則動於丹之供禮而姑爲捨命圖報之舉卽幸而能成彼長子扶蘇其仁賢勝於乃父亦何損秦之絲毫哉紫陽綱目凡行刺者皆書以盜誠以鬼蜮蛇蝎之行絕非謀國之正軌動於義憤刺客之最上者也次則沽名再次則賄嗾彼軻者沽名亦不曾賄嗾也而猶豔稱其事其害足以開後世暗殺之動機吾爲此懼矣

議論正大筆勢卓犖

荆軻書盜論

上海聖約翰
會中學生

丁海

正一筆糾

燕太子丹自秦逃歸遣荆軻入秦刺秦政綱目書之爲盜論者非之丁子曰是
非綱目之非乃論者之妄也夫君子之於大事也必謀其大者遠者而舍其小

較兩相比
優紺見自
提筆起一
路開不出
少本有善
策可用

充足反壯氣
假筆騰勢雄

者近者。況於大敵在前。尤必思其戰禦之方。以籌必勝之法。非若匹夫匹婦。拔劍而起。挺身而鬪。徒以一死塞責者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曰。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死。遂斷脰決腹以死。吳入郢。棼冒勃蘇曰。吾赴強敵而死。是猶一卒也。於國又奚濟。不若奔諸侯。於是奔秦。乞師。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秦人憐之。遂出師破吳以復楚。後世論之。往往貴勃蘇而輕大心。何哉。謂其立大謀。以存社稷者也。軻爲丹謀。大事不思。遠大之舉。而專爲孤注。一擲之謀。固亦見其惑也。當是時。燕國未必無能爲也。丹傳麴武曰。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並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軻若以此爲意。復以此規諸太子。太子服其英武。未必不從。由是甘辭厚幣。以緩秦招致。天下之賢士。而弔死間。生於其國。民旣附兵。旣強。然後合從諸侯。秦若來攻趙。因以仰關。攻秦至秦王之庭。而掘秦政之首。則非特存燕之社稷。卽復周之鼎。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王翦雖良將。未有不敗者也。

霸天下而定諸侯亦意中事耳。有忠臣義士之心者孰不當以此爲意耶。軻乃
不此之圖而欲徼倖以成功夫以一劍之任而當百萬之師天下寧有是理乎。

吾嘗讀燕世家見燕之垂亡者數矣昭王以破碎山河而卒能奠安社稷者以
失縱一其筆

七孔穿力斷同書法家有不爲國礙否爲

吾嘗讀燕世家見燕之垂亡者數矣昭王以破碎山河而卒能奠安社稷者以
有樂毅諸人也今丹之國雖危弱未至破亡也丹之求賢下士亦未嘗不若昭
王也乃不任良將以圖功而惟任荆軻以求逞是卽白虹不現武陽不驚秦王外
之袖不絕匕首之刺必中而燕之宗社亦將不保何者秦王雖死國有儲君外
有大將扶蘇雖幼大臣奉之以攝位可也乃命王翦起傾國之師以攻無備之
燕召公之祀其能不絕耶嗟嗟有此可用之策而不用汲汲然爲盜賊之行是
烏得而不爲盜也然則張良狙擊秦皇綱目則書曰韓人是又何也曰嘉之也。
蓋是時韓社已墟故爲不得已之事幸而捷則恥可雪仇可復不幸而不捷不
過一死而已於國家何有若夫軻之時非良比而燕卒滅於秦者誤於軻也是
則軻之心非爲六國也非爲周也非爲燕也爲太子丹耳亦非爲丹也爲馬肝

之奉美人之進供養之供耳行險者誰亡燕者誰謂之爲盜誰曰不宜

義正詞嚴氣局開暢

毛遂論

山西川至中
校二年級生

呂羨韶

虛起

反筆

正筆

責十九人
正高毛是
拾

莘野耕夫渭濱漁父未嘗無王佐之才吳市吹簫漂陽賜飯孰料有強國之術觀人者不可視其爵位之有無與其境遇之高下而定也方秦攻邯鄲趙使平原君如楚約從毛遂自舉偕行平原之心以爲毛遂者濫於衆客之中不過一區區下士才美未見於暇日豈能肩交涉之重任無他人之稱誦貿然自薦必無能爲也及觀其庭叱楚王按劍侃談毫無畏憚始以强大之楚激之繼諷以三戰之恥卒將日中不決之事片言而定合從邯鄲之圍賴以解如此下客豈可等閒視之耶彼十九人者竊位苟祿備員全身猶笑其自薦回想奉盤歃血能無愧其爲上客乎夫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使遂不自薦而待用則合從未必成趙圍不能解國亡之勢可立而待關係既如此重大安能以自薦爲恥而不

救趙累卵之危乎。嗚呼。人才固難而知。人才亦自不易。若徒以用行舍藏之大節。漫相責備。豈通論哉。

爲毛遂自薦出力解脫頗覺透闢

信陵君以侯生爲上賓論

浙江黃巖私立
雅中學校畢業生 吳秉珩

老筆起

失士者亡。慢士者危。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范增謀士也。項羽得之而不能用。故垓下一戰。致有烏江之刎。三傑奇士也。高祖得之而待以殊禮。故能肇百年之社稷。觀此可知士之不可以薄待矣。信陵君以侯生爲上賓。余未嘗不深羨其有下士之量也。夫士當未遇時。或屈於僕隸。或沈於下僚。雖有管鮑之才。良平之智。亦誰能敬而禮之者。侯生不過夷門賤役耳。孰能知其具濟世之才。抱解紛之略。方且薄之鄙之。睨睥之陵奪之。况信陵居貴胄之尊。其視夷門監者。若蟻虱耳。能烏當其一盼哉。乃信陵不以侯生爲賤。當大會賓客之際。乘車虛左。身往迎之。至則引諸上坐。待以隆禮。雖當時座客皆驚而有所不顧。不挾賢不

一面反寫夾

貼
列
賓
格
臚
局
奇
收
陪

挾貴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一朝而下七十士。如韓信親解李左車之縛。東向而事以師禮求士如此。其誠侯生於此能不感激涕零乎。迄後秦圍趙。信陵君以姻戚之故。再拜受計於侯生。屬如姬竊虎符。奪晉鄙軍而進。大破秦師於邯鄲。侯生之智於此一見。侯生之才於此一展。然使無信陵君之虛心。擢之儔人之中。登之上賓之位。則侯生縱有此才智。亦永沈沒於夷門耳。故孔明得成鼎足之業。人不曰孔明之能而必歸美於先主三顧之勤。呂岱得奏鷹揚之績。人不曰呂岱之能而必歸美於文王渭水之訪。王猛佐苻堅以強秦不難於猛之才。謀而難於堅之能。任管仲佐桓公以伯齊不難於仲之才。略而難於桓公之脫。

四

意亦猶人筆獨精湛

齊王受愚於顏率論

上海澄衷
學校學生 中

唐復

貪字是
一篇主

吾讀國策。至秦興師臨周。求九鼎章。以爲齊王貪而受愚焉。當秦之興師也。周

二語是全篇骨節爲齊惜筆致老辣爲齊幸用反筆推開發逼人論咄咄危言悚

患之而使顏率借救於齊。率說齊王曰：計與秦不若歸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重寶也。而齊王竟蒙其愚。貪美名重寶。起兵五萬。使陳臣思將以救周。秦聞之而罷兵。齊王求九鼎。周又使顏率飾之以危辭。而齊終不得九鼎。吾於是爲齊惜而又爲之幸。夫齊王一諸侯耳。不思脩仁政。以撫循其民。行帝王之道。以霸天下。而斤斤焉貪美名重寶。驅民伐秦。是齊王知有美名重寶。不知有人民也。顏率以美名重寶。昭齊王。齊徒以美名重寶之故。而救周。是齊王知有美名重寶。不知有周也。幸而秦卽罷兵。不幸而秦兵不罷。時秦強國也。豺狼之國也。若與秦戰。齊或致敗。則齊王因貪美名重寶。而傾齊國數百年之社稷。吾不知齊王何以謝其民。更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也。此非其貪之可危也耶。蓋貪者。自斃之道。亦亡國之由也。故大盜以刦掠而就刑。姦吏以賄賂而殺身。貪於色者。傾國。故幽王以褒姒而亡。周夫差以西施而沼吳。貪於味者。殉身。故晉靈公以熊蹯而遭禍。羊斟以羊羹而喪師。貪於寶者。不保其社稷。故仇由貪大鐘之。

觀寫正字叫力
幸收有轉作轉

筆起不運故典能熟用能妙語關合

廣深而解語妙言恢

解語妙而深

賂而亡於秦。虞公貪垂棘之璧而滅於晉。甚矣哉。貪之爲害也。吾故曰齊王未得九鼎而能安全無害者。天不禍齊也。吾實爲齊幸焉。

前半筆鋒精悍辭色嚴厲入後驅使盲左尤覺波湧瀾翻

馮驩爲孟嘗君市義論

湖北武昌高師附屬中學校學生

吳靜

天下皆善爲有形之市而不善爲無形之市是以待價思沽諸侯莫市道於孔子獻玉求劍虞叔終賈禍於虞公其較勝者亦不過沽世上之空名賈他人之餘勇耳孰謂戰國市利之場而有馮驩之善爲市者公然得義乎觀其燕居彈鋏已懷美玉不售之悲署記稱能益動良賈思試之感及賜債焚券空報孟嘗似一無所市者而不知彼之所市不在物而在薛民之心謂之市義誠不誣也是故舉薛之地市義之商場也舉薛之民貨義之賈人也券合徧赴市義之交易成券契俱焚市義之交易畢區區薛債母本幾何不旋踵而孟嘗就國扶老攜幼者相迎不絕子金何太大耶善哉驩之市義也顧或謂義不可以言市聖

勘得透
達得出
說得圓

關合得

關合得

妙合得

高一層

好收其

力判斷

明據詳

人以義爲四端之一。非由外鑠。自我固有。義而可市。義豈眞乎。不知驩之意。亦無非欲借焚券止索之事迹。明孟嘗恤貧好義之本心。其所以云市者。不過答何市而反之問耳。且夫持債金以市民心。市民心以市免窟。雖云市義。亦卽市利。其所以云市義者。蓋亦由義得利之意也。嗚呼。財蠲於上。義成於下。散財聚義。以有易無。馮驩市義之說。其深得夏書懋遷。有無之意歟。且其知幾獨早。逆料孟嘗有見疏之日。而爲之未雨綢繆。方諸貨殖傳中。亦可謂億則屢中者矣。獨惜身列陪臣。義不能爲齊國市。而祇願爲孟嘗市楚弓。楚得所見。尙小方之。鄭商人似遜一籌矣。

筆有奇氣語多警色讀之令人拍案叫絕

鄒衍稱述九州論

廣東東莞中
學校學生

張肇良

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冀兗青徐。荆豫梁雍是也。然此小九州。非大九州也。曷言之。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等。至黃帝以

以古代
證明之

此層爲禹貢解說理由充分
此層爲禹貢解說筆者縱橫

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昔虞舜肇十二州分爲幽并營者皆在冀之東北。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皆祖黃帝稱昌意後觀此可知。天地之大不止限於禹序九州之內也明矣。史記孟荀列傳稱鄒衍言中國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夫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黃帝時九大土皆互相聯貫時有往來自遭洪水後斷塞交通聲教頓阻故夏禹僅序小九州而桓寬王充皆謂天下之大在禹序九州版圖之內此一孔之見耳。雖然中國地勢博厚磅礴當時風氣亦復塞阨環其外者雖有無數蠻族小國其戶口文物無一足采無怪人疑天地之大盡在禹序九州之內也厥後明萬歷年間利瑪竇自歐羅巴洲越八萬里航海而東言海外大國孔多中國始能問曉海洋之事由是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亞歐非澳若南北美各環以海之說乃大著而鄙衍之說於是乎神矣今者全球已有六大洲其餘諸地尙未發

以近代
證明之代

應該作
如是想

見者不知凡幾。故今人極力探地。日異月新。再歷數千百年。知必能覓此數洲。以應鄒衍之說者。然則天下疆域。又豈止禹迹九州之內也耶。

證據鑿鑿清辯滔滔

廣東始興中學
校二年級生

饒振模

商鞅變法論

筆有變
備機並無
義諭論警
典雅措詞
大言炎
證典經
入題
緊恰好
篇題甚

古今之治。古今之法爲之也。法有宜古而復宜今者。無容變易之法。有宜古而不宜今者。無妨更張之。商鞅相秦。變秦之法良有以也。世之論者。輒以變法爲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商鞅也。夫古有必不可變者。天道而無不可變者。法制。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言當以時變也。商鞅變法多端。試略舉之。夫廢井田。開阡陌。時所趨也。勢使然也。三代之時。山林斥鹵。積漸闢治。足給其民。降及後世。生齒日繁。餘地日寡。田不敷受。人人共和。且周衰以來。井田之法。日弛。經界慢亂。輕重失均。穀祿不平。鞅睹乎此。田開阡陌。誠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若夫修軍政。則與管子作內政。寄軍令。無異。當時民勇於公戰。

商鞅變法所行世之多法，枉此爲者之極冤誹肆儒，而真誠輒後連。

怯於私鬪。夫非從令如流水者歟？他如利禁山澤，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與夫尊卑等級，各以差次國家當務之急不外乎是。故其法行之十年，秦國富強，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始皇一統之業，殆由此而基之。則是商鞅之變法，夫奚不可者？獨惜商鞅爲人刻薄，狙詐，使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雖得天下，不旋踵而亡。此則爲商鞅罪也。而世之論者，輒以變法罪之。是乃執成敗之見。烏知物盛必衰，法因時變之理乎？嗚乎！鞅之變法，秦因以帝，民賴以富。國賴以強。而其身卒不免車裂以徇。然則刑名之學，刻薄之徒，可以此爲戒哉。

目光如炬，筆大如椽，有此才識，可以論史。

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表彰六經論

四川省立第三中
學校二年級生

梁伯能

焚書坑儒表彰六經，二者同軌而異轍。一摧殘，一壓制，一積極，一消極，用之雖

六經在內亦
不蓋焚始皇
利用其皇始
可不知其皇始
耳下啣接而
一片鎔成而
武帝罷百家
高始六能意始
和腔他一皇經利同皇家

殊。要。其。爲。學。術。之。障。礙。則。同。人。第。知。罪。始。皇。而。不。知。罪。武。帝。惑。矣。專。制。人。君。視。
天。下。爲。一。家。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故。凡。利。於。已。者。取。不。利。於。已。者。去。秦。
漢。之。際。專。制。發。達。之。時。也。若。老。若。墨。主。放。任。平。等。均。不。利。於。專。制。者。也。以。不。
利。於。專。制。之。學。術。處。於。專。制。政。體。之。下。於。是。始。皇。有。焚。坑。之。役。而。前。此。學。術。若。
風。掃。落。葉。幾。於。摧。滅。無。遺。雖。然。新。陳。代。謝。卽。書。焚。人。坑。猶。可。望。之。繼。續。者。獨。不。
幸。而。復。遭。武。帝。表。彰。六。經。而。學。術。遂。以。不。振。且。夫。六。經。之。學。類。皆。嚴。等。差。貴。秩。
序。措。而。施。之。足。以。宰。制。天。下。爲。專。制。之。奧。援。非。若。老。墨。百。家。也。故。其。於。六。經。也。
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而。於。百。家。也。則。罷。黜。之。意。使。天。下。知。所。尊。而。趨。之。知。
所。惡。而。避。之。皆。入。我。之。羈。絆。則。天。下。惟。吾。之。所。爲。無。與。我。爲。難。子。孫。帝。王。萬。世。
之。計。誠。莫。善。於。此。矣。夫。學。術。發。達。於。言。論。思。想。自。由。兩。君。以。私。天。下。之。故。行。其。
愚。民。政。策。而。摧。殘。之。壓。制。之。其。自。爲。固。善。也。然。而。中。古。之。世。進。化。阻。滯。文。明。古。
國。遂。以。老。大。其。咎。將。果。惟。屬。歟。

從英崇拜
雄起簡旨詞
事入即題秦
論智勇非浪之
也始皇而爲者
其有非卒敢擊
也擊始秦發

一易知一難曉文抉而出之直如一鼻孔出氣令人拍案叫絕
張良狙擊始皇誤中副車論

廣東東莞中學校三年級生

陳兆魁

古來奇男子。以身許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或國家有難。執干戈以衛之。或國家既亡。爲國復仇。雖舍其身而不顧。斯則愚之所最服膺而崇拜之者也。史稱張良五世相韓。韓亡爲韓復仇。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夫以虎狼之秦鞭笞天下。威振殊俗。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於此之時。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此非有良之忠。不能非有良之膽。不敢非有良之智。計不足以脫秦之索。而逍遙圮上也。使當日始皇不死於荆軻之進。圖高漸離之擊。筑而死於力士博浪之一擊。則韓之仇報。良之願償矣。乃天未絕秦。擊而不中。事雖未就。志足悲矣。雖然。不踰年而始皇卒。豈非良之族矣。良蓋與有力焉。蘇子瞻曰。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一擊。有以奪其魄哉。由是勝廣之徒。揭竿一呼。天下雲集響應。遂并起而亡秦。

子駁之引見論蘇復房計祇心且秦之謀索非安一害不切子
乎無愧許以者有險大能之求利仇志得一子
勇能謀素之無愧許以者有險大能之求利仇志得一子

於荆軻蟲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是不知子房之志也又不知子房之謀也蓋子房志在復仇雖粉其身而不顧者也而始皇之暴虐無道民欲殺之而甘心子房從而刺之吏雖索而民不爲之索雖索猶不索子房蓋籌之熟矣然則子房之得脫也勢也非僥倖也嗟夫使子房當日有土地可憑爲勾踐臥薪沼吳可也有諸侯可說爲子胥導吳伐楚亦可也乃旣無諸侯又無土地計無所施惟有伺始皇之東遊效豫讓之謀刺此子房所以有狙擊之舉也若子房者真不愧爲奇男子也歟

議論透闢而詞筆亦極老練非面壁功深者那能臻斯境界

李斯諫逐客論

廣東始興縣立中學校二年級生

張貴寬

李斯諫秦逐客論者美之而竊有疑焉夫客果宜逐邪證以楚材晉用則斯之言未爲無見也客不宜逐邪證以朝秦暮楚之士則斯之言似未可盡信也然則客之去留宜以何道處之曰以賢否斷之客果賢用之斯爲當如其非賢逐

之。不。爲。過。戰。國。之。士。諸。侯。卿。相。皆。爭。養。士。下。至。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流。莫。不。
與。焉。楚。之。春。申。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門。下。食。客。何。啻。千。百。信。如。斯。言。
納。客。即。可。以。蠶。食。諸。侯。却。客。即。可。以。危。國。則。楚。齊。趙。魏。宜。南。向。稱。帝。鞭。韁。天。下。
矣。奈。何。有。客。如。此。其。衆。而。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與。燕。韓。同。歸。於。盡。哉。然。
則。彼。戰。國。之。君。者。正。恨。其。不。能。逐。客。耳。如。能。逐。客。則。六。國。之。君。何。致。妄。信。張。儀。
之。言。自。相。攻。伐。以。聽。秦。之。剪。滅。惟。其。不。能。逐。客。斯。其。所。以。不。能。用。客。以。六。國。之。
君。據。地。千。里。能。得。一。士。焉。如。湯。之。伊。尹。武。王。之。太。公。豈。惟。天。下。莫。強。卽。統。一。六。
合。亦。指。顧。間。事。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徒。任。其。鼓。簧。口。舌。朝。信。合。縱。暮。信。連。橫。也。
哉。且。戰。國。之。士。自。孟。子。以。下。可。稱。一。流。人。物。者。厥。爲。魯。仲。連。下。此。則。餘。子。碌。碌。
誰。一。非。可。逐。之。人。邪。彼。李。斯。者。始。諫。逐。客。而。成。秦。之。帝。業。繼。尙。督。責。而。壞。秦。之。
利。祿。之。客。而。任。有。道。之。士。故。卒。滅。於。秦。秦。復。蹈。六。國。之。轍。亦。卒。以。自。滅。非。逐。客。

之過也不慎用客之咎也

持論嚴正筆亦遼邁

趙高論

學校一年級生中栗蔭南

借賓定
主立意
奇警

讀書得
間筆情廉

悍

三代下殺人最多而得天下者莫如秦。秦滅六國所殺最多者莫如趙。而韓魏次之。韓亡而有爲韓復仇者曰張良。趙亡而有爲趙復仇者曰趙高。良君子也。其事正而顯。人皆知之。高險人也。其謀譎而密。天下後世皆莫之知而諒之。按史紀。高爲趙疏屬。趙滅入秦。始皇愛其強力。使傅胡亥。是秦於高滅其國。覆其宗。委以孺子而受以復仇之柄者也。於是廢扶蘇。殺扶蘇。立胡亥。殺胡亥。剪滅其族。甘心於秦。備極慘毒。爲萬世所詬。吾獨謂高之亡。秦視秦之滅。趙其報。適相當耳。秦以干戈滅趙。高以姦宄滅秦。百戰之業。數年敗之。以報祖宗之德。以雪六國之憤。以瞑長平四十萬人之目。奇矣哉。高之復仇也。張良相韓之後。尙始終圖秦。況高爲趙之子孫乎。使高當二世既弑之後。自明其所以覆秦之。

文筆亦
奇
假推首

一層主
覺愈透義
達其抑致
失揚

故北面自刎以謝趙氏亡廟之靈豈不烈烈大丈夫哉惜乎計不出此而爲子嬰所誅抱恨千古莫有憐其志而抉其隱者同爲復仇而光明俊偉不及留侯遠矣

獨具隻眼迥不猶人文筆亦精勁異常

蕭何收秦圖籍論

督學基南京

桂步駒

先列三
見圖籍以
是善之布
要圖先

漢軍入咸陽諸將皆爭走富邸獨蕭何先入秦丞相府收其圖籍而盡藏之。因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以定行軍進退之方針卒能輔成漢業。其功誠不在張韓之下而世之論何者猶以不收經傳爲責是真不能爲何恕者也。何則何非學者也一謀士耳謀士固僅知行軍行軍之道首貴得勢而得勢之種類有三一曰地理勢二曰利源勢三曰進取勢地理勢者乃擇其險阨之地而居之進則能攻退則能守誠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也利源勢者乃擇其民衆之處而據之夫民旣衆矣則生財必茂又何患餉源之不足所謂有人此。

畫龍點睛此言可緩之收用圖籍此不圖籍言收

有土。有土。此有財也。進取勢者。乃擇其貧弱之國而先取之。藉以擴張我之地盤。增加我之威權。養其精蓄其銳。然後徐圖强者。而強者亦未有不亡。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也。三者皆爲行軍之要道。而不可缺一者。然則從何而知之。曰。圖籍。尙焉。何之。收。秦。圖。籍。可。爲。得。其。要。道。矣。况乎。楚。漢。相。爭。尙。不。知。鹿。死。誰。手。設。斯。圖。歸。楚。是。爲。虎。添。翼。也。幸。天。假。手。漢。王。得。先。入。關。此。難。得。之。機。會。故。斯。時。爲。漢。計。爲。天。下。計。惟。有。先。收。秦。之。圖。籍。厥。後。何。居。關。中。其。所。以。能。運。餉。調。兵。而。不。乏。者。未。始。非。利。用。圖。籍。之。功。也。而。或。者。以。學。者。之。責。責。謀。士。亦。毋。乃。議。非。其。類。歟。

極言圖籍之重要則不收六經之說自無庸多辨文亦局度安詳詞旨

明爽

蘇子謂范增不去項羽不亡其說然歟否歟試申論之

山西省立第五中
學校二年級生

丁鎮華

仁立骨

羽以亡不以仁。說有亡不說。抑鑿二增。由增到楚。蘇論大論無謂語。極非對一與。反作筆刻意精。第范據鑿之。仁理得去非。

自來英雄崛起成大功而立大業者固賴有策士謀臣爲之助而要在於行仁不然雖謀臣如雲策士如雨不過勉強支持苟延一時究不得終其位也執是項羽乘時首事果能解民倒懸一變始皇之所爲縱無范增不至爲漢所滅然而卒底於亡身死烏江者實無關乎增之去蓋以甫入關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坑秦降卒種種所爲率皆不仁之事是早已植敗亡之基雖有百增亦奚以爲然則項羽之亡於不仁也明矣而蘇子乃曰由增之去無乃視增太重乎夫增本項氏之私人輔之以爭天下勸立義帝本欲借虛名以立基業及其事濟義帝若贅疣然羽之弑義帝安知非增之謀乎噫義帝一弑諸侯背叛百姓携貳是楚之亡不可盡咎項羽亦增有以致之必謂增不去項羽不亡實未敢信也

前半說項羽不仁是較蘇氏之論高一層着想後半壓倒范增是較蘇

氏之論低一層着想兩層反駁語皆入理非好爲翻案文字者比

趙充國論

江蘇松江第三中
學校二年級生

吳萃祥

好大喜功
不足取本
論之大喜

和平通
達意到曲

盤旋折筆

漢營平侯趙充國在抱罕時。以備邊得名。與辛慶忌同爲漢廷名將。衛霍竇灌
輩。皆不足與抗。以其老謀深算。先事豫籌。後皆如其所料也。觀其上章言邊事。
洞悉羌戎情形。成敗利鈍。如在掌握。是以先零諸羌。恐懼潛伏。不敢犯邊。朝野
晏然。較之唐之吐蕃。回紇。宋之契丹。西夏。反爲所制者不同。而或者議其留寇
遺患。不能乘勝殲敵。毋乃昧於情勢歟。夫中外之分。夷夏之判。自古迄今。劃然
不紊。如日月之不同明。晝夜之不同晷。南北之不同途。寒暑之不同氣。必欲混
而一之。豈易言哉。但使彼知畏而不敢逞。知恩而不忍背。則雖羈縻勿絕。而薄。
海之外。固非外臣所以充國。一戰而捷。卽無事。窮兵黷武。而使關中之民。常安
如磐石也。况充國之收功。在守而不在戰。而其所以能守者。在欲守而先足以
與之戰。至其所以可守可戰。而竟能制敵。以不戰者。則在能養其兵。而以能戰。

筆酣墨

以後證
前文氣更足

之兵出於不戰。人第知飢兵不可戰。而不知飢兵尤不可以守。何則。一戰之後。或可因糧於敵。或且歸而索餉。其勢猶易也。至謀守邊而持以曠日。其爲勞師費財可勝算哉。皆出於頒賜。則上力不足。悉斂諸郡縣。則遠道莫致。而况筋力不用。則易弛安閒。日久則起惰。今以兵養兵。而爲屯田之法。旣省轉運之勞。又免司農之費。而守邊士卒亦不至以佚生驕。以驕生怠。敵卽多方窺伺。而備禦之固隱。若金湯。此其所以獨操勝算也。厥後武侯欲行此法。而未遂。鄧士載爲魏屯田。而遂資以取吳。然則屯田一策。不特可以制羌。抑亦千百世。備邊之要術歟。不然。竭天下之轉輸。以養其兵。糧多則驕。糧盡則潰。守且不能。又安能戰。戰既不能。又安能以不戰爲戰。而敵之乘我於空虛者。方且任其橫行。而莫可誰。何。猶得以營平爲藉口哉。

不能屯
田不如
裁兵

局勢開展議論透闢養兵之道。備邊之策。尺幅中得其要領。

王式以詩評上卷

王賀論

校湖南長沙中學四年級生

許駿才

從詩說起。能人手是淘。能人手。

聖言引證

贊語有神。論名持通

反掉以足正面極有筆力說得透澈

六經皆載道之文。通經足以致用。故聖人手定咸有精義奧旨存焉。矧詩之爲義。妙於語言。三經三緯。託物連類。卽事敷陳。以纏綿悱惻之情。寓溫柔敦厚之教。吾夫子設教洙泗。諄諄然曰。小子何莫學夫詩。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誦詩三百。而不達政者。非善誦詩者也。蒙讀孟堅前漢書王式傳。思翁以三百五篇諫昌邑王賀。是以無諫書都千古。善諫君者。其思翁乎。其思翁乎。夫六經之道。無不可格君之非。亦無不可納君於善。而詩尤正而葩。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固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明詩之意。朝夕沃君袁固申公之倫。無愧於言詩者矣。奚必疏表迭進。書奏不絕。伏闕於前。補牘於後。然後謂之善諫者乎。夫以詩諫者。其諫無形。而人主不厭。以諫書爲諫者。必諫議之臣爲之。而不知人主之心。已煩雖痛哭流涕。彼豈展牘寓目哉。式以詩鳴當時。厥後有辟廣德龔舍之倫。踵其學。當其爲昌邑之師。蒙知其說。蓼莪常棣之章。定述孝友之意。繁蘋行葦之什。必陳忠信之誠。葛屨褊而羔裘。怠蟋蟀而蜉蝣。奢詩人。

敷陳詩義如數

解說甚當
筆得力
當禮

或刺或譏。式必循循。誨之委以爲稷。心眩於視。蠅以爲雞。心惑於聽。詩人憂思。警懼思翁。必忠款爲王言。之至若鳳凰于飛。雉罹于羅。治亂之符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相鼠。碩鼠以疾惡。采葛。采苓以傷讒。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誠不可掩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道無不在也。凡此類者。式未嘗不反覆誦之。而流涕陳之也。史徒見王吉龔遂之儔。諫書屢奏。以爲得進言之道。不知思翁明經以諫。高出彼若輩萬萬也。然而終不能回昌邑之淫昏荒。縱者則以賀之。冥頑不靈。庸愚復諫。雖日聞思翁之諫。終無悛悔之心。豈思翁之咎耶。竇后聞轅固之言。而生怒。武帝聆申公之言。而默然。矧昌邑之資。出於竇后。武帝之下者乎。嗟嗟。聖人旣沒。大道不明。六經爲老生常談。迂闊而無用。後之治經者。鮮得其義。而明經致用之說。等諸鄭驚伯有之。至梁駭秦寇之來。吾讀思翁之傳。不禁掩卷而嗟也。

通體從詩著筆。故無尋常諫君套語。中間指陳詩義。藻采纘紛可許談。無限感

經奪席不愧駿才

嚴尤三策論

河南省立中學校畢業生 胡泰琳

獨抒己見
動筆已遯

無先王之威德而欲樹奇績於萬里外有不傷財勞民辱國喪師者乎有識者所以惕然憂也以爲不知夫今者曷觀夫古周秦漢武德立威著禦邊猶未得善策况居篡弑之朝人心未附兵力未強可輕逞乎嚴尤深知此弊故卑三君之功以垂一王之戒此誠爲海宇蒼生計而非眞爲漢室篡賊謀也善哉嚴尤三策諫新莽也可謂身佐漢賊而心存漢民者也何則夫古今攘夷之道以德感者上策也以威服者中策也以設屏蔽自衛者下策也奈何嚴尤以尙德之周逐獵猶爲中策用威之漢伐匈奴爲下策用守之秦備胡爲無策也豈尤不明攘夷之道而故爲此顛倒是非之論乎試推其意固有在也彼蓋見圖邊必募兵募兵必需餉需餉必增稅增稅必擾民而中原之財竭可立待也四海之板蕩可旋覩也縱莽身死國亡固不足惜而黎庶暴露披荆棘身膏沙漠之縱欲擒故縱

隨意到
層層別筆

論排除衆

起筆警
鍊筆警
寫兩面夾
全題反映

墟血流長江之窟爲可悲耳尤能忍而不言乎而又慮莽意之不可回也故歷舉前代之伐夷狄者周秦漢武且不足當上策之稱矧不及周秦漢武萬萬者乎使莽知德不如周宣力不如秦皇威不如漢武而遽欲犁單于之庭係匈奴之頸又豈所得望而至乎庶幾翻然改悟息民罷兵一時外和內親則邊陲鮮烽烟之警而閭閻獲衽席之安詎不懿耶此尤三策所由上也而世不察謂尤不能學王允圖卓相漢則宜默默自守保其祿位可也奚必謀人家國事乎今以三策諫無乃爲助桀歟嗚呼是未卽嚴尤之心而衡量之也固不可以不辨

讀史有識不屑人云亦云用筆尤舒卷自如

王霸在上谷祭形在遼東論

江西私立匡廬中學校學生

彭深伯

息兵以養寇兵事隳而寇氣惡矣黷武以事邊邊患靖而國勢病矣晉武罷郡國兵而處羌胡於內地是養寇也卒召五胡之亂而晉以偏安漢武好勤遠略邀功絕徼征伐頻興萬民疾苦匈奴雖弱而漢亦困矣故養寇則貽患黷武則

此段論
王霸多精湛語

此段論
祭形旨簡當

此段論
品評當合

可惜

俱傷均非息事寧人之至計也。吾於東漢得兩人焉。曰王霸。曰祭形。霸爲上谷太守。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爲邊患。使霸奮百戰之威。豈不足以犁庭掃穴而接武貳師哉。乃屢上書言和親者。以天下初定。騷動大衆。是又生一新莽也。况寇之來去。倏忽無常。得其地不足守。陷於敗則損威。與其勦之而不服。曷若撫之以就範乎。故匈奴既和而烏桓旋服。二十餘年。北方無事。不戰而屈人之兵。王霸有焉。形在遼東。聲威旣暢。恩信尤孚。徽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庭。滅烽幽障者。幾三十年。史稱其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不能過。不其然乎。夫霸以兵擊寇。知其悔禍。遂以和親誘之。殆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歟。至形則以寇擊寇。而匈奴自爲衰弱。非恩信素著。威望動人。不能強而致之也。乃一則以病免。一則以微眚死。使不得竟其用。悲夫。後世驕兵弱將。坐鎮邊陲。敵至則爭。避敵去則爭功。卒至外患張國勢。枉貽憂君國而禍蒼生。其亦聞二子之風而有動於中乎。

主和主戰各有其宜文反論正論分論合論布局妥帖措詞精當

曹操論

廣西容縣中學
校一年級生

陳樹椿

以才與奸立論之綱篇領曹分身合操却操

皴筆操之才勢整氣法挪騰

說曹操眼深利光之奸意

自來奸雄之輩皆有才者也。蓋非才無則以濟其奸。惟有才乃能成其奸。用人則隨才器使。行政則因事變通。出軍則料敵如神。卽在聰明之主猶或受其欺。而一遇曖昧之君鮮有不爲其蒙蔽者。如漢之曹操是已。夫曹操當漢之季世。獻帝臨御。旣值冲齡。又多昏暗。操故能挾之以令諸侯。桓靈以降。天下擾亂。黃巾流毒。董卓橫行。天子蒙塵。誰爲匡復。操獨出大才。以拯救於其間。倡義旗以平黃巾。糾英雄以誅董卓。定新都於荆棘之中。迎乘輿於播遷之際。申大義於四方。延漢室於一綫。用能芟刈羣雄。削平宇內。一若才智之士兼盡其忠。蓋之心者。不特獻帝信爲公忠。卽天下之人亦疑其非跋扈矣。迨後大權在握。不軌潛謀。殺國母。僭殊禮。陵轢君父。以恣其威福。收拾人才。以成其羽翼。斯時操之心路人所共知矣。而猶欲自比周文王。不亦愚乎。然卽其自比周文王一語言。

搔首嘆起筆人識破到底有
天英問神唱從上文總括人識破到底有
老天亦不逢時生推波助瀾文勢開展奸雄生

之而益知其奸也。觀其臨終遺言。諄諄於分香賣履家人婢妾之事。無不處置詳盡而不一語及禪代之事。或猶疑其奸雄。至此。知其別有奸謀。無人識破也。其意以爲禪代之事。子孫自能爲之。我不必明示之。篡也在已終享漢臣之名。隱示不以爲天子之寶。古人云。大奸似忠。其信然乎。要之操之奸。固才有以濟之。而亦緣獻帝之昏昧。有以致之耳。假使操生於漢高光武之世。其所建樹必不亞於肅何。曹參。馮異。鄧禹輩。所謂元首明則股肱良也。管輅之言曰。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斯言可謂操定論矣。

縱論史事筆力堅凝。至其揭曹操之奸。直如禹鼎鑄之溫犀燭之足徵。

識力

諸葛武侯出師伐魏論

廣東始興中學校二年級學生

張相湯

嗟呼。成敗之說。烏足以論賢豪哉。天予賢豪以王佐之才。天予賢豪以可成之地。而天不予賢豪以必成之功。此賢豪之無可如何者也。是故賢豪之成非其。

醒收豁此文意作出上文總括人識破到底有
老天亦不逢時生推波助瀾文勢開展奸雄生

雄處此概無限感
掌瞭解沙聚米畫形勢如指論

據自證議一得此根

才與地有加天之所以玉成之者至也其不成者非其才與地不足天之玉成之者未至也知此而後可以論古人間嘗驅車天府橫覽益州過隴西涉蜀道見蜀漢屯兵舊壘及嘉陵江水勢僉曰此武侯由是輓蜀粟以供軍食者停舟略陽之口可以直搗長安迫臨鄼郡地勢非不優也武侯六出祁山不能得魏寸土此中蓋有天意焉不然高帝得此以王天下武侯得此不但不能勝魏反幾頻於亡豈武侯之才不及韓信耶抑亦天之不佑蜀漢焉耳陳壽不明此義乃輕於訾議評武侯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噫是殆等藩籬之鷁笑鴻鵠而不知天地之高尺澤之魚笑鯢魚而不知江海之大也乎

蜀處偏隅道路崎嶇難進亦難出武侯之不能統一中原者未始非地勢固之文却獨翻新議不屑人云亦云詞筆亦俊偉可喜

諸葛武侯屯田論

校四川雲陽中學四年級生

馮世庚

從倡始
者引入

予嘗讀趙翁孫屯田奏觀其留田便宜十二事而知屯田固邊誠爲中國控制

夷狄之長策及讀三國志諸葛亮傳武侯之伐魏也亦嘗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夫魏之於蜀勢不兩立非僅若夷狄之侵疆寇邊已也武侯膺託孤寄命之重輔後主以興復漢室又宜乘時進取北圖中原以伸大義於天下而乃偏安蜀都屯田固守兢兢焉以爲保疆固邊之計豈真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不足以當紛紜征伐之衝歟予嘗反覆考之而知武侯之屯田實爲謀國遠大之圖正其將略之不可及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未有出師遠征糧食不繼於後而可以戰勝強敵者蘇明允曰吾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夫蜀之所以能閉關自守而不可出而爭天下者徒以形勢險塞餉饋難繼利於速戰而不能持久故保守有餘而進取不足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高祖於巴蜀漢中賴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故高祖得引兵東出破章邯而降司馬欣董翳武侯之時上非奧主下有姦閹其出師北伐也恒以糧食不繼折兵而回使不爲屯田之計則國內軍資所出既有所不給而饋輸轉運又險塞難通雖藉

引益個見陪出兩屯客

步伐機整氣流暢

晉節蒼涼

木牛流馬。夫役不至勞頓。設郭淮司馬懿輩。一旦出其奇謀詭計。或以塞吾糧道。或以刦吾餉糈。則三軍之士嗷嗷待哺者。將何以濟之。是則武侯之屯田。所以充軍實。安人民。內可減輕國用。外可杜人陰謀。一舉而兩得者也。曹操從祇棗韓浩之言。屯田許下。因之州郡皆置田官。所在積穀。遂併中夏。晉羊祜鎮荆襄。始至時。軍無百日之糧。因減戍邏。以墾田。季年遂有十年之積。而晉卒以滅吳。武侯之伐魏也。軍出祁山。而三郡響應。師圍陳倉。而王雙授首。走郭淮於建威射張。郤於木門。徒以糧食不繼。不敢引兵遠出。於是分兵屯田。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無事則伏處隴畝。從事耕作。有事則釋耒荷戈。奮力戰鬪。人人能耕。卽人人能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謂非萬全之策。得乎。假令天假之年。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則北定中原。還漢室於舊都。固意中事也。惜乎。天不祚漢。渭濱之部署未周。而中壘之大星已殞。出師未捷。血淚滿襟。亦良可哀已。

有書有筆。散整兼行。中段從反面設想。處處周到。尤爲出色。

謝安卻桓沖入援論

江蘇省立第三中學
校三年級生 中葉 傑

壯氣勢雄
注重地
昔勢撫今

縱一筆
以展局
勢

二語樹
全篇之
骨

迴應上
文
賈餘可

西晉自八王搆釁，骨肉相殘。劉石崛起，天下崩裂。江淮以北，騷無甯宇。而一馬南來，猶能立半壁河山。延司馬氏一百餘年之天下者，則劉宏保固荆襄其功爲不可沒也。及孝武時，苻堅親率百萬之衆，有一舉滅晉之勢。晉之上下咸皆震恐。惟謝安鎮靜如故，卒收淝水之功。而當苻堅之南犯也，桓沖欲遣精騎三千入衛，根本自常人視之，與其王師敗績而徵勤王之師不若。先厚兵力以爲堅守之計，不知大臣之用心非如是也。觀謝安卻桓沖之請，謂朝廷處分已定。公宜留防西藩云云，則知安之心固不以建康爲根本，而以荊江爲建康之根本。蓋立國東南者，其勢全在上游。不幸而建康有失，得桓沖以鎮守荊江，猶是劉宏當日之形勢也。元帝奔竄於國，破君亡之餘，猶能藉荆襄之重，以立國。豈孝武時東南人心已定，而謝安反不能用荊江之衆以退苻秦乎？其深謀遠慮，蓋非淺見者所能及矣。然則安之識不亦加人一等也哉。

熟於東晉形勢故能抉出深謀提前論後尤見語有根據

王導謝安優劣論

江蘇松江中顧豐

陳義甚高

有貶無褒

國家所賴有社稷臣者爲其有託孤寄命之才臨難不奪之節史冊所紀歷代皆然而晉獨無之西晉祚短不足論也東晉偏安垂百年其相臣若王導謝安最負時望而其才其節無足稱道吾嘗推究其故而知二人之所以致譽望者蓋別有在而俱不足語於社稷臣者也曷言乎王謝才節之不足稱也夫相臣以廣攬人才爲才導相元帝時晉室人才不乏也祖逖周訪溫嶠陶侃郗鑒卞壺之徒皆能公忠體國導誠引居要地假以事權何至王敦蘇峻先後犯闕毫無備禦雖其後卒賴溫陶之力幸而戡亂而君辱民困所失已多至謝安輔政際桓溫專恣不能陰戢其鋒僅遷延九錫之文以俟其死迨溫既死復列諸桓於方鎮使桓元得襲其緒而張其焰此何爲者也尤可異者王敦逆謀既著帝假導以安東之節以大義滅親詔天下導顧徘徊中立首鼠兩端俟敦病亟乃不奪之無臨難節

夾敍夾議雙管齊下

無托孤之寄命，才首限所謂別有所在者，在此

見優劣互力千例之有鉤之筆推透做陪以爲陪證做陪以爲佐論非苛見便爲佐論

始聲討。其後蘇峻刦遷乘輿。導先從行。旋卽竄走。而謝安於桓溫。則始膺其薦。繼爲之拜。目睹海西之無罪被廢。置若罔聞。國家果何賴此具臣也耶。然則導與安之所以致譽望者何也。曰機智爲之也。蓋其時清談餘俗。雅量相高。其有從容俯仰。與物無競者。則衆論歸之。觀於劉隗用事。導能任眞推分。庾亮執朝廷之權。導雖內不能平。而反謂休戚與同。以釋其嫌。至謝安怡情丘壑。翛然塵表。年逾四十。始出就徵。尤其養望之素裕者。迨乎物望旣屬。雖以蘇峻之兇狡。桓溫之驕橫。亦有所顧忌。而不加害焉。非皆機智之足以自全者歟。雖然。漢之楊彪。魏之司馬孚。何嘗不藉名德。重望以全身而遠害。而於國家何補也。設令蘇峻不敗。桓溫不死。而謂導與安之必能以身存晉。吾未敢信也。要之二人之機智相類。其當國日久。以功名終亦相類。若必爲之度長絜大。則導新亭之語。有救時之志。較之謝安清言自喜。疑若過之。而安舉兄子爲將實。優於導之任用。羊鑒卽其力持居攝之議。不遂桓溫之謀。亦非導之可及者。惜乎。其以機智邀。

時譽而不能擴其才植其節也此亦清談之流弊也已

握定絕大主義勘破自全手段便覺兩人功業俱出傲偉是識力兼到
之作

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論

廣東東莞中學校三年級生

陳兆魁

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爲巢由隨光。夷齊則可。夏桀商紂周幽之世爲巢由隨光。夷齊則不可。何也。時勢異也。蓋天之賦我以才能。非爲我一人也。爲天下萬民也。舍天下萬民而不爲而徒爲我之一身。是曰背天背天不祥。故當仕則仕。隱則隱。不仕則不仕。不隱則不隱。不當隱而隱。君子無取焉。愚觀晉書南史隱逸傳載淵明之爲彭澤令。也不以五斗米折腰爲之賦歸去來辭。未嘗不嘆其秉性高潔。屣脫萬鍾。足與巢由抗節也。然而以天降賢才爲民之意。律之不能不爲之責備也。夫晉自東遷之後。河山半壁。萬里烽烟。民生倒懸極矣。淵明生當其時。憫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正當以治彭澤之政推而治天下之州縣。濟彭

孟以爲二聖爲引。孔爲法得責。自爲過明計。謂淵讓爲實。米爲淵。及百日。彭澤一縣。且不能治。遑論治天下之州縣。彭澤之民。且不能濟。遑論濟天下之民。賢如淵明。猶且如此。其他則又何說。昔孔孟二聖周遊列國。一車兩馬。僕僕風塵。猶欲濟天下於萬一。今乃有可濟之彭澤。而亦委而去之。對天能無愧乎。嗟夫。淵明掛冠歸里之後。室開三徑。門植五柳。高臥北窗。自謂羲皇上人。其自爲計。則得矣。其如天下蒼生倒懸之不解。何以視古來仁人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苟可以濟天下。雖粉其身而不顧。其相去之遠。詎可以道里計哉。然而淵明雖不肯出其身以濟天下。而退居田里。淡泊自甘。浮雲富貴。其高風亮節。實足以立懦廉頑。至其却宋聘以遺老。自期則凜凜大節。與首陽爭高。所謂激清風於來葉者也。噫。有晉完人微斯人。吾誰與歸。

通篇詞意均充暢入後特提郤聘立言亦能擇要

梁武帝泣囚論

上海澄衷中學
校一年級生

李錫桓

古。之。人。主。必。有。愷。惻。慈。祥。之。念。而。後。能。成。寬。大。仁。愛。之。名。今。觀。梁。武。泣。囚。一。事。
下。宿。故。定。是。善。於。蓄。勢。者。定。地。步。留。斷。文。語。故。定。是。善。於。蓄。勢。者。

古之人主必有愷惻慈祥之念而後能成寬大仁愛之名今觀梁武泣囚一事
果本恤民之意所發歟抑博好生之譽假託而爲之歟夫梁武見囚而泣不知
者以爲其有不忍之心可以行不忍之政詎知下車泣罪之舉可以行之於古
而不可以踵之於今卽謂晚近之君每多嗜殺得此仁慈之主對囚飲泣亦足
勵薄俗而警兇殘然自武帝出之無禹之德而欲效禹之所爲是直沽名釣譽
已耳何者大禹之泣非泣罪人也泣世風之變也平日好生之德早已協乎民
心及觀載道赭衣不免感風俗之澆漓而引爲已咎是禹以堯舜之責爲責卽
寓勸於懲若逆理而濫乎情是欲生之而轉以殺之寬厚適足以罔民故君子
曰武帝此舉實開姑息養奸之漸而長盜名欺世之風

隋煬帝開運河論

不爲假仁所欺不作迂闊之論大意似從歐陽縱囚論脫胎

學安徽省立第九中

楊行忠

斥之使
無可躲
明通之
更爲首
而收透澈
勁筆整

明通之
一語斷
縱擒如
志論

以人功限大關此發大思謂體論可絕此由

比擬恰當

豐腴有

靈活

筋節

旖旎

沈痛

警鍊

涼音節悲

我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山派復東西橫列。故境內大川亦多由西迤東。從無有南北縱流者。其弊也。風俗人情南北迥異。言語不通。習尚各別。運河開而文化賴。以調和風俗。賴以融洽。又可輸東南之糧粟。濟西北之蒸黎。其便利爲何如也。予不禁喟然歎曰。偉哉煬帝。其豐功偉績。足與溝通歐亞洲之蘇彝士。橫貫南北美之巴拿馬。鼎足而三矣。原煬帝之開茲河也。值海宇澄清。國家殷富。故奢侈之念油然而生。探金粉於維揚。訪湖山於杭郡。爰命司空大興畚鍤。溝江淮河濟之水。經兗豫徐揚之郊。名之曰運。取其利也。由是六飛控轡。偕嬪御。以南來萬艘。揚帆載妃姬。而東下方。謂揚州月好可照影。以清遊。豈知洛口倉。開竟多藏。而誨盜此間樂。不思蜀厭聞板蕩之歌。大有人欲圖儂。且醉澆愁。之酒。而是河也。洪波萬頃。竟成流惡。之區。積水千尋。幾爲納汚之藪。此則帝之負。河非河之負。帝也。嗟嗟長堤烟柳。誰興故國之思。千里錦帆。空現曇花之影。斯亦良足悲矣。然而功垂奕世。績比長城。語其罪則磬竹難書。語其功則千秋。

當褒貶得

不滅功過之分。昭然若揭。固不可以其人之非而對於其功亦泯沒而不稱也。

散整兼行抑揚互用是賞心悅目之作

唐藩鎮論

上海澄衷
學校學生

顧福鍾

此非
一語乃
是斷

追原
始
此二語

做意
定一篇

此段
藩鎮列
舉而
別明類
當

唐之亡。誰亡之。藩鎮亡之也。始則互相攻擊。繼則稱兵犯闕。如安祿山變於前。朱全忠亂於後。跋扈不臣。罪不容恕。古今之禍。未有如唐藩鎮之久而烈者也。然而藩鎮之強暴。皆由於中葉之君相駕馭乖方。措置失策。而變亂以起。而爲禍亦日烈。唐之社稷。遂不可問矣。然則唐之亡。自有所以亡者。而豈盡藩鎮之咎哉。夫唐之有藩鎮。蓋爲捍禦外患。屏藩王室計也。願上無圖治之君。下有苟安之相。不能籠絡之箝制之。於是藩鎮治民之例。自河朔諸節度始。藩鎮典兵之例。自涼州節度始。覬覦藩鎮之利。竊據藩鎮之權。或其下殺節度而稱留後者。如來瑱死。崇義殺其軍府諸將而自立。王元志卒。裨將李懷玉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帥。朝廷不能討。因而授之。或節度入朝。其下遂據其地。以作亂者。

發意證據做揮然

便箇傾使腹倒而出之

非見於鎮益藩盡者願不以言可定

練筆致簡

如劉總入而朱克融反。王承元入而王庭湊反。朝廷不能討。因而授之處置失宜。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設朝廷果有人。當不若是。故陸贊請赦而田悅輩不敢稱王。裴度視師而光顏等益專討賊。藩鎮之順逆視在上。爲轉移使第。因諸鎮鴻張。遂移唐祚。而以建設藩鎮爲非。夫豈入情之論也哉。君子觀李晟勤王衆心。賴以安堵。韓滉入貢。恭順莫之與京。吐蕃畏嚴。武白孝德。而不敢入寇回鶻。畏劉沔。李思忠。張仲武。而不敢犯邊。中原安枕。無北顧憂。未嘗不歎藩鎮之力。固有未可概沒者。在也。然則唐之傾覆。社稷也。藩鎮而捍衛中夏也。亦藩鎮罪之首。亦功之魁也。

前半歸咎朝廷。識踞題巔。入後功罪並衡。持論平允。

唐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論

上海澄衷中學
商科一年級生

湯孝偓

國者。縣之所積也。縣各有令。政府選敍之。重其事。尤必慎其人。令無不賢。則縣無不治。縣無不治。則國無不治矣。由此觀之。爲國者爲縣。設令尤不得不爲縣。

緊入題
暢所欲

反振一
段切中

之慨感
題

擇令。蓋縣令者。親民之官也。上之德政。由縣令宣之於下。下之疾苦。由縣令達之於上。又有理人之責。理其訟獄。理其簿書。理其疆界。理其田賦。百姓安。人民樂。非民之本良也。由縣令之賢也。而國安矣。至於顛倒其訟獄。以爲平。反錯雜其簿書。以爲更正。紊亂其疆界。以爲清釐。紛更其田賦。以爲稽核。國家雖有法。而民不治。政府雖有令。而民不從。非民之無良也。由縣令之不賢故也。而國危矣。然則國之安危。係於縣之賢否。而縣令之賢否。非由政府之選敍乎。是以唐開元四年。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不入第者二百餘人。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後如屈突通。如張允濟。如馮元叔。皆以縣令休顯。卓著循績。而唐遂以治。今則縣猶是也。縣各設令。猶是也。以視唐之選敍。果何如哉。

氣充詞沛可作官箴

王欽若謂寇準以宋真爲孤注論

上海聖約翰青年會中學校學生

丁江

孤注一擲。至不得已之事也。人情惟出於不得已。功未有不立。而謀亦未有不

此語爲全篇主腦

此所謂當時之勢也。此假駁議遷都之證前其自見，再接再厲有筆力。

成。秦荷堅之入寇也。人人惴恐。一自安石決策。而晉室以安。荷秦以敗。當其先明當時之勢矣。而欽若獨讒之。謂準以帝爲孤注。於是罷準相。嗚呼。真宗真愚闇之主乎。夫戎狄之爲亂也。必先觀我之強弱。察我之勇怯。而后試之。以兵若非震。以王靈折其鋒銳。譬之決川不早捍治。其禍勢滔滔。固未可量也。契丹入寇。亦因真宗卽位未久。故敢輕於嘗試耳。倘欽若堯叟之策果行。吾知宋室之亡。已不在南渡後矣。何以故。蓋國家存亡勝負之機。其間不能容髮。其時契丹猖獗。王請幸甯。陳請幸蜀。帝若一動。則人心動搖。將帥解體。契丹乘之。而宋之宗廟社稷。有不爲夷狄之墟耶。且我能往寇。亦能往南宋之君。渡江航海。亦難當。背城借一。若未見虜師。而卽爲遷避之計。宋之無人。果一至於此耶。幸萊公免金人之患。況當太祖太宗之後。名臣宿將。猶有存者。即使契丹兵至汴京。猶當勸上親征。得以靖亂。此所謂自爲孤注。則羣注皆合而勝也。寇公之謀策之上。

此局難再發。一以勢破主，展一親征史，歷不事歷，與之不事歷，上征之不事歷，下之不事歷，此利親證學，此以勢破主，展一。

者也。或謂寇公之謀擊契丹是矣。然又何必請帝親征乎。千金之子不死盜賊。况以天下之主而使之身親鋒鏑，無怪奸人之有辭也。是言也果識當時之勢，否耶。夫契丹之爲中國患久矣。數十年來凡遣將以禦之者其禍反酷於契丹。唐潞王使趙德鈞伐契丹。德鈞因而叛唐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因而亡。晉周太祖爲漢禦契丹則漢亡。宋太祖爲周禦契丹而周亡。前車盡覆。寇公固籌之熟矣。吾觀唐太宗親至便橋而突厥以服。明成祖親征夷虜而所向皆克。蓋六師之發士氣必奮以精銳之師臨奔疲之卒勝算之操固不待智者而可決也。蘇子由之言曰天下之亂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彼契丹之心固有所度而來設非親征是適以中其計矣。然則寇公之謀爲宗廟也爲社稷也。眞宗既不知重用而復信讒以罷黜之。吾讀史至此而知宋室靖康之禍實眞宗有以啓之也。

道破敵情遂覺萊公之策並非僥倖中權兩大段尤爲言之有物酣暢

淋漓

岳武穆奉詔班師論

安徽立第四中
學校三年級生
閻鴻昌

一語攻
破妄議

爲妄設議
佐然居者
詞論亦證

余讀宋史至岳武穆奉詔班師。未嘗不深爲之痛惜。淚數行下也。而議者乃責武穆之班師爲不能應變。是殆不識時勢之難耳。當胡馬交馳。中原板蕩。此何時也。君昏臣奸。忘仇事虜。此何勢也。進則誣妄。退則束縛。此又何遇也。而議者必責其不能應變。烏足以知武穆之心哉。世之議者。不過曰。宋高以中興之事託武穆。可謂專矣。精忠之旗賜其知武穆。可謂深矣。且武穆北伐志在復仇。不共戴天。子臣同分。故一戰而汜水克。再戰而襄陽拔。郾城之捷。金虜寒心。朱仙之威。兀朮喪膽。賊固將棄汴而遁矣。當此之時。酌武穆痛飲之志。固甚易易。即有班師之詔。亦可進軍以抵黃龍。效傅介子之破樓蘭。歸而請罪可也。或退表賊檜之姦。與天下共棄。若袁紹之誅董卓。以清君側。亦可也。而武穆皆不之計。此所以責武穆之不能應變歟。嗚呼。以武穆之才之識。寧不知乎。此特朝廷無。

層層設
想說盡
難處

立當精順岳王命警造論允
本是實勢猶居在難時志之志
次猶居在難時志之志
悲壯蒼

故納賊檜之言下詔班師是權奸之足畏而宋高之不足倚安利日之用武穆專而今則奪之前日之知武穆深而今則疑之金字之牌非精忠之旗也苟詔而不返則將屬鏤見賜不然班師之詔更而爲誅叛之詔削官奪祿之詔又不然則遣人代之將而繫之以歸此時此勢猶欲爲破樓蘭之傳介子誅董卓之袁紹是抗君卽辱師將動而招尤又烏足以語應變乎且夫君者樞也相者運也將則隨人爲進退者也以宋高爲樞秦檜運之雖百武穆亦無能爲而顧責其不能應變亦未思之甚耳况武穆深通春秋亦知叛君之將不足以伐人與其違命而身敗名裂孰若順命而尊親奉君奉詔班師蓋亦計之熟矣嗟乎十年血戰一旦身亡三字奇冤萬民淚落上無雄才大略之主內有忌功媚外之奸坐令功業敗於垂成河山付之半壁亦良可慨已

應變之說行則抗命之賊起辭而闢之乃見岳王之精忠焜耀千古

陳東率諸生上書請誅六賊論

上海浦東中
學校學生
顧亮孫

余覽宋史既竟不禁喟然嘆曰有宋一代國賊縱橫此國勢之所以不振也余今博觀天下當內政腐敗外交急迫之秋有熱心學子發抒譏諷足見人心不死國猶有人因念陳東伏闕上書請罷蔡京等六賊其烈烈轟轟宜爲天下所同聲稱快也夫此六賊中有何首從之分歟以表面論之固以蔡梁爲渠魁不知蔡京梁師成雖因緣爲相罪不過搗亂朝廷而已朱勔雖領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咎不過騷擾閭閻而已於國際尙無關係卽李彥結怨西夏亦祇毒貽蠭薈拒足爲憂獨王黼童貫通好金人實不啻引虎自衛異日汴京淪陷二帝北行構數十年淪胥之禍者實於是胎之是直一賣國賊而已其罪實浮於蔡梁諸賊也故余以爲東之滿懷忠憤正蔡梁輩誤國之罪猶易正王童輩賣國之罪獨難其膽識有勝人百倍者惜乎疾惡如讎每遭時忌厥後書又數上請罪李邦彥諸人而欽宗之聽尙聰請罪黃潛善諸人而高宗之聞始壅媒蘖中傷無何而禍罹東市遂使丹心碧血遺恨千秋彼世之好爲盲論者徒咎其舉動

凡氣概不火在之原妙心

以忍字作引言恰合

通論明

之過激而不知其一片愛國熱誠實從心坎中流出當爲古今所共諒者也夫賣國賊不獨宋有之而吾輩學生中亦安見無陳東其人哉

借題洩憤是愛國青年極有血性之作

徐文貞公相業論

上海松江第三中
學校二年級生

龔世芳

明徐文貞公之相業周書所謂必有忍其乃有濟者也何則人臣莫不重功名而宰相獨不然孟子曰惟大臣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正則國無不正然而君心之蔽於宦官宮妾者其禍近而小蔽於政府奸人者其禍遠而大幸遇剛愎自是之君已入於奸人籠絡之手漸漬既深黨羽日盛大臣之恃氣與爭者既徒殺其身而無益於國小臣之激義而起者又自成其名而莫裨於君此非忍而圖之則奸何能去而君亦安得正哉文貞擢甲科登樞要是時嚴嵩父子怙寵橫行而鄆趙仇鸞之徒布列內外將才如胡宗憲亦爲其心腹爪牙向使文貞不隱圖世宗不卒悟而謂嵩僅以固寵爲心吾不信也就使嵩不圖非分世

反觀論非陪過當

忍字亦不可誤用快語

蕃亦必挾父爲之。通倭一事。當時必有實據。是眞國家心腹之患也。文貞與嵩並相十年。幾不敢與敵體數。受世蕃侮。人皆不堪。而文貞獨安之。彼其心豈嘗一日忘嵩父子哉。誠忍而有所待也。夫沈鍊楊繼盛之死也。微末小臣。明目張膽。而嵩能殺之。以其有激而不能忍也。夏言之死也。位本在嵩上。其力足以去嵩。而嵩又能殺之。亦以其盛氣而不能忍也。嵩以忍濟其奸。而殺夏言。沈楊諸君子。文貞以忍濟其忠。而卽以殺嵩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者。嵩敗而向之鄢。趙仇胡。輩相繼。皆以罪死。君聽蔽而復聰。社稷危而復安。相業孰大。於是豈必赫赫以功名顯哉。故嵩之方盛也。度其寵眷未衰。已力亦未足以相勝。則姑虛與委蛇。而不爲匹夫撫劍疾視之狀。及乎投閒抵隙。鬼神不能燭其機。風雨不足比其疾。不徇六卿之論。而密謀於寸心。不作婦人之仁。而猝置於極典。嗚呼。何其忍也。或謂文貞行事。近機械變詐之爲。而非聖賢誠正之學。此又迂儒不通之論矣。同一利刃也。用以爲賊。則可誅。用以殺賊。則可賞。狄仁

精轉一解
忍字又
轉意快淋

歷正引
反證相生

兩果字忍義聯繩

據經論議大絕

傑處武后時。目擊唐宗室之禍。忠臣義士之受戮而已。獨與三思二張輩同朝。豈真無恥心也哉。忍其恥以奮其忠。故卒能反周爲唐。宋雷允恭充山陵使。王曾請對事言。允恭移梓宮於絕地。由是太后怒而允恭竄死夫地之絕不絕未可知。而允恭黨同丁謂之奸。則夫人而知之矣。故天下快允恭之誅而不咎王曾。爲太忍。張柬之不忍盡誅諸武。其後五王反爲所殺。韋后之亂。唐室復危。由是言之。文貞之忍辱於始。可謂甚智。其忍殺於終。可謂甚勇。非智不能伺嵩於不及。知非勇不能制嵩於不復。振此猶殺賊之必用利刃也焉。可以詐術少之哉。大學言平天下之道。有曰。惟仁人爲能愛人。而其言愛人之實。不過能惡妬嫉之人而已。蓋放流逆逐。合天理而當人心。天子不必有私喜怒。樞臣不必有私事權。而平天下之道。即在其中。故能忍天下之所不忍者。始能不忍天下之所忍。此大學以惡成愛之旨。文貞其庶幾乎。厥後高拱繼之。張居正繼之。終明室輔臣。無如嵩者。可見文貞之去嵩。其功大而且久也。若夫文章之雅廉謹之。

大獨見其

行一鄉一邑利賴之舉。此鄉里長者與夫良有司所優爲而論者顧臚列其美。稱道勿衰。所見毋乃太淺乎。

徐階亦以青詞結主知其媚術不亞嚴嵩所恃者用心之正耳文能將其沈毅之手段曲曲寫出議論正大詞旨精鍊至於援引經史尤見腹笥便便

侯振東論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學生龔國鏗

靈論夾括敍語作剝入一起限高層屢跌直不層展見議法尤以有事敏

讀前明遺史士大夫類以氣節相尙受刀鋸鼎鑊而不悔居嘗心焉慕之非特賢人君子爲然卽乞丐僕隸亦知殉國焉如徐石麒之僕自縊百川橋之丐投河此廝僕丐徒之報國也吾於皂隸中則得一侯振東焉當闖賊亂明中原不靖河北沉淪人民塗炭以數千之衆攻肅甯之孤城如反掌之易耳而振東愛國愛羣獨起拒之視肅甯之耆舊吾父老也視肅寧之人民吾子弟也彼賊兵安可蹂躪同邑之父老子弟乎是以奮其雄心犧牲性命炮炸其股而不仆焉

忠擒一
可氣爲義愈縱
及不之見

長才竟易勝
太息無限低徊

夫振東既非縣令又非武將威武不足以制敵德澤不足以召民而猝然以將更爲已任率一縣之兵以抗方張之寇殲厥渠魁措肅甯於磐石之安彼兵權在手者如十七侯伯之匍匐道旁叩馬乞降而不如皂卒能無愧乎藉使當日者振東不死則安懋修必薦之於上司委之以重任而振東可藉以展其雄才舒其心志豈獨區區守城之微勳乎獨惜其傷股以死不及懋賞迄今過肅甯城畔猶想見登陴死守時也

論古有識斷議的確而詞筆亦高超可喜

羅馬前三雄論

河南省立中學校畢業生 胡泰琳

將才非難將度爲難將之處兵也見才而將之處將也見度否則有赫赫之功無休休之量造一將卽樹一敵造兩將則敵又樹敵造三將參斯國君贅瘤一統化列國矣攫搏吞噬至貪名者死名貪利者死利貪權者死權若應響然說何指指羅馬前三雄三雄者羅馬名將愷撒迦拉蘇繩縹也三人皆負不世

如瀾翻
波湧
慷慨當以

人一成事一否勢且成一曹操篡漢司馬篡魏之局卒之圖王不成圖霸不成身首終分頭顱如寄功名逝水富貴冷灰三人之不幸則羅馬之甚幸也老子云佳兵不祥諒哉言乎

人

洞明羅馬史事故評議極確尤妙在運用中史事實詞旨瑰瑋光彩奪

論類補

曹劇論

江蘇上海浦東中學校四年級生

嚴 寬

冒題明
顯就強弱
情勢作弱
就強弱
文境自騰
一反境自騰
轉語有

無才德者不足以圖功無謀略者不足以勝敵至於一介之士局量褊淺管見而蠡聞而能名垂鐘鼎績著旗常者繄何人其惟魯莊公時之曹劇乎夫齊大國也疆土之廣民庶之衆區區魯國殆非其匹興師伐之勝敗可以預卜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而事有不可臆測者以脆弱之魯國而竟以少數兵力戰勝齊師謂非謀士曹劇之力而能若是乎設曹劇無謀略者又安足以勝齊不特

致頓挫有
方收束大

不能勝齊。且將與齊訂城下之盟焉。以強勝強。尤非謀略。不爲功。况以弱魯而勝強齊耶。嗚呼。曹刿一鄉民耳。挺身而出。効力於疆場。爲國宣勞。爲民紓難。其忠勇如是。彼肉食者聞之。能不愧死歟。然則若刿者。誠春秋之人傑也哉。

輕圓流利如筆所之

義類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義

江蘇省立第八中學
校三年級生 張詒

造
戛戛
獨

自太初迄唐虞。世運凡三變。盤古氏始人皇氏止。初變運也。初變之世。民無知無識。混混沌沌焉而已。燧人氏始。神農氏止。中變運也。中變之世。民若知若識。睢睢盱盱焉而已。黃帝氏始。堯舜時止。承變運也。承變世之民。有知有識。雍雍熙熙焉而已。初變中變之世。言變易。承變之世。言變難。易繫辭。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曰。通其變者。謂其既變之政也。懼其久而民倦也。故重言之。曰。使民不倦。是可恍然於承變世之言變之難也。且夫承變之世。變亦紛矣。容成作蓋。天大撓作甲子。變天也。畫地分州立步制敵。變地也。作弧。

矢變兵制也。造舟車變器用也。用六相風后安內力牧攘外變朝制也。伶倫造呂律大容作咸池神化乎樂也。開明堂祀上帝神化乎禮也。讀盤古九頭之紀至有熊之世間猶有絢髮闔首之民上廟堂而訴變政之苦者乎未之見也。至陶唐有虞之世間猶有黃牙痖瘻之民坐礲角而議變法之苛者乎未之聞也。則民之宜也可知。則民之樂其變而不倦也。又可知語有之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也天下晏如也。吾用是想望夫承變世之聖人矣。後之言變法者其亦知所效法哉。

文筆恢奇不爲題窘

述而不作義

中江西私立匡廬
中學校學生

彭芙侯

古今之書汗牛充棟。至老死不能盡讀。四庫而外。私家著作尤難更僕數。大都文人學士標新立異。逞其臆說。謬託於作者之林。後生小子。悅其新奇。轉相傳誦。而先聖之微言大義。幾歇絕而不可復聞。羣喙爭鳴。莫衷一是。此學術之所

推闡
字語
不述

解釋
法當筆
整齊

晰義
字闡
明詞
再從作

以大壞也。夫先王禮樂刑教下及器數之末。莫不斟酌完善。垂爲法典。聖人復起第衍其傳。伸其義。已足訓俗型方。久安長治矣。論語記孔子述而不作。試卽其義而引申之。孔子生值春秋。王迹已熄。論其仁聖。豈不足創興制度。垂法後王。而乃述其生平。曰祖述堯舜。曰憲章文武。故尙德則宗堯。巍蕩有難名之譽。言樂則推舜大韶。有美善之褒。且也天不喪文。淵源若接。道未墜地。小大皆師。至於杞宋。無徵而坤乾。夏時而外。不聞贅一詞焉。蓋述者循也。率循先型。勿以辨言亂舊。政述者修也。修明古制。庶存墜緒於將湮。所以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莫非遵前人之法。紹先聖之遺也。夫作豈易言哉。有德無位者不敢作。有位無德者亦不能作。作有始之義。非首出庶物者不足以一觀聽也。作有造之義。非位育參贊者不足以類人情也。是以聖王治定制禮而民靖。功成作樂而民和。下此者乃欲以窮陋之聞。見妄擬禮樂之變易。無論不足尊信。而其僭妄之罪。亦不可逭也。故孔子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非好

爲拘拘也。古人所作大備。吾所欲言者古人固代言之。吾所未言者古人且先
言之矣。後之學者厭古聖之大義。拾時俗之唾餘糟粕僅存精華已絕甚或涉
於隱怪遁於悖謬猶復自矜新獲梨棗爲災亦幸不生於孔子之世不見誅於
孔子亦不幸不生於孔子之世而不見正於孔子也。

切實發揮無空泛枯窘之病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義

北京東三省
中學校學生

宋肇殷

人深起借喻者
由淺作

登山者知山之高而不知山之所以爲高。觀海者知海之深而不知海之所以
爲深。夫山與海其至顯者也。登與觀尤親臨者也。而尙不解其高不悟其深。况
乎以至精至當之理責之於不識不知之民令其發微闡奧洞悉淵源直不啻
強瞽者以明使聾者以聰也。聖人在上納斯民於軌物之中教以相生相養之
道。引以無偏無黨之行。非不鼓舞振興。以激其氣。提撕警覺。以悟其心。但使行
之而不著。習焉而不察。亦已足矣。而久道化成之治。又何必家喻户晓。統草野。

從使二字切實發揮

反折一引起文下筆闡關可使發極緣透由知不

精警語多得

而理義深明哉。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義可得而釋焉。夫民樸而在野者也。有戶焉，以爲之別。有口焉，以爲之組。寒則爲之衣也，飢則爲之食也。明五禮以節其情，設六樂以淑其性。夫婦教以別，朋友示以信，統以父子之親，肅以上下之分，且睦姻任恤以結其恩愛，禮義廉恥以化其愚頑。凡此者皆民之所由也。而使之自上者也。然上欲其由上，豈不欲其知哉？但以力微者不可以任重，見小者不可以語深。以民之長於農家，老於田畝，樸陋成風，聰明有限，豈必庠序之教未謹，孝弟之義未申，而民之不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也？正以倫理之精大若江河，就其深矣。雖聖人不能盡其量，民雖有心思，雖有耳目，其如此源遠流長，不能默識心通，何且盛世無不治之民，而其所以化成熙皞，俗變時雍者，未嘗無所求於民？究未聞有所強於民也。矧溝洫廬井之中，無關乎盡心養性？雞犬桑麻而外，何取乎？知命達天，求其祇父恭兄，遺其體而達其用，責其事，親敬長錄其餘而略其全，是豈姑以理之末者，薄責於民，而

推勘入
妙如環語

起用三
氣勢頗有

不使之充其量。以見王化之未周哉。蓋踐履之則屬於外。會通之則屬於心。與其強以理之重者。神而明之之甚難。何若因以理之輕者。遵而行之之甚易。惟使其由理之當然。正使其知理之所以然也。惟不使其知理之所以然。正所以使其由理之當然。而自知其所以然也。且惟其不能知理之所以然。愈不可不使其由理之當然也。欲急之。先緩之。似淺之。實深之。雖唐虞風動成周太和。亦無非卽其所由者。以引而伸之耳。有如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尤足證夫子之言也。後之爲民牧者。其亦知所使焉可矣。

詞明理達題蘊畢宣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義

湖北樊城鴻文書院中學生

劉桂源

農夫服田畝。乃亦有秋焉。否則惰農自安。而餓莩隨之矣。士子坐寒窗。祿在其中焉。否則自暴自棄。而民斯爲下矣。國家明政刑。而大國必畏焉。否則般樂怠教。而是自求禍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示人以求己也。夫人之所甚惡。

輕。反。
致。語。
膚。無。

分。兩。假。
說。福。禍。
整。齊。詞。
不。落。寞。

引。古。作。
證。不。病。
空。泛。

此。假。互。
精。論。意。
警。

而輒欲去之者非禍乎所甚愛而亟欲來之者非福乎惟其愛惡之心切於中故枉已邀福辱已避禍者之比比也而孰知禍福自己求者哉且夫饑饉頻仍民卒流亡而不聞有賑卹之令法制紛紜彝倫攸斁而不聞有修理之舉四郊多故烽燧告警而不聞有備禦之師終至政刑日壞淪胥以亡甚矣其禍自己求也反之則尊賢使能立政教之本省刑薄斂培國家之脉學校以淑民性農桑以厚民生遇變則歌同仇之詩處常則樂雍熙之治美哉其福自己求也是故克寬克仁之成湯竟以七十里昌緝熙敬止之文王乃以百里王湯文之福自己求也桀亡九有以其矯誣多罪也紂失億兆以其固有悛心也桀紂之禍於首陽之下禍也而民到於今稱之福有大於是者乎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禍也而三仁之稱古今膾炙福有大於是者乎然則禍福固無常禍福亦遞變執禍福以論禍福者烏足以語此

措詞整鍊布局安詳

割雞焉用牛刀義

院湖北樊城鴻文書 劉桂源

精到語

面意聖人爲正面在題爲反

剖解明瞭

聖人之道體一而用殊者也。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故君子不器。有器者非君子也。至道無方。有方者非至道也。審此則知割雞焉用牛刀之言。夫子蓋戲之耳。註云。夫子驟聞絃歌而喜甚。故反其語以戲之。確詁也。夫雞物之微者也。雖曰翰音可充俎豆之實。而割之自有其刀。在牛刀大器也。割牛乃用之。以雞而與牛擬。固擬不於倫。卽以雞刀而與牛刀較。亦物非其類。今以牛刀而割雞。則牛更將何所用乎。是則雖非倒行逆施。而大才小用。究未免爲識者所笑矣。且武城魯之下邑也。地不過數十井。人不過數百家。勸業課桑。平獄均訟。齊其賦。等其力。治之之道。斯亦足矣。奚必敬教勸學。俾其家詩書而戶禮樂鼓吹休明。釀成太和之治哉。然而天下無不可行道之地。斯無不堪教化之人。武城壞。

此是實人之反面題
之正面意聖人是

羣山並峙孤峯秀獨似文

致筆老論議鍊透闢

地福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惟禮以節其性樂以和其情子游非好爲是紛紜之治特以要諸大中至正之歸而已况乎夫子之大舉世疑爲莫能容偃之所爲亦所以小試此道示人以易行耳顧吾考之諸弟子之爲宰者多矣冉有爲季氏宰而爲之聚斂子路爲孔悝宰而死於傷勇若仲弓若季羔若子夏若巫馬期等之爲宰雖各有所表見然孰言子游爲武城宰一則得澹臺滅明再則聞絃歌之聲噫嘻其爲聖門高弟也宜哉

前半話題清晰入後從正意着筆不必粘住題面而題義自明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義

上海浦東中學四年級生校

張錫鎮

人之有邪正猶天地之有陰陽五行之有水火也正與邪相處勢必不能相容不相容則有爭心焉正與正相處正者必自附於正以伸其公論邪與邪相處邪者必愈趨於邪以逞其陰謀遇異已則爭遇同志則黨焉釁雖起於毫芒而禍每中於國家天下古今往往然矣非有大學問大識量者鮮不爲積習所移

也。魯論記子有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有以夫。時至春秋。方正和平之氣。
不復見於斯世。朝廷之上。傾軋成風。草野之間。譏評爲事。一言之立。一事之行。
以爲是。則衆口和之。以爲非。則合力攻之。有不服者。則必爭。不能勝者。則立黨。
此後世黨爭之禍。所由亟也。昔晉叔向與行人子員忿爭於朝。師曠曰公室懼。
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而左氏之贊祁奚曰舉其偏。不爲黨。憂患之情。勸勉之意。
至深遠也。而况才德兼美之君子乎。力矯頽風。卓然自立。所謂威而不猛。和而
不流也。蓋君子之品重。君子之量宏。其在上也。以寅僚爲一體。其在下也。視士
類。如同胞人。有一善己之幸也。人有不善。原宥之。勸教之。不敢稍存偏見。蓋持
己端嚴者。其待人多近於苛刻。不爭之矜。所以足貴也。交游廣衆者。其處世易
涉於阿私。不黨之羣。所以爲難也。彼爭名之輩。黨同之流。聞君子之風。亦當知
所自反矣。

明其政刑義

浙江黃巖私立
中學校畢業生

吳秉珩

筆法變
化無法
之病呆

文條亦有
不紊專素
獨制不明
斷

箕子陳九疇之範八政居其一周公制六職之禮五刑有專官古之人所以汲汲於政刑而不敢忽者其故何哉誠以政者綱紀之所賴以張也刑者獄訟之所賴以清也政不明則綱紀既乖賦歛必重譴柚杼其空者有之譴碩鼠食穀者有之刑不明則訟獄不清刑罰必濫殺無辜興大獄使天下之民咸罹罪罟如此而欲免辱譬猶求魚於山求獸於海也欲南轍而北轍願前進而卻行以余至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孟子曰明其政刑蓋告時君以免辱之道欲其勵精圖治也故人君者誠能明其政使政之所行秩然而不亂有條而不紊明其刑使刑之所加咸適其平各得其當將見是者是非者非生者生殺者殺皆決於一己無有參議於其間者亦無有干預於其中奮獨斷之精神而邦本於以固而國勢賴以張矣如此而猶有辱之不免者吾不信也獨惜戰國之君徒知橫征而暴歛深刻而殘賊行一政也往往朘民膏剝民脂以至國用日增

民財日削。行一刑也。出入兩失。輕重無常。罪輕者反加之以嚴刑。繩之以峻法。使有人語之以明政刑之道。曰是政也。非先王齊八政之道也。是刑也。非先王慎五刑之道也。宜損之裁之。然而彼方且自詡爲政之簡。刑之清。以爲非苛也。非濫也。烏得謂之不明哉。洎乎衆怨沸騰。內亂將作。而后悔政刑之不明也。不已晚乎。孟子目擊時艱。因言及此。蓋願列國之君。除苛政。慎濫刑。以爲免辱之本焉耳。

文筆清利氣機流走

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義

浙江黃巖私立
雅中學校畢業生

吳秉珩

一波三折

勤力堅

料敵之可勝而不遽進者。非勇也。懼敵之難勝而不敢進者。非勇也。量敵之可必勝。始無懼之心者。亦非勇也。惟無懼心。不量敵之難勝。亦不料敵之可勝。必進兵必會戰。然後可謂之無懼。可謂之勇士。舍之言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

懼而已矣。此舍之所以不畏三軍而視不勝猶勝也。夫能恃不勝猶勝其無懼。有不待言。推孟施舍之意。豈不以水行不避蛟龍者。漁夫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如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有命。知用。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舍雖不能如聖人之勇。亦不甘讓。漁夫。獵夫。之勇。是以雖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大我小。而舍之心。終不以己之弱而畏彼之強。以己之寡而畏彼之衆。以己之小而畏彼之大。若云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則世俗之論懦夫之見也。豈勇士之行而舍之心哉。是其強毅之氣果敢之心。立於不撓者爲何如。宜其以勇士稱也。

筆無滯機是文之以氣勝者

說類

明德親民說

江蘇松江中學校學生

封章緯

二層括全篇賅
大意

先解明
德

以備二說
駁

明可謂晰
物致知格

大學之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蓋明德之事訖於身。成己之學。大學之始基也。親民之事。起於家。成人之學。聖人之能事也。何則。明德者。受之生。初所謂恆德也。恆德本於天。故無不明。或有不明。皆人爲之僞蔽之耳。故朱子用虛靈不昧。釋明後。儒乃謂實明而虛暗。陽實陰虛。故陽明陰暗。是明生於實。不當曰虛。解之者。反引朱子光明正大。爲明德之言。以易虛靈不昧。而以明其光明正大之德。於天下爲明。明德是皆不然。自德之體。言虛則靈。靈則明。自德之著。言虛則誠。誠則明。火之內虛。故內明日之外虛。故外明。是虛靈不可訾也。若夫光明正大者。自明德之發見。言也外著者也。虛靈不昧者。自明德之本原。言也內蘊者。

解說明

也。二說正未可相易也。是故無善無惡者性之眞德是也。知善知惡者知之良明德是也。爲善去惡者學之功。明明德是也。本夫虛靈不昧之眞而發揮光大。之不爲外物所蔽。使萬事萬物皆湛然於吾前。而以一心運量之。此正大學之始基也。然人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卽同得天地之理。以爲德。則此明德又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同具也。有所蔽。則昏。有所拘。則昧。當本吾所固有。與天下。共有者。共明之。則親民之事起。親新古所通假。而說者必欲引堯典親九族。孟子小民親於下。康誥保赤子。中庸子庶民之義。證爲使民相親。非新之謂。是又不然。親民者終事也。安全長養事爲之事也。新民者始事也。教訓變化學問之事也。能新民而後誠正修身之效可言。有新民而後齊家治平之事可舉。新者對前而言。曰去舊染。則維新之說也。由後而言。曰終自強。則日新之說也。蓋本咸與維新之意。蕩滌其舊染。感化之推充之。使之日新。又新。以明明德於天下。斯聖人之能事畢矣。要之人同此心。心同此德。德卽心。而存明。以學。而致親卽。

一貫氣串如序先後有

顯益證經以

杜証先說引以孔明之秋不字一字由說起褒

明所推民以德而化二者之學體用兼赅本末相應明以親爲歸親以民爲本相麗而不相混也已德未明無以親民之德能親民者未有德未明也能明德者未有不能親於民也是故親民必先明德體之於己則在心身之間雖下學所共知而推之於人則在家國天下蓋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孔子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其卽明德親民之意也夫

剖解入微推闡盡致精到處尤爲賞心豁目

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說

湖南長沙中學校二年級生

許駿才

杜征南序春秋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章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攷其真僞而志其典禮其有不合者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用魯舊史非孔子破字碎句以爲經也乃後之讀春秋者曰夫子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黜周而王魯聖人之意皆存

穿鑿附會春秋自是家
通病以下使三傳驅
翻譯春秋層層本駁

上駁時
褒貶一語
說之字日

諸一字之間。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以爲春秋孔子之所作也。讀公羊者重三科。讀左氏者重凡例。或經有事同而書法不同者。或有事同而一字不合者。則羣聚而訟之。求而不得。則穿鑿之。附會之。勉強措詞。以爲抉經之心。執聖之權。殊不知已失遺經之旨。悖聖人之道。且貽後世之羞也。夫春秋事成於日者。則日之成於月者。則月之成於時者。則時之其或不然者。官失之也。非聖人削之也。世之讀春秋者。多以是爲褒貶。蒙請有以折之。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彊亦遠矣。又何以書日。穀梁曰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蔑之盟不日。則曰渝之。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將以渝之者爲然乎。抑以信之者爲然乎。不可得而斷之。如此類者甚多。此一字之不足爲褒貶也。明矣。成三年鄭伐許。說者曰。狄之也。而是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曷爲不狄之說者。曰。一歲而再伐。故狄之也。然四

上駁之
一伐國
上駁滅國
一褒字
一貶字

駁之上
弑君一
字褒之
字貶一

駁書名
上一
字褒之
字貶一

駁潰一
字褒之
字貶一

讀正明義

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鄭公子喜率師伐許。是屢伐也。豈一歲再伐。則狄之而連年攻伐。則不狄之有是理乎。夫滅人之國罪之大者也。而梁亡弑君。春秋之所誅。而亂臣賊子之所懼也。左氏於晉趙盾。鄭公子歸生之弑君。曰稱君君無道也。夫弑君而不稱君。將何以稱之。嗚乎斯言一出。使亂臣賊子。得以爲口實。其悖義違道。復何加哉。盡忠言而得患。此孔子所以稱比干爲仁也。而洩冶之死。以書名而貶之。死君難忠也。而苟息仇牧。以書名而非之。夫書名與字何與乎。褒貶若不書名。則沒其實矣。王室不綱。強凌弱。衆暴寡。弱小者無以自存。楚人伐莒。莒潰入其三都。不責楚人。貪婪晉國失霸。而責莒人無備。夫楚之於莒。不啻以泰山壓卵也。卵雖堅。其若泰山何。凡此類者。不可勝數。要皆不當於理。悖義與道者也。夫春秋之教也。屬詞比事。其義自見。如桓二年曰成宋亂。以宋督。勿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卹也。曰

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强而威福之柄移也。凡此類者。玩經文自知得失。奚在乎一字之間而後知哉。嗚乎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今之學者。總角而授一藝。白首尙不能通其弊也。惑於是輩之說耳。讀春秋者其知之乎。

貫穿經義隨引隨駁取材甚富筆亦游刃有餘

老子與韓非合傳試說明其用意之所在

校上海澄衷中學
二年級生
丁頤

史記合傳之體。有以類相從者。有以類相反者。有連類而及之者。若老子之與韓非。則以類相從者也。史公曰。韓非治刑名法術。而實歸本於黃老之學。蓋老子雖言道德無爲。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之說實開後世權謀之宗。韓非推闡無爲之道。取與之術。以倡刑名治術。非特權謀與老氏一轍。而學說亦多所因襲。此其歸本於黃老而以類相從者也。試觀解老喻老之篇。其尊崇老氏爲何

又從韓非方面
意用說明
老子從一方得證據

指掌亦義文唐以前學者盛

開口大意即

如耶。有謂韓老異術者。吾不信也。史公以之合傳。職是故歟。

承龍門之說而採證以實之要言不煩少許勝人多許

韓退之與人論文動稱師古說

（湖北省立第二中學校四年級生）

楊蓮

科學之發達國家昌盛之基也。而文辭者則所以闡科學之精華。蓋文辭爲智慧源泉。科學藉文辭以表著。政治藉文辭以宣達。故文辭精深乃能抉科學之真理。促制度於良善也甚矣哉。文辭誠經國之大業乎。是故古今來闡明國學者多注重文辭。於此乃益信韓退之與人論文動以師古爲言之旨大有深意。存乎其間也。請申論之。蓋古人之爲文也。其情遠其理博。其辭奧。萬事萬物無不遜之於文中。而瞭如指掌。自東漢衰學校廢浸至六朝文敝極矣。而又有佛老之說雜乎其間。是時幾無文辭之可言。間有一二華腴杰出之才。競以辭藻相尚。要不過妃青儼白爲聲律。排偶之文不免貽譏浮靡。而唐虞三代之學至此已消滅殆盡。唐興太宗竭力興學。文人碩士極一時之盛。然終不能與三代

究之是竟韓安新者命衰退之爲不文知退誰
說自是彼一亦非其各一耶此起自化倡

兩漢比隆。其後韓退之出。慨斯文之就喪。寄紹述於師古。故其與人論文動以
師古爲言。一倡羣和。致國光揚於域外。文教炳於中邦。而八代之衰。由茲以起。
然則退之所爲文。豈非探天人之奧。關盛衰之理。浩然而獨存正義者乎。今日
者世變。不古思潮。日新學者。輒趨於新文辭。而對於古文。多不能隨事研究。或
且芻靈置之繩。以退之師古之旨。殆望塵不及矣。不有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
之砥柱。如韓退之其人者。起而振厲之。將每况愈下。斯文之所屆。不堪設想矣。
或者曰。文辭宜隨時代爲轉移。方今世界科學萬能。文辭淺鮮。則灌輸知識較
易。苟拘拘於詰屈聱牙之古文。强青年學子而研究之。則科學安有進化之一
日。政治安有刷新之希望乎。殊不知古文者。乃古先聖哲精神所陶鎔。智慮所
涵育。今歐人震炫之新理妙術。我先哲往往於數千年前已啓其緒特語焉。不
詳具體而微焉耳。使能殫心思。竭智力。以竟其餘緒。擗其精華。則中國之學術。
實不難駕歐美而上之。且不獨此也。科學特高深。文辭而資研究。政治亦須高。

大關係重

目劇心怵

深文辭以策優良未有無高深文辭而能發明科學者亦未有無高深文辭而能革新政治者卽就中國之現狀而論以至貧極弱委靡不振之國而能立足於地球上得保其領土者何也徒以數千年之國粹猶有存者使及今尙不能振敝起衰仍復南轅北轍相背而馳則中國國粹將如埃及巴比倫諸國同委塵濁今日所厭棄者不數十年而根本剷絕如此而欲科學之發達政治之改良能乎不能甚矣哉文辭誠經國之大業也醉心新文辭者其亦不以斯言爲河漢歟

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請仍以昌黎文語持評斯文

明道和樂伊川嚴正各多成就說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附屬中學校學生

吳 靜

聖得其全賢偏其

望之儼然聖人之嚴正也卽之也溫聖人之和樂也溫而能厲聖人和樂中之嚴正也威而不猛聖人嚴正中之和樂也兩者惟聖人能集其成後世大儒若

借喻極
妙但見
文之鬆
秀幾忘
退之質
矣

宋之伊川明道。有聖人之一體者也。蓋道之爲物。一本萬彙。孔子一貫十哲。殊科異途。同歸同工。異曲如吟咏。然開府清新。參軍俊逸。如飲食。然吳客蒭鱸。唐僧鵝鷗。如賞花。然淵明愛菊。周子喜蓮。如將兵。然李廣以寬不識。以嚴百川分流。皆至於海。萬峯駿奔。不離一脈。不有光風霽月。不足以怡人心神。不有峭壁孤峯。不足以動人瞻仰。此明道伊川之所以造德殊而各多成就也。夫明道天生完器。質性高明。造德於自然之鄉。識仁於渾然之域。和順中積。則德性寬宏。英華外發。則規模闊大。風輕雲淡。午過前川。想見其樂融融。眸面益者。平生成就。蓋大都在此中也。伊川則秉剛方之氣。發之於踐履而嚴毅。充之於講授而密察居敬以涵養。致知以進學。然而鄉曲小儒往往疑其剛過害道。旣非沂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明道伊川特各取其一耳。是以明道有

敍詩切
貼引

鉉嚴正
語有來

筆法整

水春風之意。亦背明道和樂之旨。不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聖人亦嘗言之。魚顏子簞瓢陋巷。之仁伊川有曾子易簀。啓手之義。明道有安而行之之樂。伊川

來各說
證據

到底不
懈

有敏以求之之功明道有容人接物之能伊川有尊師重道之力明道之和樂弟子既有幸於春風伊川之嚴正門人亦無苦於立雪雖造德各異而其所成就皆近在己身遠在後學大程小程其揆一也且二先生受業濂溪志同道合特賦稟之略別耳伊川嘗自言不及家兄其心何嘗不善和樂明道嘗言尊嚴師道者吾弟其心何嘗不慕嚴正王介甫之論學明道斥之以捉風其和樂中何嘗無嚴正張思叔之詬僕伊川告之以忍性其嚴正中何嘗無和樂世俗弗察至謂伊川明道背道而馳孰知和嚴并濟輔車相依不和無以明聖人之可親不嚴無以顯聖人之可畏然則二公之所以大同大異者天固使之曲全大道也

平正通達引喻交互兩處尤爲出色

四民首士說

江蘇省立三年級生 中

楊春申

人類之生活各自爲謀而互相依賴者也衣食也器具也農產之工製之而商

拍轉正

士貴第一層

士貴第二層

土貴之可

氣足神

然吾國古時定四民獨首乎士

士者有賴於農工商而若無利於農工商者何

獨貴之歟蓋士雖不與農產工製商販然欲農產之良工製之精與商販之發

達皆士教之也農爲農工爲工商爲商各安其業無擾害者賴國家之法律之保護也法律士定之也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勞心者士也勞力者農工商也士與農工商互相依賴安得謂士無利於農工商乎勞力爲賤勞心爲貴此四民之所以首士也迨後世爲士者專重文字而不講農工商之學於是士爲士而不知農工商矣是則竊士之名而失士之實矣迄今科學發明農工商之中各有其學於是農工商之中亦各有士焉而所謂真士者處今之世而益見難須具農工商之學而融貫之庶不愧爲士亦不愧爲四民首矣

欲尊重士之資格須增進士之學識決非咈嘒之徒所能冒濫斯文清

言娓娓足使士類憬然自覺

者然士來混合說
可稱貿易見益

思士者蓋

自命爲

之

拍轉正

士貴第一層

士貴第二層

土貴之可

氣足神

然吾國古時定四民獨首乎士

士者有賴於農工商而若無利於農工商者何

獨貴之歟蓋士雖不與農產工製商販然欲農產之良工製之精與商販之發

達皆士教之也農爲農工爲工商爲商各安其業無擾害者賴國家之法律之

保護也法律士定之也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勞心者士也勞力

者農工商也士與農工商互相依賴安得謂士無利於農工商乎勞力爲賤勞

心爲貴此四民之所以首士也迨後世爲士者專重文字而不講農工商之學

於是士爲士而不知農工商矣是則竊士之名而失士之實矣迄今科學發明

農工商之中各有其學於是農工商之中亦各有士焉而所謂真士者處今之

世而益見難須具農工商之學而融貫之庶不愧爲士亦不愧爲四民首矣

說我

江蘇省立第三中學
校一年級生 中 巍世芳

筆力矯

錄語極簡

天下無可恃者也。以爲可恃有失所恃者矣。非失所恃也。其恃也求在外者也。欲可恃而百無一失者莫我若矣。何則？我有主者也。我有權者也。以我制我。以我勵我。有阻我者成之者我。有遏我者奮之者我。孔子曰：從我所好。孟子曰：求在我者也。以天縱之資。亞聖之才。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其爲學鞭辟近裏。着已如此。宜乎匹夫而爲百世師也。今之人則不然。稍有片長。卽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舍我而求悅於人。恐譽我者旋而毀我。榮我者未幾辱我。我不自重而人愈輕我。我不自尊而人愈卑我。獨不聞孔子之言乎。曰知我其天。又不聞孟子之言乎。曰舍我其誰。聖賢之自尊重也。如此夫天之生人也。與之以健順五常之德。聖賢非有餘。庸人非不足。彼蚩蚩者舍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役役焉而求諸外。果何爲者耶。

魄驚心動

清矯拔俗不蔓不支

說恆

上海澄衷中學
校二年級生

丁 頤

以借喻
起便無
病質實之
語皆圓

精神亦有
語亦

反振一
闡繩亦

闡一開
足極爲語
篇之警一充
氣

溜能穿石。綆可斷幹。古語所稱。洵不誣矣。夫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所以使之。然者漸也。爲學之道。何獨不然。古之人。一意孤行。冥情獨往。精誠之至。金石爲開。其成大事業者。吾無論焉。卽吾人束髮讀書。若藝術。若文章。苟非殫精竭慮。而或作或輟。一暴十寒。必至一事無成。而後已。然則進銳退速。誠爲學者所宜深戒。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豈鬼神之力耶。極精神之力也。是故學不患其無成。而患其無堅毅。不拔之精神。苟無堅毅。不拔之精神。則雖有發憤爲雄之念。而不數日間。厭倦漸生。遂萌苟且偷安之故態。此豈可與言學哉。夫舉一事。治一業。莫不有順逆之兩境。相間而至。若不持之以堅貞。則必爲逆境所摧折。而永無成就之一日。雖謂其終身不遇順境可也。苟能百折不回。則小逆之後。有小順。大逆之後。有大順。久之久之。何微不入。何堅不剏。雖謂其終身不遇逆境可也。然則學問事業。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當其

出題末點
如畫龍點睛

任者難易云乎哉。有恒而已矣。

熟語奔赴腕下不須雕琢爲工順逆二說尤足使人驚動

說勤勞

山湖北省立第一年級生

王世範

點題已出成語直如運用成語

某鄉農者喜種樹五穀歲得穀數百石麥稱之於是其富比季氏農者卒其子繼之未暮月大田蔓草叢生弗顧也歲餘荒其半又歲餘盡荒其家遂貧后稷過而問焉曰是何昔日之穰穰而今日之蕭蕭也其鄰之老者曰以稼問其故曰昔者農者之耕稼也地有稼廬稼廬有守拾糞土以爲禾稼之肥料不蔓不草不乾不濕其耕也疏密有行五穀分晰畝頃有法開通溝道隨時灌漑相地之宜調其性質稠則去之缺則補之不使有不均也去其蟋蟀螻蛄除其螟蝗蟲賊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夏不至受旱秋不至遭水久旱而不苦雨澇而不萎勤勞而已矣別無他道也於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按四時而得其利益千倉

轉一筆反

可爲太息
景象蕭索
而象蕭索
筆應紛筆
勤收甚利

正寫利
來致筆

而慶其年。家呈豐享之象。人免厚亡之譏。今其子則不然。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稼廬不治。燥濕不調。不時灌漑。不除草蔓。而禾稼不能勃興矣。及其久也。强鄰侵其田。而不知盜賊竊其禾。而不禁牛羊。躡躅於白日。鼠兔侵食於昏夜。燕雀也哉。嗚呼。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晏。不事操作。故一至於窮且匱也。后稷聞之。慨然曰。吁。宜其敗。

但就農事着想舉一可以反三。運筆遣詞饒有古氣。

說習慣

江蘇省立第七中
學校二年級生 曹 杻

昔墨子見染絲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蓋所入者變。故其色亦異。人之初生。猶素絲之未嘗染也。卒至或爲聖賢。或爲豪傑。或爲姦慝。或爲盜賊。猶絲之。或爲蒼。或爲黃也。絲之爲蒼與黃者。染於色。人之爲善與不善者。染於習也。習染於善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而後一言一行。莫不處之以理。

寸語切語極為選用分合有分

持之以正。習染於惡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聞其臭。而後一言一行。莫不悖乎道義。離乎禮法。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誠哉言乎。夫一人之習慣。如是。推之社會之習慣。亦罔不如是。如廢科舉。本善舉也。而人民毀謗之。如傳佛教。本迷信也。而人民崇奉之。又如女子之放足。男子之剪髮。亦人民所不樂爲也。而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安之若素。無更新進取之心。是皆耳目所濡染。習慣所牽制之故。我國家之不能進於文明極點者。非一端。而制於習慣亦其一也。我國民豈可不思。有以轉移之哉。

清機徐引是正少年進境時也

爲學當崇實際說

上海浦東中學校四年級生

宓汝卓

實際之義。有二。其一曰。凡所學務爲社會所需要。不切於實用者。則擧委而棄之。此種學以致用之說。至近世紀而大昌。蓋物質文明發達過度。人類生活程

人意中所有
人筆下所無

語實所理深
語文云精義
切中真等可入
斯贈以贊理深
假前說病尤有
段切前弊落筆
承文反用中錯致

度提高。各種學術文藝初尙能超然於經濟範圍之外者至是亦爲經濟勢力所侵蝕遞化而成職業夫旣蛻化而成職業矣則未有不講致用者故處今日而談學以致用實趨勢使然此幾爲人人所共曉無待作者之贅述次言第二義。作者以爲爲學之道首當撇除一己之成見而虛心以求真理次當屏絕虛擬妄猜求實驗以核所學之眞僞少談論多研究少發表多探討用邏輯之方法以抽繹所學之精義本科學之精神俾所學得有澈首澈尾之瞭解有系統而不致零亂必深入而不至淺嘗也非然者成見足以蔽真理虛擬妄度每致誤入於歧途高談闊論徒足以長虛驕多發表輒易引起好名之心且非用邏輯之方法則不能尋出書中之綱要無科學之精神則對於所學必不肯作嚴厲之考核如是而欲望學之日進也是何異緣木以求魚哉故曰爲學必崇實際。

第一義說爲學之用第二義說爲學之體深切著明文亦語語道着實

際

無以學術殺天下萬世說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學生

吳乃滔

起用三
奔放文勢

切引譬俱
點題

嗚呼。教育淪落人道。消沉酖毒綱常。芻狗禮教所恃。以正人心。維風俗者。非學術乎。曲說異端。鳴儔橫議。裂冠毀冕。正誼淪亡。所恃以息羣邪。保聖道者。非學術乎。工業苦窳。農林荒蕪。物質消亡。民生困苦。所恃以救貧弱。基富强者。非學術乎。是則學術之於天下萬世。猶車之有輪也。舟之有舵也。其關係不綦重歟。雖然。吾謂學術猶藥也。有是病。用是藥。無不回春者。否則。有害生命者矣。此其說。蓋嘗讀崔清獻公座右銘。而得之。其言曰。毋以學術殺天下萬世。夫漢書譏崔光爲不學無術。宋史譏杜暹爲少學術。是既謂之曰學術。則非誣民惑世者也。非索隱行怪者也。非片長末技。無當於發明者也。藥無貴賤。已病則一學術。無精粗。治國則一世。豈有殺人之學術哉。然而是在以之者。何如耳。治病有良藥。而世不必皆良醫也。治國有學術。而國不必皆良相也。由是而殺天下萬世。

如擒縱自

者比比矣夫能左能右之曰以以之而不當猶庸醫濫用其藥而殺人也是故周官一政體之學術也姬公以之成周室郅治之隆王莽以之而殺其民矣申韓一刑法之學術也武侯以之奠蜀漢開國之基荆公以之而殺其國矣黃老之學術尙於漢晉人以之流爲清談而五胡之禍華夷互殺矣訓詁之學術盛於漢宋人以之仿爲經義而八股之毒文人自殺矣是豈學術殺天下萬世哉以之者殺之也或曰兼愛墨子之學術也爲我楊子之學術也清靜寂滅佛氏之學術也兼愛無父爲我無君孟子闢之貶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韓子絕之其毒殆甚於洪水猛獸是非殺人之學術乎而非也此邪說也此異端也而不足以名學術也學術有精粗精者足以治國粗者足以利民上而聖主名卿下而士農工賈無不有學術以濟之顧視以之者爲何如耳唐子西曰藥無高下要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復何補然哉然哉而惜乎侈言學術者多未置清獻公座右銘也

以譬喻樹一篇之骨握以字通全局之神腹有書史筆具鑪錘可稱傑

作

說宗教之害

校二年級生 中學

白耆齡

說明害處

推進一層以窮害

太古時代。渾渾噩噩。遇自然之事物。不察其所自來。則舉而委之於神。崇拜之奉祀之。於是爲之上者。藉神道以約束之。而宗教起矣。宗教者。本愚民政策之一種也。爲害之大。莫可言喻。吾人之身體。本可自由也。吾人之性靈。本極活潑也。而宗教家。則束縛之。桎梏之。焚香祈禱。諷經誦詩。日以爲常。寶貴之光陰。荒棄者。實不知凡幾。進取之志向。衰息。利益之事業。停輟。不惟此也。輪迴之說。倡自宗教。申言之。升天堂者。何人。入地獄者。何人。怪誕無稽。淆人耳目。聽人羣之大害。國家之隱憂。是不可以不剷除也。且夫宗教之爭。無時無之。同室操戈。殺人流血。非以國仇。非以公敵。愚莫甚焉。昔秦始求神而咸陽之宮火。梁武佞佛而侯景之變。逼釋迦言慈悲而印度亡耶。教主博愛而猶太滅。回教號清真而阿。

證引
鑒

刺伯微弱是長宗教者尙不能獲福而免禍而况他人乎尙不能庇護其母國而况異邦異族乎氓之蚩蚩羣焉趨之亦不值識者一笑矣。

破除迷信識力俱到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說

上海澄衷中學校
商科一年級生 林正綱

透語極澈

無病商場
遺抉盡弊

夫欲爲大商大賈者必不出乎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法。如爲小本經營者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法結果無有不爲大商大賈者也。見市面稍落衆皆思脫手以免後患而我則以賤價收藏之成本既輕及至人需要爭購之時人皆乏貨而我獨有之以應人之急需人皆樂買我貨所收之利必厚無有不勝人者。也有蠢蠢者見市面稍漲則爭思捷足先登欲取之以獲厚利不知天下事盛極必衰當時觀之其勢炎炎若有莫大之利益存焉然貪利者多爾取之我奪之一唱百和爭先恐後迨其後也互傾互軋更相嫉妒由是其物明明爲有利益之物亦將因先之爭取而後致失利矣是以人之行事貴乎自抱宗旨其

棄也。有道其取也。有法絕不因之人棄取而我附和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爲商者所當深加省察者也。

理明詞順語意都到

我國自古以同居爲興家之本今則多主張分居者試審現在之社會狀況究從何說可使家業發達

山西立第九中
學校三年級生 郭兆祥

將謂同居不可興家。若同居者皆能勤儉盡責。其家何嘗不能興。將謂分居可以興家。而一家之內咸怠惰妄爲。其家亦何嘗能興耶。然則家之興與不興。是在人能獨立與否。何關乎同居分居哉。顧同居分居既曰無別人又何樂而主張分居耶。此其中蓋有至理焉。人之同居往往互相依賴。此忌彼妒不理家事。如此其能興家者誠屬罕覲。若使分居則爾爲爾我爲我我不謀自立則不能供我之生活爾不謀自立亦如我然人旣各能獨立猶謂其不能興家吾不信。

的一語破
的側重分
居仍顧定獨立

也。彼歐美各國。父財不給予者。意卽此也。然則分居雖較勝於同居。而能便家業。發達亦在人之自爲耳。

握定自立宗旨。透過題面。一層中權側重分居。亦以促進自立較近耳。語皆切實理極正當。

學校校風之良否。以學生有無自愛心爲轉移說

山西省立第九中
學校二年級生

狄龍光

一校之中。既。有。校。長。爲。之。模。範。職。教。員。爲。之。引。導。而。爲。之。學。生。者。一。事。之。作。也。宜。按。乎。理。一。事。之。行。也。宜。合。乎。則。功。課。不。離。其。身。道。德。時。抱。於。懷。何。有。校。風。良。不。良。之。分。哉。不。知。校。長。職。教。員。者。特。可。以。範。其。行。而。不。可。以。範。其。心。特。可。以。察。其。顯。而。不。可。以。察。其。微。良。與。不。良。之。分。非。視。學。生。之。有。無。自。愛。心。爲。轉。移。耶。如。校。門。之。設。門。役。則。所。以。制。其。濫。出。也。然。越。牆。而。逃。走。者。有。之。自。修。室。之。定。規。則。即。所。以。戒。其。怠。心。也。然。喧。譁。而。遊。戲。者。有。之。如。此。行。爲。校。長。職。教。員。雖。爲。之。模。

創切語

本地風
親說得
本諸

力。生。身。體。
也。行。

範引導其如學生之不自愛何故吾等學生既負受教育之名卽宜各守校規
克勤克苦非禮之事不聽非禮之語不言斯校風不期良而自良矣願吾少年
各自勉旃

不矜奇不立異說得題蘊無遺誠屬不可多得

貓捕鼠說

上海澄衷中學
商科一年級生

莊啓豪

星期無事余方溫課以免遺忘忽有一物自足面躍過俯視之見一獸形似虎
目光炯炯逐一小獸蓋貓捕鼠也轉瞬間已爲所得余乃歎貓之靈敏也夫人
之蓄貓所以備鼠患也鼠毀人物而貓亦有時因竊人之食而毀人之物是貓
之患無異於鼠而人何爲於貓則蓄之於鼠則除之蓋貓之毀物偶也而鼠之
毀物常也偶則出於無心常則本於有意無心可恕有意不可恕也貓鼠云乎。
哉。

張湯劾鼠當不過是結語尤含蓄不盡

穿籬菜說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學生龔國鎧

說明題

脫沙正飾部廣着從二出客來陪想籬解爲語掩之推字

著筆高超獨標眞諦洵文入妙來時也

翅含芥粉距耀金芒。固寥寥然一司晨之雞也。香根紫翠。軟莖青黃。固菁菁然籬邊之菜也。以司晨之雞名以穿籬之菜。無乃不倫乎？曰：是有故。蓋雞本三牲之一。人常食之。固無可異。名也。乃有沙門之僧。以雞供饌。而不能直稱之。曰：雞以犯殺戒。爰雅名之曰菜。穿籬者。以雞常好於竹籬角畔。穿越而行故也。或曰：穿籬者。筍耳。當仲夏之際。猛雷乍驚。而籜龍金甲錦綳。出籬然。則穿籬菜。以名筍。亦何不可也？余曰：如子言。則奚止筍也？彼今世之人。於茶肆酒樓之中。輒曰：食菜。而其所食者。皆東廚北海之珍玉膾金齋之美。豈真能甘於菜根風味者哉？不過以菜而概稱各式美饌耳。則又何傷於僧之名雞也耶？爲作說以明之。

記類

直隸第十一中
栗笑酒
學校一年級生

遊淮陰侯祠記

當地來設祠及之
明址簡

壯文情悲

獲鹿縣西五里。土門村。有漢淮陰侯祠。昔日伐趙壁壘於此。故土人立祠祀焉。祠介於抱犢海螺兩山。泜水流乎其前。殘碑斷碣。莫可指數。自經縣令劉嘉祥重修。斷石皆湮沒無存。而其豐碑屹立。有字可讀者。凡四十有一。係宋至正元祐。明正德。成化。弘治。嘉靖。萬歷。清康熙。乾隆年間。名人名宦之所立者居多。雖鐘室之慘千古同慨。而其豐功偉烈亮節英風。猶足動後人之流連。憑弔慷慨悲歌。蘇子云不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大丈夫之功名。當如是也。余辛酉暑假客居鹿泉。兩遊其地。由今思昔。低徊不能去云。

憑弔英雄流露壯志。讀之令人氣盛。

婁縣卞公祠堂記

江蘇松江第三中學校三年級生

瞿逢澤

此段總冒氣盛
宜言

此略兵督賊極勢兵此氣此邑如象之危婁景

夫致身者臣子之心莫難於徇義崇祀者國家之典尤重夫褒忠士君子矢志安民捐軀報主生不愧一時之傑沒自爲百世之神而况橐筆從戎鳴琴辦賊以三千之白棓當十萬之黃巾與城並亡閭室俱燼如前婁縣卞公者其氣節尤爲烈矣宜馨香有獨隆焉公諱乃繩號小雅浙之歸安人於清咸豐庚申攝篆婁邑時則省垣初陷陸地皆沈符離之師已潰於外睢陽之郡獨當其衝風鶴時驚室家遷徙霜猿夜叫士女流離公乃罷塚自憑犀軍共督激蜀軍斫地之氣乞吳將叫天之靈幾欲生擒封豕陣馘妖狐無如成敗係乎天心衆寡關乎人力鴟鴞萬騎競逐旌麾貔虎一軍難鳴刁斗遂至烈成橫草骨殞飛沙忠肝誰瘞刻木爲鮑信之頭碧血空埋鑄金作楊愔之眼吁其慘矣夫以公熟嫻將略深得民心仰之者若神明愛之者如父母苟有白狼之部聽其指麾或憑此敍兵敗身陷此絕援用反文情無此悽惻存骸骨此言絕

必於擬掉堂點出祠

兩後層退無氣之病重筆陪

點出太和山

斯厄嗟乎。張巡以還。覩斯氣節。余闕而後同此。芬芳既殉。馬革以無違。宜受牲牢之永享。距公之歿數載。邑人乃建祠以祀。式崇輪奐。追報薪槱。星霜時奠。以脯脩腰臘。恒陳夫筐筥方之蜀道之私祀。孔明桐鄉之致祭。朱邑古有是事。今克追踪。夫蔣帝尙爲尊神。欒公且成鄉社。以公忠勇。何愧烝嘗。是用仰讀豐碑。肅瞻遺像。帳畔之弓刀。自動恍聞。殺賊之呼。座中之俎豆。常新總是報恩之舉。

聊述數語。用告來茲。

聲情悲壯氣勢流行

春日遊太和山記

閻振綱

山西省立第九中
學校二年級生

隰城羣山環峙。皆足以活潑身體。舒暢精神。然最適遊觀。並能激發吾人之志。氣者實城北之太和山也。吾友秦君勸余遊者再。祇以功課繁多。不果行。今值春假。師長命遊斯地。是日也。天朗氣清。春日融和。教員率學生等魚貫而出。歷南關穿隰城。商工孺婦接踵來觀者絡繹不絕。已而緣紫川前進。遙見峻峯突

妙語警人發揮盡致

然臨其前者太和山也。抵山麓稍憩。旋尋坡而上。道皆砌石爲磴。其級百七十餘。陡峭幾不可登躋。其上風景絕佳。廟貌巍峨。佛像偉然。雞犬鳴吠於庭前。燕雀啁啾於樹上。俯瞰山下行。人與岸石同小。仰視天空。羣鳥與浮雲共飛。縱目遠眺。正如一幅錦繡。河山則見。夫崗陵層疊。衆禽盤旋。烟靄時有時無者。山間之朝暮也。縈繞如帶。碧色如天。流聲潺潺。不舍晝夜者。紫水之波濤也。樓閣聳峙。星羅棋布。雉堞雲集。屋舍森然者。隰城之建築也。傴僂提携。負戴大道。往來不絕者。隰人之耕作也。對斯景也。不禁追慕太史公行天下。東坡公遊四海。而其文均疎蕩縱橫。又不禁羨農夫之勞動。出作入息。嘯歌自得。猶有堯舜之遺風焉。於是梳流枕石。恍若箕山。穎水之遊。徘徊而不忍去。旋與同學輩。摘花木。窮萌芽。悟植物生長之理。持山石。攷形狀。悟礦物種類之別。古人云。無地不可學。無時不可學。誠信然也。時許教員令整隊。遂降山而尋故道。又見芳草如茵。麥苗青青。咏歌而歸。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概。觀者無不嘵嘵稱善。茲以游一層。脫胸襟。想此謂此負此。

歲月易更。記憶頗難。雖欲置之不顧。誠恐日久遂忘。乃執筆記之。以備後日觀覽云。

寫情寫景面面俱到可稱文壇健將

春日遊太和山記

山東省立第九中
學校三年級生

劉國樑

山點妙太和

辛酉二月二十五日。天氣清朗。空氣新鮮。余與諸友人整衣冠攜食物而遊隰城北之太和山。旅行事也。及踰北關。見柳葉舒放青青可愛。圃人治畦。井井有條。農夫之作無稍或懈。未幾傍一村落而行。窺其老幼。乃熙熙相樂。噫。誠有太和之氣象矣。片時即至山麓。登砌石而上之。見翠柏繞其周圍。清流經其北麓。他山雖聳。燥若焦土。是巒雖微。秀如太華。暨入殿內。則神像之偉。世所罕有。畫工之妙。曠世無兩。設使愚夫愚婦。至斯一覽。未有不心驚神駭。自勵自惕。而除惡遷善者也。故附近之民。安俗樂業。似有葛天氏無懷氏時之景象。誰謂非是。山之神所致哉。嗚呼。國家之立梵宇也。豈真謂神靈赫濯。便人事之哉。實補教

化之所不及也。余因之有感矣。故爲之記。

語意精湛

秋日遊墨江記

廣東始興中學
校一年級生

凌震寰

點出墨江地址

正大感議論
即景生

余於秋月某日適值星期。承三五友人之招。相約出遊於墨江沿岸一帶。斯時天氣晴和。秋風嫋嫋。令人精神爽悅。心曠神怡。瞻對岸之雜樹。有葉皆黃。睹墨水之如鏡。其清澈底。其中遊魚往來。歷歷可數。上下二橋。行人絡繹。蓋太平墟在始興縣城之南。而墨江又環繞此墟之南而下。沿岸皆村落。流至口江而與南雄湞江混合焉。夫湞江濁水也。墨江清水也。清水與濁水相混。則變爲濁。而不能清矣。噫。何異世人之與惡者相交。久之亦變而爲惡也。昔墨子見染絲而嘆曰。入於蒼。則蒼。入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吾觀墨江之與湞江混合。殆若是矣。世之不擇而妄交者。當以墨江爲鑒焉。斯可矣。同行諸友深善吾言。因退而記之以自警。

前幅敘事圓勻後幅因物寄慨小中見大其鞭辟入裏之談可作座右
銘觀非僅作遊記已也

黃梅山記 仿小石城山記

中江蘇無錫省立中學校學生

王志明

然此仿不無一
耳方體妥一
自得貼字

自斗山道口徑東逾夾嶺而下有數道其在西南者均邁遠而無窮其一在東而少北者不過數十丈路錯而壑離有山當其垠上有祖師土地等廟其前過小峯有石衡焉窺之如溝投以小石磔磔有聲其響之烈回應於他谷徐步可上望甚遠無土壤多生梅樹美枝益奇而高其疏密俯仰類智者所施設而山之名抑因是而標也噫吾疑宇宙間之奇觀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惟怪其不爲之於高聳疊嵐之堠麓而列是培塿丸泥之梅山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異是固奇而無用造物者倘不宜如是則因奇而不涉俗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堠之北少人而多山山固靈怪矣哉

收語亦
如已出

不凡者自有不凡之作。仿古得體，尤非致力古文者不辦。

遊抱犢山記

直隸第十一中 栗笑酒

敍得名

敍形勢

抱犢山獲鹿之名勝也。奚以抱犢名得諸？父老曰：有田可耕，山路崎嶇，犢弗能自上，故名。山之中肥田膏壤，百四十畝，有奇石起四圍，如營柵然，故又名抱犢寨。昔韓信東征，登壁望趙，即此地也。入山之道，上有南北兩門，以石築之，俗呼

爲南北天門者也。余從山陰徐登，繞山腰西南行，折而東北，入北天門，一望平

敍古迹

運古入

神發高眺

力健勁
風致閑

坦農夫徧野，叱犢之聲盈耳。四隅壁立，東南最高處，有韓信破趙時樹大纛遺趾。迄今二千餘年，古跡猶存。余徘徊其旁，思淮陰之功，而歎其不終。左城郭右鹿泉，萬家人烟，輻湊雲集。東望正定樓塔，俯視滹沱之奔流，而蓮花海螺牛坡九里長壽諸峯皆出。履鳥之下，蒼顏秀壁，崖崖亭出，怪石奇峯之狀可坐而觀也。山有金闕宮，尊提庵二寺。其北則金闕宮在焉。古柏四株，翳雲蔽日。道士高香圃，出藏酒待客，意甚殷。把酒臨風，極一時之樂。始信古之人好作名山遊者。

良有以也。飲既畢，出南天門。羊腸曲折，較北道尤難。沿石尋途，目不斜視。懼墜也。山腰有水簾洞，門已扃，不入得止。見洞口磁穴，守寺黃犬而已。循循東下，到蓮花山陰，回視抱犢山巔，則高在雲霄矣。穿蓮花峯，腰而歸，力極而息者數十次焉。辛酉六月七日，同遊者冀縣寇樹聲。

工於描寫險峻，其敍憑弔瞻眺處，神似東坡超然臺記。

近郊遊記

奉天通化中學
校三年級生

初德順

從反面
秀整筆

撥轉正面
空泛不正

引古作
遠遊卽爲證

古之所謂純學之士，必遊心於詩書之圃，遊目於道德之林，風雨蘧廬，星霜竹簡，固有面壁十載，下帷三年者矣。遊胡爲哉？然而藏焉學也，修焉學也。遊亦學也。觀夫昆蟲草木，俱足補我動植之知識。山川遺蹟，無非益我史理之觀察。古人臨流賦詩，登高作賦，每覽名山大川，而豪情頓舉，文思遽增，有以哉？此孔子遊於宋衛，陳蔡孟子遊於齊魏，膝薛明祖遊於光固，汝穎雖宗旨不同，而其智識練見，聞廣有得於中，則一也。辛酉孟夏之杪，值日曜，踐知已郊遊之約，由東

遊實郊
景多着語
畢現情無
折上筆
顧一筆
現景畢
進退不文
用筆去筆
前於筆是
者進以退
後題是遊
題沾着之能
一撇一筆是
筆是題沾
者於不後題
者沾筆前

門出而玉皇。山而龍泉。洞而北山。而南江。斯時也見有犁雲鋤雨者焉。見有叱犢驅羊者焉。又見有結網垂綸者焉。山明水秀。心曠神怡。近郊之遊誠樂矣。獨憾遊於近郊而未能如古人之遠遊耳。然而古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巷。蓬蒿沒戶。而志竟充然。有若囊括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旨哉言乎。果其心與物化。生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几牕。固不必目遇之而後色耳。得之而後聲也。由此觀之。不遊可矣。又何論乎遠近。然而吾心尙不能不遊也。

文筆轉折變化敍事少議論多不落尋常遊記俗套

隨適軒記

福建浦城中
學校學生

張堯德

隨適軒者。徐子穆如讀書處也。穆如性灑落。博通經史。不慕榮利。有高士風。就所居書室。重新佈置。顏其名曰隨適軒。軒廣可數丈。中陳案一榻。一琴。一棋。一几。椅共六。書架凡五。卷帙數千。文房四友悉備。北有窗。窗前植灌木數本。終年。

在目前如佳景

興趣益

獨醒衆可勝嘆曉

常綠外臨原野。銜遠山襟長流。蒼翠之色景象萬千。每遇佳節良辰。輒與朋儕暢聚軒中。舉杯相屬。酒興既酣。則各尋所好。以自遣。或鼓琴絃聲。錚錚然。或圍棋子聲。丁丁然。或咏詩吟聲。朗朗然。或作書習畫。硯聲墨聲。橐橐然。聲聲應和。其樂融融。誠隨意之所適。亦閒居之勝概也。余因之有感焉。士生斯世。首貴心清。心清則俗慮消。不凝滯於物。故君子蓬戶甕牖。可以忘情。簞食豆漿。亦足養性。况風景殊絕之軒乎。惟心濁者。志易遷。伺候於公卿之門。供奔走。受驅策。風塵僕僕。雖有幽雅之境。而不暇一朝居。又烏足以言隨適耶。嗟乎。世風不古。道德淪胥。其能棄功名如敝屣。視富貴如浮雲。卓然自立。不爲外物所移者。匪斯人其誰與歸。

恬淡之氣足以盪滌塵襟佳構也

觀池魚記

河南固始中
學校畢業生

曹昭鐸

斗室之外。有小池焉。不方不圓。亦斜亦倚。上有垂楊一株。野草數叢。余於讀書

仁能格物進惟一層才少

詩然仁者之言

之暇緩步池側忽見小魚數尾出沒水草間若畏人狀倏忽出入遊泳自如余顧而樂之佇立忘倦於是每值稍閒輒臨覽焉久之魚若有相親意聞咳嗽聲卽出遊於水面不去余因之有感焉夫萬物一理也羣生一性也人與物相依物與人同情人不加害也物何避焉况此魚也得氣之清承天者厚不得於風雷大作之時爲鯤而噴浪於江湖化龍而噓雲於霄漢徒以一寸二寸之身溷迹於勺水中斯亦悲不自勝矣苟一旦遇有相愛者時臨觀焉或亦知已難逢願爲之死又何驚避爲時有垂竿投餌者余爲之言曰爾毋物詐物勿爾虞去相殺心化機自舒執竿者乃望望而去

深於愛情故有觸卽發讀者當知其命意之厚不僅賞其文字之佳也

平盆立菊記

江蘇歸則女子中學校學生

殷俠英

大語冒意見

凡物假人力以強爲之而不能保其天然之風姿致遏其天性喪其精神此有志者所深痛也古人之於菊喻爲隱逸以其經霜不凋不與羣芳鬪豔故可供

實寫題面一筆亦是縱筆，是縱筆即容筆，即擒筆。是擒筆。

賞玩可壯秋色也。我校校長歌東籬之采。采萃老圃之秋容。凡黃英粉瓣紫蒂墨莖玉筍仙葩石崖新種無不畢具裝之以盆扶之以竹供以烏皮之几別以牙牌之字幸運哉菊花也。然而盆中之菊猶之籠中之鳥池中之魚遏其生育阻其天機人雖足樂其如菊之失其本性何而園丁又矯揉造作研其正枝養其旁條壓之使短不令發育謂之平盆又抑其近土之小枝使之叢集如林而以鋁絲縛之者謂之立菊人以愛之甚故護之勤然余竊有疑也古人不尙春華務爲秋實意果何取乎蓋菊有五美凌霜兀立非如爭妍鬥豔者之稍經挫折卽呈憔悴可憐之色宜隱逸者之所引爲同心也然以見愛之故而失其天性則反以愛爲苦矣蓋物之失其天性則其斃也速今以愛菊之故而促其生命数可乎吾願愛菊者勿再以平盆立菊爲美觀而縱之於地以全其天以養其性則菊之受賜多矣其可以幽人之癖而供我之雅趣致賊其天性而不顧乎昔龔定盦關館以貯病梅吾欲廣關園圃以貯天下之病菊矣

命意超脫用筆尤縱操自如

記義牛事

江蘇省立第三中學校三年級生 葉 傑

再以繳足一筆之次，盡然象從斯古傲然。

謫然仁者之言

有薛孟嘗之風，淫婦不若生矣。弟誠畜有矣。

陳致和者，河南汝寧縣人也。性仁慈，業耕種。有弟致秋，夙同居，爲人尖險殘忍。非乃兄比也。蓄一母牛，恃以耕作，歲且產犢，頗資其利。迨年久力衰，既不生育，又不任勞。致秋欲售之屠家，以得其值。其兄力爭曰：「此牛有利於吾家不少矣。」記有之曰：「敝帷不去爲埋馬也，敝蓋不去爲埋狗也。彼卽以老殘而斃我亦當。」初不之許。而致秋日於家庭之間，肆其喧擾。兄不得已，遂析居焉。於是良田美地悉歸弟。有最後及牛，兄乃折價於弟而留之。自是手足之誼益漠然矣。致和之妻有姿色，而不安於室。致秋通焉。時致和雖未之知，而彼叔嫂終不能無顧慮也。乃計議毒之。一日，致和適他出，其妻竟實行其密計。迨歸，婦假奉饌於致

人知德報物亦報

和方欲下箸。牛忽破牢而出。伏地哀號。一若欲主人之勿食者。致和奇之。乃將饌飼犬。犬立斃。亟鳴之官。縣宰李公立逮其妻與弟鞫之。無狀。乃併牛而審之。牛至公堂。作跪伏狀。鳴之哀。詢以置毒藥者。是否彼叔嫂牛領之。於是嚴刑訊問。始廉得其情。竟按法懲治。後牛以病斃。致和爲之葬。之人咸稱之爲義牛塚。云。

葉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秉五常之德也。然觀於此事。彼叔嫂二人。尙得謂有人之心乎哉。既忘分以通姦。又協謀而欲殺兄。眞犬彘之不若矣。致和不幸而有是婦。并有是弟。然尙幸有是牛。以解其禍。不可謂非天之報施善人也。

筆能曲達事情。論亦簡潔妥當。

記寶盛銀樓遇驅事

江蘇浦村

張家豹

浮雲片片。時作奇峯。如火紅陽。亦殺其熱度。揚州多子街發生新聞焉。寶盛銀

處獲報之變。家庭亦於物類哀矣。

富貴足以動人
知此意深着驕之

此處過

死孩空作僕

樓爲揚地之大業。交易動以千百計。是日鐘十下。街市蕭條。銀樓夥友三五。悉倚其大理石之營業。擡手支頤。目光閃閃向外視。轉瞬間。一肩輿止於門。黃包車中一中年女僕。塞轎簾扶一高髻華服少婦出。婦手授其眸兒於僕。而提一綢美提包。強先進。衣履備極富麗。而指間寶石約光刺人目。兒則裹以繡褓半瞞女僕懷中。似欲睡狀。不克細見。然珠玉滿飾冠。一望而知爲小公子矣。夥友驚其闊綽。急下階肅之入後堂。呼茶取火之聲。達於戶外。少婦購最新式之手鐲肆。價值千餘元。破包出紙幣幾卷。擇百圓者拾將與之。女僕忽曰。此等鐲皆不類新式。老主人苟不中意。奈何。少婦聞言似點首。遂復藏其紙幣。謂女僕曰。善視相公。吾不久卽來提包。在此言未畢。僕已呼輿侍候矣。夥友感其富。也不之拒。送至門。視其乘輿去。少婦旣出。女僕遂撫其小主。繞行室中。絮絮作慰語。久之。向夥友請得臥榻。抽被擁之睡。已則徒手徘徊門外。店中人以其旣有提包在座。乳兒在榻。擔保物固明明在不他疑。而孰知華麗之少婦。中年之女僕。

俱杳如黃鶴矣。時既久，然後細視其担保品，則提包雖在紙幣已不知何時飛去。再撫其兒，則僵冷已久，珠玉之冠亦皆魚目混珠。店中人乃相視而愕，不知所措云。

描寫有神情韵亦愜

記盜之言

江蘇吳江中學
校二年級生

金 壱

世風日下，生計日艱，盜風亦日盛。雖捕殺無赦，而盜固未嘗一日已也。前者被戮，後者踵起，慄不知畏，視死如歸。何其强悍若斯！豈盜固異於常人耶？曰：非也。不得已耳。余去年在蘇，遇盜十餘人，鐵索瑯璫，對路人而言曰：「余輩之爲盜，大半由於窮困，迫於饑寒，飢寒而死，死也；爲盜被戮而死，亦死也。然與其迫於飢寒，勢必至於一死不若出而爲盜，或可免於死也。豈好爲之哉？」不得已耳。異哉。

天下之人，但知畏有名之盜，而不知畏無名之盜。其所刦之物，千百倍於有名之盜。余之爲盜，手執戈矛，使人畏懼，以刦人之物，誠可畏矣。然所得，

平盜之不鳴。敵多發盜。乃極陰吻。大小盜述。
從闢議出口。透論許中。小盜述。

之。物。曾。有。幾。何。彼。大。盜。必。聞。而。笑。曰。計。何。愚。哉。我。有。仁。義。以。文。奸。有。道。德。以。飾。
非。有。甘。言。厚。貌。以。愚。天。下。而。何。用。戈。矛。哉。何。用。利。刃。哉。夫。仁。義。道。德。甘。言。厚。貌。
是。人。情。之。所。同。好。也。然。而。仁。義。之。中。有。陷。阱。焉。道。德。之。中。有。戈。矛。焉。甘。言。厚。貌。
之。中。有。利。刃。焉。天。下。之。人。方。且。入。於。陷。阱。戈。矛。利。刃。之。中。而。不。知。自。覺。世。之。爲。
大。盜。者。玩。天。下。於。股。掌。之。上。據。神。器。於。談。笑。之。中。而。天。下。之。人。絕。不。爲。怪。方。且。
以。爲。當。然。則。其。所。操。之。術。有。勝。於。戈。矛。利。刃。萬。倍。者。矣。奈。何。人。不。知。捕。之。而。反。
捕。我。之。小。盜。豈。不。異。哉。

借盜口以罵人筆何尖利安得大盜小盜並絕迹於世耶

原類

校山川至中學
二年級生

張毓芳

原命

有一人焉。步而墜井。斯命乎。曰。非命也。自不謹耳。有一事焉。行而失敗。斯命乎。曰。非命也。自不力耳。然則果有命乎。曰。有。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孔子罕言命。孔子豈真以理微難測。而不能形容哉。誠恐人之委諸定數。而棄人道也。蓋人之貧富夭壽。莫非命也。知貧富之不可移。曰。富貴在天。則勤者不勤。而儉者不儉矣。知夭壽之不能易。曰。死生有命。則衛生者亦不復講求矣。以爲天下之事。命之所定。人不得而強之。惟坐以俟命而已。若此是無人事。是無世界也。然此特不知命者耳。知命者順受其正。是故桎梏而死。與盡道而死。同爲死。而所以死者。則異。守道而貧。與侈惰而貧。同爲貧。而所以貧者。則異。此無他。素道死。守道。

說又
反說
境滿圓
總理正轉
法密

貧。正。命。也。桎。梏。死。侈。惰。貧。非。正。命。也。是。故。孔。孟。知。道。不。行。而。周。遊。列。國。以。倡。仁。義。必。至。終。不。能。行。而。後。止。諸。葛。知。天。難。違。而。六。出。祁。山。以。討。曹。魏。必。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盡。人。力。也。盡。人。力。則。知。命。矣。然。而。知。此。者。鮮。矣。彼。本。不。求。學。也。而。反。怨。命。之。所。阨。彼。本。不。力。行。也。而。反。怪。命。之。多。舛。凡。百。事。業。莫。不。以。爲。冥。冥。中。有。命。主。宰。之。而。人。事。盡。廢。矣。噫。命。何。能。使。人。無。知。使。事。失。敗。也。人。自。不。學。而。不。力。行。耳。苟。能。順。受。正。命。而。勇。往。直。前。百。折。不。回。不。計。利。害。而。惟。圖。吾。事。之。必。成。直。至。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而。後。可。謂。之。命。數。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則。人。事。盡。矣。命。數。知。矣。

於聖賢立命之學透澈明了確實發揮筆亦縱擒得法

原命

山西川至中學校二年級生

楊再堤

人之貧富夭壽果主於命乎。曰然要非天之所定乃人之自爲者耳。我國自昔即有天命之說。以爲人自有生以來其禍福休咎早有命矣。無論其所爲何如。

以理精
刻之爽奧
人筆常清朗之
咀常

奇確

推闡無
遺

曾不能稍違其命。然而由吾思之。命未必爲天之所定也。夫富貴夭壽果何由而定耶。天於人無有厚薄。何故使此貧而彼富。此壽而彼夭。富者雖侈不患困窮。壽者雖病不必調治。豈有是理哉。或者曰。天命固有特不可以袖手而待必也。盡其人力而聽天命焉。此又不通之說也。旣盡其人力。始聽天命。可知命由人力而定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觀此益可知矣。夫命者。理之當然。之謂也。擲杯於地。則其命必碎。舉薪於火。則其命必燃。爲善者。理當獲福。其命亦必福。爲惡者。理當獲禍。其命亦必禍。勤者富。惰者貧。其命曷嘗少舛哉。湯武有保民之仁政。是以卒王天下。桀紂荒淫暴虐。故有亡天下之命。下而歷代之所以興。所以亡。孰非自取。其命孰非有定。亦有同爲善而得福。不必同爲惡。而得禍。不必同此。則非時勢之不同。其中蓋有理焉。如湯武之德能有天下。孔子之德不有天下。何也。乃孔子無百里之地也。無百里之地而不有天下。非理之當然乎。非卽命乎。紂與武乙。其暴虐相同。而亡國之命。獨在紂者。何耶。乃武

乙之世。其先人之流風善政。猶愈於紂之時。商家得民之心。至此猶未盡也。故其不至亡國理亦宜矣。余是以謂命卽理也。人自爲善爲惡。而後定其命之爲善爲惡。非因其命之善惡。而後使人爲善爲惡也。

通篇以人定勝。天立意警。精透闢圓。滿酣暢後路。推闡餘意。亦皆明稿可稱傑作。

原儒

校蘇州四年級二中學生 吳承詩

見職禮分自周
援據周禮儒之分

煩具在毋述尤重禮經行儒

古無儒之名也。儒之名昉於周初。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鄭君注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然則必道明藝習。然後可謂之儒道者，藝之本也。舍道而專尚藝。則爲俗學。故司徒所教曰：六藝。而鄉大夫之所察。縣長之所考。黨正之所書。皆曰道藝也。古昔儒術之正如是。而儒之行。則詳於孔子之告哀。公孔子者。以師而兼儒者也。門弟子傳聖人之道。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蓋彬彬然儒學極盛焉。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真其本
遭禍應

歷數人
得當評

乎或究認重科脩學
復真真若學身校
出儒研能並中

儒之術不明學者滅棄聖人之道而專務爲功利夸辯於是墨子公然作非儒之論至於天下羣起詬病而焚坑之禍起焉不知彼所非之詬之而坑之者揆之周官之所稱孔門之所習原皆與主義相背無其實而徒冒其名班氏所謂儒之僻者也漢世足稱爲儒而無愧者前有董仲舒後有鄭康成其他各守一詞然吾讀班書儒林傳序旣歎羣儒之蔚起而亦未嘗不歎由於祿利使然故其後若張禹孔光戴聖馬融之徒阿附權貴以六藝文其奸邪爲名教之罪人非孔子所稱小人儒者哉宋之周程張朱則可謂真儒矣羣經有闡發斥異端俗說而上接夫絕統之傳非藝與道兼而能若是乎今之稱爲儒者道之不能明無論矣而其所謂藝者不過在詞章之末上不能復司徒之教下不能奉孔氏之學而儒遂絕迹於世矣此豈天下之細故哉

指示軌道不尙空言斥僞崇眞議古有識結末尤令科舉餘生讀之深

濟汗下

原兵

兵仁智者之所爲乎。生人之始茹毛飲血無爪牙以爭食於是假物以自衛。自衛之器木石是已然鳥獸昆蟲之害人者多木石又未可盡恃也。人欲全其先生之道不得不求其去之之方有仁智者出爲之兵以禦之是故兵者所以自衛也非以殺爲事也。或曰古時羣與羣處不能不各有所求有所求斯有所爭矣。爭則互相賊殺民受其害有仁智者出始爲兵以止之故兵以禁暴止亂爲事非以行暴也。蓋兵者仁之變而得義之正者故曰仁智者之所爲也。涿鹿之戰鳴條之戰牧野之戰伐不道也所謂仁者之兵不得已而用之也。爭地殺盈野爭城殺盈城自以爲人可以力服而不知人不可以獨殺故佳兵而好戰亦不祥之甚者也。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旨哉言乎。

言所智此如亦第之仁並說又此本第之上殺本之說漾起筆宕而爲者非此不二所智存可是來一所智不起明在原兵意不之仁過層爲者以一如層爲者

此文頗類孟子國策氣傑才高不易得之佳構也

原盜

南京鍾英中學
校一年級生

李友仁

從高低
兩層夾
出本題的一語破
的運用成
如貫珠繫
語繫繫窮
聊當然較
較中時切
策不得善
爲迂是自闊目出本
題

白晝稱兵擾亂地方者謂之匪。黃昏入室竊財物者謂之賊。盜也者固間於匪賊之間者也。其勢雖不如匪之猖獗而實較賊爲凶殘。當其明火執杖夜入人家傾筐倒篋刦掠一空甚至擊破頭顱殘害肢體其罪誠可謂大矣。雖然人非生而爲盜也。其流入於此途者饑寒迫之也。吾嘗見一般遊民手不執業無以謀生。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久之貧乏不能自存。遂鋌而走險殺越人於貨慾。不畏死矣。蓋與其爲餓殍而死不若爲盜而或可不死也。且爲餓殍而死死在目前爲盜而死死在日後何去何從。無待再計。故今綠林豪客多爲社會遊民。遊民日多而望菴苟之靖庸可得乎。乃有地方之責者不能弭盜之原而僅設警察以防禦之設巡兵以緝捕之。是猶伐木不知伐其根。塞流不知塞其源也。吾恐盜案之發生有加無已。將防不勝防。捕不勝捕矣。然則何爲而可。曰。民之無食者發倉廩以賑濟之。失業者設工廠以養育之。如是則良民。

又用許
多成直語
已熟純

不致爲盜。盜可復爲良民。非不期弭而自弭哉。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斯言信不誣也。先王之治民。所以夜不閉戶。山無盜賊者。亦教養兼施。使民皆安居樂業耳。不然。民方流離轉徙。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禮義哉。

探本窮源言之痛切。說防盜之無益。足使地方官汗下。說弭盜之有方。尤望地方官覺悟。

辨類

安徽無爲中
學校學生 沈定

宰予晝寢辨

人身一小天地也。天地動則人隨之俱動。天地靜則人隨之俱靜。人固不可離天地而獨動。人尤不可離天地而獨靜。晝陽也。陽主動。夜陰也。陰主靜。乃於羣動之時。忽呈獨靜之象。俾晝作夜。上逆天時。下荒人事。在常人猶恥爲之。而謂賢者肯出此乎。魯論公冶篇載宰予晝寢一事。竊有惑焉。夫宰予者。升堂之彥。而四科十哲之流也。德明五帝。禋辨六宗。日就月將。素聞詩訓。志遜時敏。夙悟書辭。意平日爲學。必如神禹之惜陰。姬公之待旦。夜以繼日。不遑假寐。而胡爲桷丹楹。卽其例也。春秋時士大夫每喜粉飾其居。以故新臺長蠶。坐客爭誇美。

室連雲故人過望輪奐頽而文子懼土木興而知氏亡宰予之畫寢得母類是孔子以不可雕不可朽譏之所以懲其侈也。不知讀畫爲畫與下文朽木糞土雖能貫穿而與何誅句終難融洽也。考南史何尚之傳顏延之以酒醉詣尚之家尙之陽眠延之曰朽木難雕是六朝舊本皆作畫寢朱註從畫不從畫殆亦有所本歟。雖然宰予聖門之高賢豈真有畫寢之事。經生家謂宰予見後學懈廢故僞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與問喪章同意旨哉。言乎蓋問喪非欲短喪不過藉問喪以明三年懷抱之恩。畫寢本非真寢不過藉畫寢以警暴棄自甘之輩事不同而牖民覺世之心無不同。嗚呼此其所以爲宰予歟不然韓子焚膏孫康映雪中智以下猶思自奮宰予何人而竟荒人事逆天時如醉如癡無晝無夜以優遊黑甜鄉爲樂而不顧聖人之誅哉甚矣解經之難也。

義利辨

解經之筆傳以色澤便與經學家艱澀枯燥之作不同

河南沁陽中
學校學生

賀仲芳

當曰了

從重利輕義反振一段意旨串筆法齊整語文有韓氣息

再反振一段愈深來愈勘交互說極推究其

義利之辨。辨之於心而已。凡心無所爲而出於天理之公者皆義也。凡心有所爲而出於人欲之私者皆利也。自來君子小人心術人品之判不外乎此。故曾子釋治平。孟子對時君皆急急以此爲言。噫古聖賢之嚴義利何其言之深切著明。如黑白異色而不可易也。乃自義利之界不明爲治者流於雜伯而功利誇詐之習成爲學者溺於卑汚而富貴利達之念切自其尙功利則其施於政者無往非利。初不知所謂義也。自其求利達則其見諸行者無往非利亦不知所爲義也。此晚近之人心所由愈趨愈下而治術日益壞。學術日益衰。將欲挽之其孰從而挽之且夫義發於理。利根於欲。以義處天下。則天下治。以利處天下。則天下亂。謂治無本而不知義。卽治之本也。謂亂無源而不知利。卽亂之源也。且志苟在義。雖事或出於利。亦義也。志苟在利。雖名或近乎義。亦利也。考義利於事爲之著。而察義利於心術之微。爲義爲利。如薰蕕之不可同器焉。則辨之烏可不嚴也哉。烏乎世變風衰。俗尚偷薄。義理之源。則茫然而弗知。利欲之

從不辨
無重複
故想故辨

窮源本
意先在探

首尾相應

私則肆然而無忌。其爲學也。不過詞章記誦之末。而無正心誠意之實功。其爲治也。不過苟且旦夕之謀。而無可大可久之實政。故張子曰。爲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誠以二者弗辨。將以利爲義。而不知也。夫居敬則可以格物。窮理能格物。窮理則可以辨義利。今曰敬不必居也。物不必格也。理不必窮也。而欲以辨義利。是猶不踰跬步而欲至千里。吾未見其能及也。是猶不階尺寸而欲登萬仞。

吾未見其能上也。故曰。義利之辨宜辨於心也。

清言娓娓明辨以晰

解類

禹貢三江解

江蘇松江第三中
學校三年級生

吳文瀾

三江之名始於禹貢。厥後周禮國語史記漢書皆有之。而要以禹貢爲最古。解禹貢三江者數十家。有全失之者。有得其一二者。而要以鄭氏之說爲近是。案鄭註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其說本明。自孔傳連下震澤底定句並解。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此語實啓後人之誤。孔疏云。鄭言三江既入。入海耳。非入震澤也。頗得鄭旨。惜不能直糾傳說之非。此所以致後人之聚訟歟。且誤後人者。不獨疏與傳也。國語三江就吳越言之。其與禹貢異說固宜。若周禮職方三江。其時去古未遠。當未移徙。至史記漢書本引禹貢成文。尤不宜妄生同異。乃司馬貢史記索隱。轉引國語韋昭註。以松江錢塘。

江浦陽江當之。又引班氏地理志。以松江爲南江。永陽江爲中江。大江爲北江。無論二說已自矛盾。卽其所指除大江外。皆係支流。禹當日治水。統籌天下大局。豈能瑣瑣專及於東南數百里間乎。班氏不明禹貢地理。自立異說。後人轉相祖述。其貽誤不在孔傳下。至職方三江。或疑鄭註無明文。不知同一三江。鄭旣詳於禹貢。何妨略於周禮。後賈公彥疏云。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而入海。故得有三江。其說實與鄭合。若夫諸家之說。有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北江。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水經之說也。有謂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尋陽分道。會於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北江。此盛宏之荊州記之說也。有謂汝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郭景純山海經註之說也。有謂在蘇州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名松江。卽笠澤江。一江卽白蜺湖。名上江。亦曰東江。一江名下江。亦名婁江。此顧夷

而盡一異說紛

郭說與
韋說同
不而駁謬法誤同

以經證
在會遠心

吳地記及庾仲初吳都賦註之說也。凡此諸水均與前後經文並不符合。雖其說各有所當要與禹貢之三江毫不相涉可毋庸辨。今之不得不辨者其水經註所引景純岷江松江浙江之說乎。其意謂江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淞江又東南錢塘江三處入海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爲揚州三大望其說與韋昭大同小異歸熙甫斷爲定論清儒全氏復歎爲不易東南詰經之士翕然從之蓋自來文人多好牽合古名跡歸於近鄉積習然也不知揚子江是已若松江浙江僻在一偶無論禹足跡曾未到過但使果係施功則二江之名自宜見於禹貢何以經文前後皆無之而或又以三江爲震澤入海之道不知震澤祇入松江耳與揚子江本不相通與浙江更勢不相及又何由見其入也然則三江之說從鄭氏無疑矣蓋禹貢之文宜從禹貢前後搜討鄭言左合漢爲北江下文導漢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是也會彭蠡爲南江下文導漢云東匯澤爲彭蠡導江云東迤北會於匯鄭註云東迤者爲南江是也又云岷江居其

中爲中江下文東爲中江是也蓋漢爲北江岷江爲中江均見禹貢明文而彭蠡爲南江其地適合荆揚接壤荆之下流揚受之而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荆入海於揚書江漢之入海正見治江漢奏功極處如謂可不書又何必取松江浙江之支流而屑屑書之哉是故鄭氏之說徐堅初學記胡士行尙書詳解邱光庭兼明書羅泌路史餘論皆采錄之而蘇子瞻尤爲篤信其後程大昌袁仁皆主之故清儒王氏撰尙書後案實確守其說云

盡關羣言獨宗鄭說妙在證明處卽是本地風光

禹貢三江解

江蘇松江第三年級生

瞿逢瀾

尙書六宗三江爲解經者極糾紛之處六宗且無論禹貢之三江解之者固不下百餘家竊以爲欲得折中之說莫如卽禹貢之水道分別觀之三江在何處者則以某氏三江之說證之不必泥一說亦不可徇衆說也三江之名不一明人如升菴經說松源經說皆本鄭註清代如方中之古今釋疑則主蔡註毛西

河則以爲浦陽江。全謝山經史問答。則從郭景純說。以爲淛江。洪稚存則又雜以昆陵之北江。其餘說經諸書。或從班鄭。或從蔡郭。紛如聚訟。而終無一定不易之解。嘗謂古人立說必有所見。非若今人向壁虛造。奈何欲逞一己之臆見。反欲求勝於古人耶。夫三江之名。既不一解。三江者。亦不當執一地一說也已。論禹貢南條之三江。莫如康成之說。爲能以經解經。所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山導江爲中江。南條水道。莫大於江漢。自岷山導江以下。凡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歷歷可溯。禹功所施。必擇其要。濬川之力最重。江河若僅以支流所及。溝澗所經。而以之當南條三江之口。淺陋甚矣。故解南條之三江。則從鄭說爲是。至禹貢揚州之域。三江出焉。則惟郭璞之說。較爲可據。郭以大江。淞江。淛江之三處爲三江。微異於韋昭者。以其不取浦陽江。而遙取淛江。後人因疑淛江之遠。非可並論者。不知周官職方氏揚州之域。其川三江。古時吳越之地。皆在揚州。故國語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而史記及趙氏吳越春秋。亦曰。

與吾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越也耶設三江非淛江又何以吳越共之哉故解揚州之域之三江則從郭注爲是若論禹貢本文三江既入之三江則又當以集傳爲宗所云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蓋他處縱有三江名目而以本文證之相去較遠蔡氏故取庾仲初吳都賦註以三江屬之淞江况本文有既入兩字明明入海之證下文卽云震澤底定惟三江爲震澤下流必下流治而後上流可定此皆統下文立義如云既敷既旅之類是也若以別處三江當之則文義反晦故解入海之三江則從蔡傳爲是夫近人論古旣未能一一親歷其地溯其發源別其流派不過證諸圖史考諸舊說約略計之而以爲當在是耳必欲拘泥一家之見愈膠滯而愈糾紛矣何如分別觀之並存其說非所謂以不解解之者哉亦有執蘇氏別味之說以解三江者雖三峽水及石城下水異同見諸史乘亦屬古人格致之學然文命治水利在萬世豈若盧陸之輩但講食味而已哉此則論三江者所

可略而弗考者也。

諸說並存省却許多聚訟

泰伯三以天下讓解

上海聖約翰青年會中學校學生年

丁江

明考據詳

定語斷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是說也。後儒聚訟紛紛。莫衷一是。河南程氏以謂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紫陽朱氏或問。稱爲固遜。並引禮終三讓以實之。漢鄭氏解。則謂泰伯采藥不返。讓季歷爲喪主。爲一讓。季歷赴之。不肯奔喪。爲二讓。免喪之後。斷髮文身。爲三讓。而王充論衡。則謂泰伯知太王欲立季歷。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三讓而三辭曰。吾文身斷髮。乃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主。斯之謂三讓愚。按茲數說者。皆不逮程氏之言之當。夫三以天下讓。必有所以讓之道。果如朱氏以辭讓爲讓。是必季歷予之。而泰伯讓之於義方爲得也。然泰伯旣嫡。且長。本宜承統。義無可辭。特以商德旣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正可開王業之基。若謂商果可剪。

第一層
駁朱

程氏說主此處是正面

第二層
朱駁

駁鄭說極理分

王說有亦想

實以遂乃父不臣之非。若先王季而君此大邦。又阻後嗣興王之路。是以避位而讓潛逃以滅其跡。文身示不可用。並讓周讓商悉泯其迹也。此其所以爲至德也。所以民無得而稱也。卽謂與季歷堅讓再三。則欲顯受辭讓之名。是不過季札子臧之類耳。又何足言至德。此其義固顯而明矣。若如鄭氏所言。恐未必然也。蓋泰伯處君臣父子之間。有不可兼全之勢。是以潛逃異域。變衣冠而毀形容。必不欲人知其爲有周亡公子也。卽周之人民亦未必知其何之也。太王之薨。季歷何由得赴告之哉。鄭氏云。云得母穿鑿過甚歟。是知泰伯之斷髮文身。棄將有之天下而不取。真欲全君臣父子之義。泰伯之心較伯夷遜國之心爲尤隱而難見也。王充求其義。而不得。至創爲泰伯還周。王季讓而泰伯辭。且曰刑餘之人不可以主宗廟。夫泰伯果復返周。當時王季雖爲喪主。以泰伯之德。則訟獄謳謗當不之季而之伯。豈容其復返百粵耶。攷於史。伯奔荆蠻。當時義而歸之者千餘戶。卒以開啓勾吳。既可主吳。豈獨不可主周乎。王氏此說則

又不無疑竇耳。由此觀之。泰伯不過全其倫之大。求其心之安。至讓周讓商。固皆不居其說。故三讓之釋。宜從程子之義爲正。因參膚見。以待高明者辨之。

說主程氏取義甚正。辨駁諸說尤爲詞圓理足。

泰伯三讓天下解

上海聖約翰青年
會中學校學生

丁 海

泰伯三以天下讓。解釋紛紛。讀者疑焉。朱子語類云。太伯爲太王長子。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遂與仲雍逃之荆蠻。此一說也。范甯曰。太伯三以天下讓。其身以讓者。太伯因太王病而奔吳。一讓也。太王薨。不返周成喪。二讓也。斷髮文言。示不可用。三讓也。此又一說也。吾謂范氏之言。固非切中之語。若就朱子之言觀之。仍以集註爲正。蓋如語類云云。則是泰伯不忍翦商而去。然當是時。商未衰微。周德亦未昌也。考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又歷祖乙祖甲若干歲。而文王生。是太王之世。商雖弱。而民未叛也。書曰。王季其勤王家。詩曰。王此大邦。是亦可知。周當王季之時。家邦乃大。而太王之業。

不過肇基王迹而已。彼實始翦商之詩，乃後人推言之。泰伯又何有不忍而以天下讓耶？卽以太王有翦商之心，固未嘗大會孟津陳師牧野如武王之大興撻伐也。泰伯果稍事遷延俟嗣位之後，率諸侯以聽王命，亦未始不可。何必作遙荒之行，舍其親以居蠻貊之地耶？是讓商之言，尙非合當日情事也。而范氏之言，更有足惑者。泰伯因太王病出奔荆蠻，是生不能事也。既薨而不返，是死不能葬也。斷髮文身，是毀父母所授之身體髮膚也。且喪而不奔，是不能祭也。不事不葬，不祭，直不孝者之所爲。泰伯寧獨有是乎？若有是，則行不孝之行，作非禮之舉，孔子焉取之爲至德乎？取之是率人出於禽獸，決非聖人之意也。吾故曰：范氏語類皆非切中之言也。然則當何從？蓋集註爲朱子晚定之書，義最精，當其言曰：三讓謂固遜也。言其讓之誠也。非有三讓之跡也。其讓之者承太王之意，非忠商也。非不從之也。其所以讓之者，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故欲立季歷以傳昌，太王薨故承其意而去之。是周。

非是朱子更正之意如文能達之

之有天下。泰伯爲之也。此其所謂以天下讓也。此民所以無得而稱孔子。所以謂爲至德也。

求三讓之事蹟以程說爲正故前篇取之集註解爲固遜不求事蹟以實之其義渾其說當故此篇取之中間兩段駁詰尤爲鑿鑿有據咄咄逼人

臧三耳解

中安徽省立第一中學校畢業生 周振基

一語道着

人耳皆二。公孫龍獨謂臧有三耳。何哉。蓋所謂三耳者。別有其義。非臧真具三耳也。夫人有耳二。以司聽覺。第徒有二耳。必不能聽也。要必有聽神經。以佐之。而後可以具二耳者。不得謂其卽能聽。如洪鐘之聲。聽者卽時而覺。彼聾者。不之聞也。豈聰者有耳。聾者無耳。或聰者有二耳。聾者僅一耳乎。曰否。否。亦以聽神經失其效用與否耳。然則二耳不能聽。必別具一物。而後能聽也。三耳之說。其義蓋如此。

簡而明

議類

江蘇松江第三中
學校三年級生

瞿逢瀾

古婁通境水利議

謂窮析條分縷
掌瞭竟源委如可

言水利者不過蓄與洩而已。非蓄無以防旱，非洩無以禦潦。二者不可偏廢。吾婁境接泖澱，地皆卑下。一遇淫雨，衆水畢集，田悉湮沒。蓋澱湖青白蕩漾，諸水聯絡環繞，皆源於太湖而委之三泖。吾邑當其衝，惟恃通波蒲匯諸塘爲宣洩要路。其由圓泖而東出者爲橫山塘，過沈涇塘，北折至通波塘，由顧會浦分流爲艾祁浦，爲崧子浦，入於江。大泖則東出爲漕浜，又東出爲走馬塘，北折而東通波塘，入於江。此吾邑自西迤北，入江之水也。長泖則東出斜塘，斜塘之水，其勢湍悍，又西受秀州塘之水，合而東流，從橫潦涇入黃浦。秀州塘之水，其源出

杭州西湖歷嘉興而東過白牛塘絕長泖合斜塘入浦其由圓泖分流者由古浦塘東行至問俗亭南折合石湖塘水過李塔匯亦合斜塘從橫潦涇入浦其由問俗亭而東者由西汊達於浦此吾邑西境迤南八浦之水也今長泖大泖已淤漲成田闢如支渠雖有通波蒲匯諸塘亦不能宣達北路所來之水入江之路久已湮塞所恃者惟入浦之路故灤湖所受之水皆由圓泖而入浦然圓泖亦半圍爲田河身淺狹渾潮深入水緩沙凝兼之沿泖居民植蒲沾利沙遇蒲葦尤易淤墊水即不流若遇淫霖太湖之水泛濫南下區區一匱何能宣洩况杭嘉二郡之水總會於浦洪流滔滔勢難驟達必至倒注低窪之區皆成巨浸此勢之必然者也治之之法其最善者莫如疏濬泖水之路以引上流之水不致壅遏然工繁費大未易猝舉今姑治其小者莫急於築圩岸浚支河蓋低鄉之河容受衆流比田反高若非圩岸以圍之則蕩然巨浸漸不能田故低田賴圩岸甚於都邑之賴城池也修築之法其要有四一曰定其式一曰齊

洞悉利害是言者經驗

其工一曰限其時。一曰給其食。築圩岸者欲外拒水勢也。當以高厚爲主。須相視地之高亢。水之深淺。濱大河者以七八尺爲度。傍支河者以五六尺爲度。而岸基之廣狹。視夫岸之高低。四圍高而一處獨低。一處淹沒全圩皆受害矣。四圍厚而一處獨薄。一處坍塌全圩皆無用矣。故一圩之内又要各立戩岸。戩岸一立。彼此隔開。縱有高低。田中之水不至偏注。卽水發時。一隄潰裂。僅及一戩。衆力齊舉。易於補築。亦不至貽害全圩。此式之不可不定者也。一圩之田廣狹不同。或多至二千畝。或少至百畝。小圩之田民力易集。塍岸易成。若大圩之田。塍岸既廣。備禦難周。兼以貧富殊途。遠近異勢。彼此觀望。心難齊。一故大圩之田遇災不救者十有八九。莫若將圩四面丈清田若干。岸若干。無論濱河不濱河。照田分派各圩。舉一公正幹練之人充爲圩長。朝夕督率。每日清晨鳴鑼。爲號。齊集農人。奮力合作。有不至者。圩長告諸官。重罰之。則事有責成。而刁頑之民。亦不敢起浮言而阻役事矣。此工之不可不齊者也。古人築圩。皆在春令。

以土膏動而易於膠黏。也不知鄉曲愚民勤者固多。惰者亦不少。往往憚於工役。多方規避。躲過二月農事既興。便可漏脫。今當變通其法。於新穀登場之後。便令挑築。蓋低下之田不種。小熟其工夫已寬。於十月地未凍時先築。一半俟其堅實。明春再築。用杵舂實。使新泥舊泥融成一片。自無衝塌之患。此時之不可不限者也。夫圩岸之所以不肯築者。蓋因小戶之田。不過認種於大戶。原非已業。田既荒蕪。租不必納。而大戶祇知收租。農民之疾苦。置若罔聞。安肯轉給工食。助其修圩。彼此推諉。遂至誤事。宜令業主每畝出白米二官升。到期給發。不準將租米扣算。亦不準低算米價。以錢折米。如遇鰥寡孤獨。須募人代築者。當倍給之。更勸同圩之人。協助其工。以示體恤。庶事無不舉。而崎輕崎重之弊。無自而生。此食之不可不給者也。至疏濬支河。非特利於高田。亦利於低田。蓋河身既深。易於洩瀉。而所取之泥。即可爲築圩之用。河既深通。岸亦堅固。一舉兩得。計未有善於此者也。濬河之法。與築圩之法。相爲表裏。本無少異。惟河流

資。溉。交。受。其。利。一。區。之。中。可。以。均。派。須。將。區。內。應。濬。河。渠。若。干。應。修。塘。岸。若。干。長。短。闊。狹。逐。一。丈。明。造。冊。送。縣。縣。官。會。同。圖。長。圩。長。從。公。酌。議。每。畝。應。派。若。干。均。勻。配。搭。灌。溉。之。及。與。不。及。不。必。論。也。然。地。勢。河。身。移。步。換。形。不。能。懸。斷。勘。河。之。時。須。駕。小。舟。到。河。心。中。逐。段。細。丈。其。河。之。深。淺。有。不。同。處。即。便。釘。樁。記。認。派。工。之。時。庶。無。輕。重。不。均。之。歎。矣。要。之。高。鄉。之。田。以。河。渠。爲。命。派。低。鄉。之。田。以。隄。岸。爲。命。派。河。深。岸。固。而。後。蓄。洩。得。宜。古。人。言。治。河。以。治。田。爲。本。者。正。爲。此。也。若。工。之。疏。密。法。之。詳。略。須。因。時。制。宜。不。能。一。縷。述。是。在。當。事。者。斟。酌。行。之。耳。

議論切實可行不比紙上空談

古婁通境水利議

江蘇松江第三中
學校三年級生 吳文瀾

治水之道順其性而已。水性趨下疏滯其下流要匯之處。則支河自無厥淤之患。吾婁地形東南亢而西北卑。低窪之地水旱皆足爲患。此水利之不可不急講也。婁境南鄰黃浦。由小官紹塘油車浜可直達於浦。蓄洩頗易。雖有嘆溢不

爲大災。東多巨河支渠曲汊。皆匯流於泗涇洞涇大塗浜。河深岸闊。故無事。開淤所最患者。恆在西北。蓋西北地形既卑。又近無大河。可以洩瀉。故支河日就淤塞。水潦方降。田畝湮沒。徑旬不雨。溝澗若龜紋。然原其弊。則以僅治其末。並未深濬。諸流要害之所耳。西境之水。以古浦塘爲要津。蓋由呂岡涇可達黃浦。而古浦塘承北來要匯之水者。東西山涇也。承南來要匯之水者。斜塘也。橫山崑山諸路之水。由走馬塘南折至高涇。分流出東西山涇。可直趨古浦塘。秀州塘北涇塘諸路之水。由陳涇東入毛家蕩。合五倉港之水。北流至斜塘。達古浦塘。故古浦塘通。則東西涇斜塘之水。亦通。而支流亦自無壅塞之患。此西境之大要也。北路之水。以通波塘爲要流。卽顧會浦也。千山諸路之水。由蓮林塘入黃浦塘。又東流至邱涇。由朱家涇入通波塘。祥澤塘諸路之水。由魚秧浜趨通波塘。官紹塘諸路之水。由楊涇合婁涇達通波塘。故通波塘通。則諸路之水。皆通。此北境之大要也。夫水利廢興。關於農事者綦重。今之所宜急講者。其要有

呂岡涇爲古浦之要害

以上二俱是旱水願則水防策

三。一。曰。疏。導。宗。河。以。備。瀦。洩。如。西。之。水。路。以。古。浦。塘。爲。宗。一。由。呂。岡。涇。迤。邐。入。
浦。其。西。直。達。於。泖。今。泖。已。淤。淺。欲。議。開。濬。其。費。滋。大。不。若。開。深。呂。岡。涇。則。西。路。
諸。水。曲。達。黃。浦。無。停。流。之。患。北。境。水。利。通。波。塘。開。諸。流。亦。有。宣。洩。之。所。矣。一。曰。
修。築。圩。岸。以。禦。橫。流。卑。下。之。地。最。易。積。水。水。潦。既。至。流。溢。田。間。宜。令。民。間。每。歲。
農。隙。各。出。其。力。以。築。圩。岸。岸。高。則。田。自。固。即。遇。霖。潦。不。能。爲。害。且。支。河。之。水。不。
得。氾。濫。自。漸。歸。浦。泖。矣。一。曰。開。濬。浜。溇。以。防。水。旱。蓋。圩。田。四。圍。多。浜。溇。環。繞。或。
旁。通。涇。港。或。曲。達。塘。浦。旱。則。引。其。水。溉。田。水。則。決。而。出。之。其。利。於。農。田。最。爲。切。
要。今。宜。擇。其。淤。塞。者。酌。加。開。濬。使。稍。深。闊。即。取。其。所。開。之。土。以。修。田。岸。如。是。則。
田。間。積。水。可。引。入。涇。港。涇。港。通。流。可。散。灌。浦。塘。矣。要。之。治。水。之。道。不。外。蓄。洩。二。
義。潦。則。水。有。所。容。納。而。不。至。於。漫。延。旱。則。水。得。以。車。戽。而。不。苦。於。乾。曠。此。兩。利。
之。道。也。水。利。既。深。農。功。亦。無。不。利。矣。

策類

慈利雄黃爲出產大宗而股商遞呼虧折宜如何振興策

湖南慈利中學校四年級生

于榕章

慈利山國也處萬山叢莽之中地瘠土薄所恃以自給者僅秋後之雜糧與天然之礦產而已礦業大宗雄黃爲最每年出額殆近數萬惟以辦理乏人動多掣肘致各股商遞呼虧折此非特商人之失策亦吾縣財政枯窘之一原因也竊願舉以前之積弊與現今之宜振興者分析言之一無信用前此之所以致蹶竭者多因股本不齊股本不齊者蓋其款不能一一交足或有欠蒂者或有逡巡不交而俟利得始交者或故坐觀成敗者待一興工而金融不給稍一停而水入矣功虧一簣可爲浩歎其弊一二多竊盜山主者礦之所自出也今既

是在管
理得法

才難不
其然乎

補足更
見周匝

官府自
應體恤

租彼山。彼若藉端滋事。或使人盜取。亦難預防。而所僱工人。或於洞中竊取。或匿鑛暗陬。而乘間携去者。更難防衛。其弊二三。乏經理股本。雖足。而經理尤必得人。倘經理非人。則失敗尤多。如侵蝕也。如浪費也。無經理才也。皆足敗乃公事。其弊三三。弊之中。經理爲最要。蓋侵蝕既足。耗資愚曠。亦足。償事也。以上三弊。特其瑩瑩大者。其餘如痞棍藉事械鬪。土匪嘯聚。同盟罷工等類。不勝枚舉。爲今之計。除剷去此三弊外。而更有二急務焉。一反對官府借用。蓋既能得利。必拓充進行。苟一提款。勢必停頓。而遂受一打擊矣。二調兵保護。凡礦業一開。既爲富人角利之場。亦爲羣小側目之地。視線既同。爭端必起。難保不有土匪竊發。痞棍滋擾之事。若有兵保護。則無恐矣。吾故曰。欲振興雄黃。必就上述之弊端而消弭之。加以官府之提倡。富商之投資。其不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

剴切敷陳洞中要竅

感言類

民國十年國慶紀念日之感言

山西省立第九中
學校三年級生 中朱 璞

觀今日之國慶兮。五族咸歡。溯昔日之恢復兮。嗟哉。維艱罹滿清之專制兮。人命草菅。我漢族之獅醒兮。誓復河山。慨同志之未結兮。屢起屢顛。哀黃花之烈士兮。義貫中天。幸同胞之努力兮。斬荆披霜。卒倡義於長江兮。成功武昌。掃專制之慘酷兮。已經十年。奈國事之蜩螗兮。反不如前。豈我邦之小弱兮。不堪有爲。實當道之爭私兮。不顧國危。不顧國危兮。故自相戕。縱兵殃氏兮。有如強梁。權不統一兮。一國三公。爾欲聯西兮。我偏親東。似此紛紜兮。何能當國。敢告大老兮。勿分南北。一致對外兮。共濟同舟。庶我國運兮。可歷千秋。

前半文從字順入後語語痛切

寓言類

醫驕寓言

直隸第十一中
學校一年級生

董其維

技區區小
自負岸然
孰可鄙

惡態令
人欲嘔

否尙敢驕

玉子山。洛陽富家也。性好棋。技不甚精。然一時棋友無勝之者。山遂抗顏自負。謂海內名士。皆當在敗軍之列。築別業。置棋局。自娛。令僮僕日覓天下能棋者。所來之客。率不得全。師山之名。益噪。有廣平李生者。精此技。常藏巧示。拙似無知者。值歲荒。邀伴同遊。以糊口四方。適過洛陽。聞山名。技癢。往投刺。移時。方得入。見花密徑曲中。有樓亭殊雅潔。山衣服麗。都踞坐。以待客。生就坐。山言談多俗。數語間。輒自詡其技。生因與戰。猶恐不敵。對壘時。用岳家軍法。山遂不能撼焉。局既負。面頰爲赤。又戰則又北。山嗒然若喪。悚惶無地。欲言而止者三。少間。曰。敬受教。余小子技止此矣。生遂導以攻守之要。曰。棋者奇也。初接戰。如趙奢。

以用兵爲喻是棋味三得真者幸之而前倨後恭不至墮名

救闕與之師堅壘固守牢不可破俟敵軍稍懈日夜兼程直抵巢穴使彼防之不及禦之不能似亞夫將軍從天而下所爲出奇兵以制勝也山恍然悟曰今而後知此道大也留生半年執弟子禮始終不倦生曰孺子真可教也遂罄其技而予之後師弟號兩絕焉董其維從而論之曰玉子山眞富而驕者也若非李生挫折其氣甯能以絕技傳哉自矜者可以知所法矣

驕必致敗不獨奕棋然世之動輒自詡者盍誦是篇

貓鼠同盟

校江蘇吳江中學生

金維壩

余家鼠甚多常列隊而行器具爲之損壞且不能安睡余甚惡之於是蓄一貓以除之貓性甚猛一日貓見鼠列隊而行甚喜遂撲而食之而鼠行走敏捷常見貓出行之時匿於洞中貓終不能盡食之於是貓謂鼠曰我願與鼠兄同盟各不相涉保守和平鼠曰如貓兄能與吾小鼠同盟吾意甚願且能分吾竊食以酬貓兄保護之勞遂立約而盟貓甚喜鼠仍列隊而行貓坐視其旁不加干

告以歲
幣事外
識猶鼠

皴筆簡

搜括盡而禍至矣

保護之結果如正指出意

涉惟享受鼠輩之供奉而已某夜羣鼠皆出往來於廚竈之間出入於箱籠之內而一無所得貓飢甚召羣鼠於前而責之曰我之保護汝輩可謂盡心竭力矣而汝輩之供給食物何以時有不繼之慮然則毀約者汝輩也非我也於是攫其類而次第食之嗚呼貓與鼠一强一弱固不能列於同等之地位享受同等之利益世有不能自強惟欲求強者之保護鑒於貓鼠同盟之事可以悟矣

借題發揮筆意老當如誦伊索寓言

序類

湖北省立第二中 楊蓮

蒲圻風土志敍

將來輕過簡略得法

歷點輕簡得法
悠然神韵

粵稽蒲志。元以前弗可考。自明宣德戊申至清同治丙寅。凡八經纂輯。其間風俗之厚薄醇澆。生齒之豐耗。人文之盛衰。以及山川之形勢。固已犁然畢備。考志乘者亦略得沿革張弛之跡矣。自丙寅而後。迄今又將六十年矣。滄桑易變。時勢遞嬗。而人事亦復代更。其間風土未必仍如故也。城郭人氏有撫之而生。今昔之感者矣。黍禾茂草有對之而動遷流之歎者矣。此所以非鈞考。故實續爲纂修之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比來鄉團耆舊。及邑中旅京旅省諸先達。鑒於掌故之就湮。屢倡重修之說。然茲事體大。非倉猝所能舉。故迄今尙未果行。余謙以課務餘暇。究心邑乘。因不揣固陋。將平素所聞於父老之談論。及見諸典。轉敍筆婉。

乎旨哉言

體謙讓得
體謙讓得

冊之上之有關蒲邑風土者輯成斯編以爲私家之纂紀夫本省人不知本省本縣人不知本縣謂之忘本余生於蒲長於蒲釣游食息於蒲來何所自跡何所託然則對於蒲邑之風土茫然不知其崖濶可乎編茲志所以自矢不忘維桑與梓之私忱焉耳若夫持此以貢諸歷史家地理家遊歷家之採擇上儗古之人攬轡驂鸞之錄歲時風土之書將以徵文獻紀政令焉則吾豈敢縱曰不無什一之裨益亦椎輪噶矢焉而已矣

詞旨委婉躁釋矜平非養到功深者不辦

曦園文稿序

湖南慈利中學
校四年級生

于榕章

余初識梅僧時梅僧方讀書鄉塾間一日偶步過之聞讀書聲琅琅然出短垣叢竹外爲佇立不忍去者久之後乃知爲梅僧余以是心焉識之而有意乎其爲人後余入縣校高等梅僧亦來旋同升中校詩文唱酬遂成莫逆凡事無鉅細必以關憂喜必與共蓋古之所謂知己交者無以過之也梅僧性謙虛不喜

題前着筆相
甚雅契

美哉諍
友

文亦不
可偪視
相形見
可紺謙
光可挹

夜郎自
大殊冷齒

自伐。好諫人過失。每遇余事。有不當。必爭之。再三。雖至語言。牴牾。迄不少休。故余嘗語人。以爲直道。猶在人間也。梅僧喜爲詩。尤工古文辭。每投稿各報館。及雜誌社。多刊入者。而梅僧視之淡。如其爲文。雄深雅健。踔厲風發。不尋他人蹊徑。而能獨樹一幟。孤立不倚。洵可謂文中之傑也矣。每當風雨淋漓之夕。一燈熒然。讀其文。輒怵惕屏息。汗流浹背。如臨勁敵。咄咄然而不敢偪視也。憶與君肄業高等時。同居一室。未嘗旦夕離。而詩文均優高出。儕輩余則荒蕪。猶昔人之才。不可不勉耶。余竊怪今之人。少有所得。卽或付之剞劂。或自稱誦。人前詬詬。然日老宿爲迂闊。以後進爲不足畏。至其所作。亦不過一二剽竊抄襲之。餘蓋平庸不足觀也。乃猶自矜若是。其視梅僧之不自伐。又奚若歟。

有善不伐。有過相規。是真良友。相賞不僅在文字之間。

筱如叔祖八秩壽序

上海聖約翰青年會中學校學生

丁江

壬戌季春某日。爲叔祖筱如先生八秩開第之辰。族中諸長老。方獻額爲壽意。

敍作序
之由筆
情委婉

將履歷
過輕點

一筆撇
去引起
將立文
到用層
筆撇言

當語語
老

未足張公之美。而命予爲文以述之。予自維謗陋。辭之者再。繼思予辱公寵眷者。至又重以長者命。義俱無可委。乃求所爲壽之詞。則曰人生惟富與貴與壽爲不可期。公以諸生起家。宰保康。權竹溪。任興山上計擢郡守。家則甲第連雲。極亭榭花木之盛。自壬子政變後解組歸來。近且年登大耋。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儻所謂富貴而壽考者非耶。竊謂此非吾宗人之言。且未足以重公。夫古人所稱三不朽者。謂立德立功與立言也。公出膺民社。固不必以著述名。而其功與德卓可傳。公雖不自表襮。而吾族之聞於鄂人者。悉略舉大概。或爲信今傳後之一助乎。永年閘者。漢川險要處也。濱長江。爲沔水下游。又上承隴西諸水。迤邐數千里。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也。漢川人沿江築堤。復建閘以司啓閉。謀水利也。然治非其人。一傾瀉間。淹沒田廬。輒無算而人民之飽魚鼈者。又不知凡幾。某年閘毀於水。大吏以公才檄公董其役。公至則節國帑。料民夫。巡行督察。殫精慮。積數月而工以竣。漢川人至今賴之。自是湖

用省筆
有法

善用省
筆

引古切
貼

意亦猶
人筆獨
靈活

北荆潛交界堤工。沔漢仙桃鎮對岸河堤。荊州萬城大堤。武漢沿江石岸。及漢川小里潭險工。俱倚畀公。公卽以治永年者治之。諸堤果屹若長城。而水不爲害。又公受委赴鄖陽督審各縣積案。不兩月。釐滌宿案八十餘起。郡無冤民。而民亦自謂不冤。旣復署武昌民刑庭長。治理獄訟。亦如之。公之留愛於鄂人者。蓋如此。其他治績。尙未可縷指數。因思白香山蘇子瞻於所守地築堤禦患。後之人以二公之姓名堤。東海子公治門闥。可容駟馬高車。曰吾治獄多平反。子孫必有興者。公所築堤。自可名於世。而其治獄。又稱明允。宜吾長叔繼居官次。叔登拔萃科。錫蕃兄已抱子。諸弟亦嶄然見頭角。門第之興隆。而未有艾也。夫人事縱有變遷。而理則無易。我之施於人者厚。天必以其所厚者厚之。福壽之得。夫豈偶然。壽之所以訓醻也。公之功德。既足以壽世。無窮。則公之所以自壽。與壽其子孫者。尙能窮公之所至哉。區區目前富貴。猶略試其端云。予不才。用敢舉公之大者。遠者爲公頌。至公之生平。操權政。解餉糈。運軍械。清謹目矢。

言簡而
賅

屢記大功。在人則噴噴稱羨。在公則爲餘事耳。不具論。

舉其犖犖大者表而出之詳略得宜頌揚得體

送汪君遊學海上序

安徽省立第三中
學校一年級生 中

吳長驥

筆意頓宕古有跌挫

重心語長

汪子濟書與吾居同里閈。幼相善。長共筆硯甚相得也。今歲畢業省立二師之高小歸。將遊學海上。行有日矣。於時諸友之能文者多爲文以榮其行。矧余也可無臨別之贈言哉。夫海上利交通四方。豪俊多文之士。麐至而輻湊。以汪子性慷慨。推誠待人。其必能得友。以輔其進德修業也。無疑矣。然吾聞之。浴久凌於古外飾。忠而中詐者僻壞。猶蹠况海上也。歟交焉而不察。輒被其害。故世每以是而不遠學。然則矯他人之弊。以樹遠游之鵠。吾於汪子固大有望矣。汪子與吾共昕夕者五年。一旦遠離。又何能無介然於懷。故於其行也。爲文以規之。至於進德修業之速。以汪子之才。可預券焉。吾將俟其歸而就正之爾。

說破人心鬼蜮的是金玉良言

傳類

外祖母朱太孺人傳略

江蘇省立第六中學
校商科畢業生徐恆耀

外祖母朱太孺人。姓李氏。榮光公長女也。籍隸丹徒。世居縣東之諫壁。年二十。歸吾外祖父定伯公。定伯公號柳溪。稟性穎慧。復善經營。既成室業於姑蘇。旋以抱疴返里。太孺人親侍湯藥。日夜不休。如是者經年。而病終不治。遂於同治五年冬十月棄世。年僅二十七耳。無子。以從子長瀛爲嗣。生女一。卽吾母也。當是時。長瀛就業他方。音訊常隔。絕吾母尙幼。太孺人勉持家計。養育扶持。以至於年長。命其子歸太孺人。贊贊子居。雖其弟作生公時迎居母家。而太孺人之心。固未嘗一日寬也。先是吾外曾祖榮光公。博通文學。尤精醫道。故太孺人幼秉嚴訓。長能知書。猶憶燿鬢齡就塾。讀四子書。不能背誦。輒歸而請於太孺人。幼

教授情授然孫在自外教

精注多力一上孫在外身

同節苦欽

太孺人親爲教授。非使燿領會了解。未嘗止也。太孺人居無事。則吟詠古人詩歌。以自娛。又嘗備小冊手錄名著。教燿兄弟姊妹輩誦習之。時燿年幼。未知向學。今僅能記憶者。則爲木蘭詩一篇。因太孺人教燿輩。以孝尤殷。也。太孺人晚年。又好佛。日必誦經若干卷。習以爲常。吾母旣于歸後。十餘載。迎太孺人來居吾家。思以反哺養餘年。顧太孺人轉因而益勞。蓋吾祖母已棄養。吾父又就職在外。太孺人力助吾母教養。燿兄弟姊妹輩五人。燿兄弟姊妹之能有今日者。皆太孺人訓育之力爲多。當宣統之二年。吾母病歿。太孺人傷之。益以燿兄弟姊妹爲念。倍加撫恤。於是體氣亦日以羸弱。以民國甲寅冬十月初五日戌時壽終。距生於清道光廿二年壬寅二月十九日已日。凡春秋七十有三。吾父旣爲治喪。其明年。乃權葬於諫壁鎮之葛家村。嗚呼。太孺人于歸後。未及十稔。卽遭定伯公之喪。冰霜矢節。垂五十年。其間困苦艱辛。爲何如。鄉鄙閭里之知太孺人者。莫不稱述。騰於口。猶將表其事。以爲後人旌法。矧其外孫如燿者。銜

恩。感。德。愧。無。以。報。又。烏。能。已。於。言。乎。因。舉。所。知。著。於。篇。

此傳若出他人之手自應對於苦節盡力導揚此則不妨從簡而於身受之事敘述獨詳報德宜然體裁應爾

孔方傳

校四年級生 上海浦東中學

張錫鎮

妙在處
處雙關

通神之
筆技描寫

可嘆

不勝盛
衰之感

孔方姓銅氏其先首山人後徙居滇相傳周景王時得神仙不死之術體質堅強不畏寒餓能無翼而飛周行天下以術教人故其黨徒極衆歷朝以來無有敢忤視之者性通達喜結交遇有急難雖觸法網罹刑辟力所能爲無不救援而解脫之官吏武夫有困於卑位而未由自進者一經汲引高爵重祿翹足可待上至王侯卿士下逮醫卜星相屠沽優娼無不得其歡心亦間與文人周旋惟不喜貧者遇之則望望而却走是以當世之士大夫感其惠憐其才爭爲効力赴火蹈湯不以爲悴雖有忌者無如之何滿清季年海禁大開墨西哥人鷹氏入中國夤緣爲客卿冒其籍思變中國法惡方之氣焰與之爭勢均力敵兩

不相下。鷹乃厚結貴人。金姓爲之騰譽於都市。賄方族人名元者。誘方至海上。攻之以火。壓以極重之鐵板。遂聚其類而殲焉。而元亦以戕賊同氣爲世界所不齒。生計孤危。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云。

逸史氏曰。甚哉生存於世界上者之不可自恃其強也。自恃其強久必覆亡。孔方其殷鑿矣。雖然以毫釐纖介之釁。而遂夷人之族滅人之種。彼鷹氏者亦殘忍之至者歟。

以詼諧之筆寫炎涼之態。處處暗切阿堵。尤見語無泛設。

碑類

北門義舟續興碑銘

校四年級生 湖南慈利中學

于榕章

先穀水勢

說舟無義處

說之苦處
辨義

說舟有義處

九澧之中。以澧澧二水爲最大。源均出桑植羣山。挾之蜿蜒紆折。約數百里。至慈境始盛。波濤澎湃。瀨森無際。經慈城北門合焉。又爲至廿四都東陽之要道。每當春水暴漲。苦無舟渡。而漁船小艇。又因是苛索要挾。致行者皆望洋歎清。知縣韓殿榮。病之解職時。慨然捐貲二千串。交巨紳某管理。以爲義舟之常費。旋已耗訖。民國十年辛酉。駐防營長吳森立。慈利人也。對此憫然。特捐貲數百串。以爲首倡。並分途勸募。慈人咸踴躍解囊。於是伐木造船。並購田置產。以爲永久之計。昔之望洋而歎者。今則化險爲夷。無復病涉矣。予嘉其德惠。輒述其大略。用刊於碑。並綴以銘云。

淒灑台流。二水爭趨。波濤洶湧。浩蕩若湖。望洋向若。至此吁呼。義舟之舉。前韓後吳。何以名之。慈航寶筏。何以祝之。萬古不沒。從茲行人。無復病涉。我嘉其惠。用銘諸碣。

敍事簡明銘詞雅潔

弔類

五月五日弔汨羅屈原文

校湖南慈利中學
三年級生

于扶曠

此假引
古作陪

此假正
敍屈原

唯讒佞之鶻張兮。誠千古之所惡。仲尼見逐於女樂兮。伍胥亦遺恨乎屬鏤性。
如虺蛇而尤甚兮。能污白以爲黑。伺隙間而進讒兮。俾君心之蠱惑。羌屈子之才藝兮。亘萬古其無倫。既工媚乎外交兮。復翩翩而能文。乃南箕之構變兮。赫
讐人之肆虐。竟放逐於江臯兮。苦羽翼之束縛。爰作文以抒思兮。託哀怨乎離騷。上續風而繼雅兮。下啓發乎劉曹。竟抱石以就沉兮。寧能屈曲而瓦全慨高。
風之遍六合兮。洵萬古所共憐。今五日之已屆兮。龍舟競渡乎江濱。繫角黍以往。投兮弔孤臣而慰忠魂。余旣覩茲景兮。尤淚下之沾襟。舉酒而一奠兮。神翩翩其來歆。

弔此假敍

屈宋遺音

弔汕頭風災文

廣東廣州
吳氏書院

吳乃滔

禍不單
以臨堪
天地爲

讀酸之誠
堪鼻

慘乎哉。天禍潮汕。羊角風旋。鼉江陸沈。澄海成淵。黯兮慘悴。悲風悽愴。屋塌人傷。穢氣薰天。嗚呼此汕頭風災也。天容慘淡。瑟瑟雲烟。傷心哉。何風伯之不仁歟。吾聞夫汕埠。璀璨廣廈。雲連粵師。起義兵。燹蔓延懷山。襄陵水禍。累年銅駝荆棘。滄桑幾遷。今復六鷁退飛。風颶爲災。生靈十萬。同赴黃埃。嗚呼。噫唏。吾想夫烈風怒號。飛沙拔木。天崩地坼。神號鬼哭。遍地災黎。風餐露宿。聞者酸鼻。見者慘目。至若隨波逐流。載沉載浮。淒悲草木。天地爲愁。尸填韓江之岸。血滿潮流之洲。帆折檣斷。同遭石尤。可勝言哉。風捲兮海倒瀾狂。兮山墜屋宇。傾兮避無臺。疾病苦兮。誰與治。慘矣哉。瘡痍滿目。痛矣哉。骨暴沙礫。江流寒聲。兮山寂寂。遺骸棄露。兮虫唧唧。洪水翻兮。天沉沉。風姨威兮。雲霧霧。寒雨喧兮。線密月色苦兮。陰積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悲哉。潮民順受其正。不死人事而死天命。布

奠稱觴哭望天涯江水爲愁。粵嶺淒悲望風靄嘆能不依依。嗚呼噫嘻時耶命。
耶魂兮何之尙其來歸。

文情悲慘不讓弔古戰場文

工勢於曲盤折而旋取
軸胸引述隨有手卷
赴曲流而題下分
背透紙而輕一旨拍題筆放總一入

書後類

廣東東莞中學
校四年級生

陳兆魁

讀檀弓孔子過泰山側

天下之患孰有甚於虎乎然虎之噬人人或有免者且罟獲陷阱可以致虎於死地虎雖强悍兇暴終不足爲人患若夫爲人患視虎爲倍蓰舉天下之人無可倖免非罟獲陷阱可得而除之者其爲苛政乎夫苛政之苦天下之至苦也不受之則無從而知之杜子美兵車行所云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此痛心疾首於兵役者也杜荀鶴時世行所云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尙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此痛心疾首於徭役者也凡此皆苛政之最著者也虎之爲患詎至此乎是以泰山之婦雖三世死於虎而不肯去嗟夫泰山之

結用舍人千語
抵蓄文字從一因
妙思奇闡推

地。何。地。也。蓋。虎。患。之。地。也。以。虎。患。之。地。爲。樂。土。則。天。下。從。可。知。矣。

鉤心鬪角較矢量弧慘淡經營布置最爲得法收段高老異常饒有王

荆公風味

書齊策貫珠者後

上海南洋公學中院二年級生

吳頌湘

有筆有書有

余讀齊策貫珠者之悟襄王而知行仁之自有術焉夫當時單挾震主之功處見疑之地又復行市惠於民之事襄王欲殺之固亦英鷺者之所爲也苟無貫珠者襄王不幾爲漢高之先導哉且韓彭無惠民之事故誅之而晏然今單之得民如是吾恐如魯昭公之反爲所逐也亦未可知而貫珠之諫能使襄王信吾之言并以保全功臣豈非齊國之幸哉抑吾又有所深感焉貫珠者對襄王之言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夫因者順也三代之所寶莫如因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於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然則齊國閭里丈夫之

而彌廣
言恢之

相語曰。單之愛民乃王之教澤也。所謂因以爲已善也。使襄王而更善用此。因則大而王小而霸。推是因而廣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又豈區區保一功臣而已哉。

前半就事論事。文氣充暢。後半從因字著筆。思路獨闢。爲人意想所不及。

書韓非備內篇後

校廣西容縣中學
三年級生 李國固

意開思拓
舒卷自如

余讀韓非備內篇而竊嘆其爲人主慮患之周。防禍之切。雖父子之親。夫妻之近。猶不可以須臾信而況其他。是則天下後世之溺愛不明者。奉此以爲捧喝。宜若可以免禍矣。然而上觀古今。橫覽中外。刦君弑主。鳩父藥夫。以圖其私者。所在多有。豈其未聞韓非之言乎。何罹禍如是之慘且酷也。蓋不知備內之要道。而爲父者不父。爲夫者不夫。堂奧之間。有陷阱焉。談笑之頃。有戈矛焉。縱不虞妻子之有他。獨不慮奸人之伺隙耶。顧或者謂必如韓非之說。純以法術相

密運思精
錄語警

理駁得有

歸重數
探驟喻珠
譬喻精

琢句酷
擬成語
攻破備
老字句法

籍制吾亦未見其可也。何則。大凡人之氣稟雖有智愚賢否之不齊而要不可無教育以啓發其智識。無教育則智者不智。愚者益愚。而犯上作亂基於此矣。且天下賢者常少。不肖者常多。則其需教育也尤亟。彼夫駑馬詭銜竊轡。猶能翹足傷人。况人而無千里之能。有脫羣之智者。獨可專衡。以法專扼。以術而不激成其變鋌。而走險耶。挺而走險。果家庭骨肉之福耶。必也教之。以詩書訓之。以禮義變化其氣質。增進其智識。使人人視欲如寇視禮如城。而益親其所親長其所長。天下自無禍亂矣。無禍亂何備爲然。則由前之說。備而無患。由後之說。弗備亦無患。則韓非之言乃片面之理由。非中正之道。可暫而不可久也。

前半詞意穩健。筆勢遒緊。後幅識見超卓。語能探本。駑馬一譬尤爲精

警絕倫

書韓非備內篇後

廣西容縣中學
校三年級生 崔贊謨

掣神能提

韓非備內一篇。言內變。則根於權利。言防備。則在乎嚴察。蓋有鑒於末俗之弊。

來要論太一分語作當最不肯定得有煞說極明論胎息意矜筆總意總有關鎖括旨化家公從史六寸

一本其平素所主張而言也當是時七雄並峙殺伐攻取君利其國士大夫利其家后妃夫人則利其子之繼統儲君嫡子則利其身之得位泯泯棼棼無非人君之一身爲禍之慘誠如韓氏所云故一篇之中歷述宮庭惡行以警時君謂人主須加意飲食視聽察驗於參伍陳言賞罰不可苟繩法不可阿此其備之術而運用以法家之旨趣循是以行一時之利也然若專以不肖待人則又未免於偏刻蓋夫婦父子之間皆有天然相合之道間有不符此道者乃人倫之偶變非天下古今必如是也苟徒以趙王驪姬律人或徒以色爲夫婦之所尙則是世無賢妻子而繼位嗣君亦將無名正言順者豈通論哉惟其辭意精銳道盡家庭醜惡足以牖啓溺愛不明蒙蔽於所親者之覺悟其長誠不可廢也或以其不別親疏貴賤一以法從事未免病於嚴而少恩此則法家主義固異於儒墨之道德矣

平議恰合分際筆亦綜核矜鍊饒有古文意境

讀陳情表

廣東始興中學
校三年級生 華陔

人臣不幸值國祚覆亡。遯居田野。淡泊自守。雖不能死節。亦不失爲高尙之士。然不求名。而名自聞。不耀德。而德自顯。愛賢禮士之君。必欲招致於廷下。就之則覲。然事二主矣。却之則懼禍。此進退狼狽李密所由上陳情表也。蓋人主有致士之賢。必有容士之量。苟傲之以節。毋寧動之以情。不然既舍祖母劉而仕蜀漢於前。曷不能仕晉於後耶。雖然密非孝不能吐此真誠懇摯之情。而武帝非賢又安能遂密之志哉。

語經百
天鑑石破
餘音三
日繞梁

奇思偉論節短音長

讀蘇洵項籍論書後

浙江第五中學
校二年級生

李湛園

一語翻
却

余讀蘇洵項籍論。謂其救趙而不入關。因之失天下。竊以爲不然。當秦之伐趙也。兵強將勇。而宋義懼之。籍雖蒙矯殺之罪。而卒能將其軍以破章邯。可謂壯也。

紓徐
爲奸卓
傑爲
聲

當解說甚
堅勁筆力
日礪形勞當

寫出項王正直之心
頤全大業尤可得立
欽佩劉項之爭也

者亦賴章邯之軍有項籍爲之牽掣耳苟籍亦併力西向則章邯之兵引還而秦人內應之安知無夾攻之險恐勝算未必可操也蘇氏謂籍入關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此不過揣度之辭耳夫鉅鹿之戰諸侯且作壁上觀安見以章邯之大軍而敢躡其後耶總之項籍與劉邦比肩而事懷王當其時尙未有楚漢分爭之局也故救趙破秦懷王各有專任籍但知爲其所當爲以上從主命豈必與劉邦爭功乎觀異日鴻門之會籍之所以不殺沛公者亦恐兩將不和不足以成大事也彼范增烏足以知之信如蘇氏所言則是懷王尙在先啓劉項之爭也其說尤謬矣余故辨論之以爲讀是文者告。

此文雖是翻案却是平論項王有知當引爲千古知已

羅臺山逸事書後

山西川至中學
校二年級生 李興傑

象之得禍因貴其牙雉之捐軀因保其羽匹夫之罹害因懷其珍羅臺山好奇

筆迥非凡

石其命危乎。奇石舟子好金銀。其命危乎。金銀凡事皆然。故所好宜慎。好而不正。無涯之險。羅臺山先蹈焉。而舟子踵其轍。來者可勿戒哉。

格老氣蒼

讀戴南山盲者說書後

江蘇省立商科第六屆畢業生中

徐恆耀

於目盲甚

官罵盡羣

可稱瞎

盲者母自悲。人亦母悲。盲者未必盡盲而不盲者。實皆盲者也。胸無點墨。才鮮一技。對書則瞠目。臨事而束手。此非盲於知能者乎。性狠心殘。言卑行鄙。既附焰以趨勢。復凌弱而屈強。此非盲於品性者乎。縱或富有矣。品高矣。而羸體伶仃。形容憔悴。貌不足以威羣衆。力不足以搏雞雛。又豈非盲於攝生之術者乎。至若逐波浪。載浮沈。蠢蠢妄動者。非盲從耶。兢詭辯肆淫詞。喋喋妄言者。非盲說耶。以及無端而啓釁。無故而興兵。滅人家國而不知惜。攘人土地而不知愛。一若刀鋸斧鉞。惟吾之所施而無不可者。又寧非盲於正道與公理也耶。若夫爲物欲所蒙。而是非莫辨邪。正莫擇。遂致走入歧途。終蹈罪戾。而無可拯。

救者。此尤世人之所同盲者也。噫。天下之盲者可勝言哉。南山戴先生高風亮節。明燭當世。獨有感於斯。而悲於斯。於是作盲者說。以寄其慨。余讀其文。而有感於先生之所感。於是乎書。

借題發揮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讀聊齋志異題後

江蘇淮安第九中學生 羅綸

起筆跌宕

深中病處並非奇論

深得文三昧

此所謂有託而逃者。非歟。其抱才抑鬱。感慨淋漓。豪宕自恣者。於左史殆庶幾焉。雖然其文之足以感人者。合一書計之。十餘策耳。其他則亦清越不平。文成而法具。第吾惜其摹古太似。而飾詞太文也。夫摹古太似。則吾之文固於古。而不足以感人。飾詞太文。則文雖不可訾。而性情或於是乎不出。是不可諱也。或曰。是紀鬼狐耳。焉得皆可歌可泣者。余曰。文情之深者。雖紀木石鹿豕而情亦激發之。則文亦不妙。是故文章之道。有絕似左史。而不得爲佳文者。有絕無左。鬱鬱乎。其不可止也。而况鬼狐乎。苟曰不然。卽書忠孝節烈之事。而情不足以

史之法而稱爲文之至者余持是論久請與天下之知文者共商之不然若聊齋之文亦唐宋小說中之錚錚也何譏刺之有

都是論文精奧於聊齋發之聊齋有知以爲何如

東莞庾氏貞節詩跋

廣東東莞中學校四年級生

陳兆魁

的是跋
尾起法

右編爲吾邑庚貞節由命而詠嗚呼貞節誠不朽矣天之所以厄貞節正天之所以福貞節也人皆以紅顏薄命爲貞節弔愚則以紅顏薄命爲貞節賀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見其貞顯其節也受困苦於一時享令名於千古爲福爲禍必

有能辨之者然吾誦是編爲貞節一人喜又不禁爲曾天下巾幘悲矣方今道

細筋入骨
易勝浩嘆

有關人世之道文

德墮落人慾橫流朝爲匹偶暮爲秦越往往然也求有如貞節之守一而終不以貧賤而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斯吾所以喜之至不覺悲從中來爲之歎歎太息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貞節之行亦尋常巾幘所能爲誠能充其本來之善以克其人慾之私則爲之亦自易易後之覽者其亦聞風而興

起歎

贊歎不置感喟遙深龍門廬陵而後得此洵堪嗣響

書後類補

讀秦士錄書後

江蘇上海浦東中學校四年級生 嚴 寬

轉出本意借賓定主頗有章法

此情勢所必諱言之耳

當無可解釋精移易

余讀宋濂秦士錄。嘗出而質之世俗之士。皆以爲濂之作此錄也。深惜鄧弼之不見用於元。元之不能用弼。爲弼惜。并爲元惜。余以爲濂之作此爲明。惜爲弼。惜則有之。而未嘗爲元惜也。元以蠻夷酋長。自沙漠入主中原。吾族迫於一時之威勢。豈心悅而誠服哉。且元之政柄。兵權。一切重要之職。皆其親戚。握之吾漢人少有染指者。弼固才兼文武。憤憤於元也久矣。苦無所藉手。故爲書而見德。王以勇力動之。更以征服蠻夷。欵悅之。一旦兵權在握。則乘時而起。將大有爲。此弼之志也。王旣辭弼。弼長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命也。亦時也。尙何言。其所謂命與時者。指元之運命未終。倒元之時機未至也。其

得視爲
臆測

就濂文
就作註釋
卷亦極翻

曰尙何言者。舍德王而外。再無可與言也。不然以彌之才。安於小就。何所不容。其身而必入黃屋山爲道士哉。濂之言曰。彌死未二十年而天下亂。使彌在當有以自見。謂其見用於明。其勳業不在徐中山。常開平下。非謂見用於元也。其曰彌鬼有靈。必怒髮上衝。謂其怒元亡之不早。而吾恨不得而親見之也。必曰。

彌之不用爲元惜。亦昧宋濂作書之本旨矣。

見解高超筆情穩厚是能有新思想而不染時下習氣者

應首尾呼

所望本來如是此意正相反氣却似語面觀明知其妙說不望說其聲之勝秦之筆開楚意周等國何密

書類

擬信陵責晉鄙書

校上
二海
年澄
級袁
生中
興

丁頤

無忌再拜致書大將軍晉鄙足下。忌聞秦王帥師破趙長平進圍邯鄲。趙不堪命。迫而求於我足下。奉王命將十萬衆倍道赴援。竊以爲挫秦銳氣。令彼不得逞。於關東者在此一舉而從此强悍之秦必不敢虎視東諸侯矣。乃自道路傳來轉滋疑惑。足下留軍鄴壁其果救趙耶。將持兩端以觀望耶。伊古用兵勝負無定論。強弱無定勢。氣奮者勝。兵驕者敗。足下將慮秦之不可勝乎。亦知秦越踰山河橫絕漳滏而與趙軍決勝於邯鄲之郊行險府怨是蹈智伯之轍也。誠能以一旅之師兼程北趨約趙軍而夾攻之。則秦師可覆而取奚慮焉。足下以爲趙亡不足重輕乎。秦非無事之國也。趙亡必且更事。楚負冥阨之塞去秦三

以禍將動之及魏聳

切情詞追逼步緊

我雖往彼亦不透說來能得極

千里行遠而攻難秦必不爲也移兵之日非魏何攻邯鄲入秦非魏之福也今邯鄲旦暮下矣求救之書日必數起足下亦知趙之望救於魏一夕百年乎何不念唇齒之依而忍袖手耶且縱不念趙甯獨不念魏旣畏秦師甯獨不畏秦師之至足下手握兵符干城寄重士氣易竭客軍利速長此暴露坐令秦用其間一戰而入邯鄲墟趙社迴其戰勝之威與足下相見於鄴壁足下又將如秦何哉竊恐足下奉命而出不能殺敵以致果轉致引敵以反噬雖生入國門復又何顏以見我父老乎愚昧之言還望熟審利害而圖之

晉鄙留軍係奉魏王之命雖致書亦不足以動之故不得已而用侯生之策惟作者能於無中生有代爲陳說利害與當日情勢恰合可稱佳

擣

啟類

擬修夏忠節公墓道啓

江蘇省立第三中學生 徐躬謙

側聞疾風勁草。六幕同悲。爍石銷金。孤忠不泯。在昔明季。天意難回。忠義莫伸。斷骸奚惜。今者光復故物。盪滌羶腥。克慰忠魂。彌珍遺蹟。佳城猶在。靈貺如親。而乃近撫松楸。遠瞻邱隴。雙丸易逝。七尺仍荒。行者過之。躡足交涕。瑗公大節。並駕臥子。考功之職。略當黃門。智豈謀生。義不後死。乙酉之舉。沈李俱亡。章君次弓。精爽入夢。君尙徘徊山澤。眷念宗藩。野檄手藏。義旗心建。當世之士。幾難識公。繼而東塘師殲。南粵國棄。蓉城胥浦。以次淪亡。雙璧偕碎。卓哉孝廉孤城。悉焚壯矣。典史績溪之難。金江殉焉。金壇之圍。賀汪死焉。凡此諸公。無非同志。草間羞活海道。呈書事露。被拴刃臨。不屈嚴頭。竟斫溫鬚。卒銜瘦日。淒空號風。

然大節懷
都歷敍南
表彰之破徽
州揮筆不忠義

斷巷掩骼之所較勝。陳公一以義埋。一以水葬。迄今西郊落日古塚。悲風白楊。數株時聞棲鶴土牆。經尺半鎖蒼苔。馬鬣荒涼蛩聲幽咽。麥飯一盂縱來血裔。生芻一束孰挽嘉賓。夫柳季遺封曾禁樵采。草堂故址尙勒貞珉。况大節巍然如揭日月。旣念逝者行式來茲。本屬梓鄉尤敦蘭誼。官司守護固屬仁恩。里黨封培益昭義舉。務使墓田不改。土壤如新。守冢有託。奚必萬家防墓。何崩事原。一轍無令荒來。免棘寂唱。鴟梅阡成。歐表誠格。幽明墳詠鮑詩。徒悲祭埽。公之長君前後殉義。年僅十七。存古其字。生爲才鬼。死作國殤。作賦萬言。哀同庾信。遺函片紙。情感彪妻。魄有知應棲丙舍。亦當茀草剪棘。倍鼎羞牲。靈貺并招巫陽共下。嗟乎。斷頭穴匈。情殊酷烈。騎箕掉尾。氣壯山河。鑒此丹誠。用坏黃土。庶春秋享祀職盡。故常士庶觀瞻。情殷敦勸。有志之士宜共諒焉。謹啓。

明史言夏允彝自投深淵而死與此篇所敍不同。文古色斑爛聲情悲壯足以導揚先烈感動人心。

謝薦醫生啓

廣東廣州達材 學校中學生 吳乃滔

敍病
敍醫語
語典雅

極合
字轉入薦

偶爲造化小兒所苦。實沈駘臺爲災。睡臥難安。飲食日減。復以庸醫手拙藥石無靈。乃承力薦良醫飛來。華翰果也。枚乘七發。著手成春。益信業紹歧黃。功參靈素。杏林春煖。青囊著却病之方。橘井香流。丹竈傳延年之訣。誠飲上池之水。得龍宮之方矣。昔秋夫束茅人而愈疾。思邈稱肘後以成功。此醫方此。何多讓焉。然而推轂薦賢。曹邱之德可慕。知人舉善。子桑之恩堪稱。寶璧非卞和而不重。良馬非伯樂而不珍。再生之恩。雖曰名醫。實足下發縱指示耳。異日登堂。再

圖伸謝

輕圓流利

謝惠鸚鵡啓

廣東廣州達材 學校中學生

吳乃滔

從題前
着筆勢空凌極

前登大府偶步西軒。瞻望後園。俯臨曲沼。假山石畔。九曲欄邊。懸八角之亭中。黃魚初化。占百鳥之頭。上解語。偏能翼飛舞。而翩翩喙前鉤。而趨步丹足。三布。

以曲一段作勢

滯語寫鵝比體惠鵝

不鵝體喻鵝

從鸚鵡能言著鵝

合體裁極

金目雙圓處以金籠飾之玉鎖洵隴四之慧鳥嶺表之靈禽也方謂羊公之鶴衆客不可瞻其奇道士之鵝右軍亦難分其類心之所慕涎亦空垂惟有誦李白之詩仿唐人之句徒增紀念已耳何意解人可索嘉貺遙頌心所欲而必來意未言而竟喻王謝庭燕飛入百姓之家漢帝宮禽付歸將軍之府淡粧素服堪稱唐殿之雪衣性慧心靈不減長安之綠使白夸其服金焉其踵趾玉而碧吻綃而紅豈居易成詩能盡其美禰衡作賦可表其容者哉竊聞行不哥哥鵝鳩灑關山之淚不如歸去杜鵑驚蜀道之魂此特肖其聲音非實出於言語公冶長之不再誰悉百鳥之音魏管輅之已亡孰解羣鵠之噪故茅檐籠鳥徒聽啁啾花圃鶯兒莫名婉轉矣而斯鳥也頻聲作舌巧言如簧可詠新詩曾經獻頌乃以三升麻子飼於樓頭半盞清泉飲之窗下可伴孤凌之士業同解語之花每當夏日天長動以琵琶之和案頭課暇授以多心之經匪獨囑題擅郎君之才定亦寄語懷故主之況矣

以氣運詞不同堆垛

謝惠梅子啓

廣東廣州達材
學校中學生
龔國錠

從題前
着筆活
折一筆
以見梅
亦可愛

說無紗
切起話
暗蝶翼
是從前
前用一
題筆虛

際此林鐘紀月時轉庚金齒望梅津食指躍躍欲動矣正欲得梅實而消此煩渴何意筠籠送到磊磊黃珠甕甕分將霏霏豔果而熱心早洗笑口先邀豈真口腹之營致貽珍滋之累然而上林雨過黃巷炎消或買夏而論園或會樹而共食是以心乎愛之不能忘也已乃冰盤涼啖金鼎味濃伊梅柚之酸酢亦果中之嘉核也遂使潤生病肺渴解詩腸敢效杏子之還人真勝木瓜之投我矣錦心既費赤脚又勞謝謝

工穩

謝惠蟬翼紗啓

廣東廣州達材
學校中學生

吳乃滔

日長小苑身思紅荔之陰人靜空庭意想綠槐之翳衣薄羅而未得服輕葛而空期昔人比長日於小年齊酷吏於大暑良有以也何意衣方雲想覶已遙頌

正敏惠紗
正面描寫蟬

語語工穩

華翰續。紅偕鳳文而投。至雲紗綺。麗如蟬翼之飛來。分佳產於申江。服之無斁。勝當暑之絲。給衣而生涼。飄爾生風似翩。翻之翳葉翕然。墜露如垂綏而抱枝。古詩所謂餘霞散成綺。輕華比蟬翼者。非歟。伏念足下業商滬浦。地近繁華。擅雲錦之麗都。具霞裳之華豔。霧紋標出。多爭上品之名。蟬翅貽來。足使一身之爽。每當夏間夢覺。午日陰圓。蛻剪花輕。霞翻紙薄。展涼圖之爽颯。尙得披襟冒廣。夏之長風。猶當揮汗。方見青綾之重。永無黃葛之嗟。投李敢忘傾葵致謝。

珠圓玉潤

戲擬菖蒲賀竹啓

廣東廣州達材
學校中學生

龔國鏗

峽谷分封。歷十二時而協吉。庾園棲隱。偕三兩竿而自芳。伏維瀟灑。俟儲貞幹。彈罷甘蕉。今號圓通。不生苦筍。清塵風伯。鼓吹於慈母之山。除道雨師。添賀在龍孫之徑。况復恩叨漢帝。流環佩之聲。感遇姒王。作琅玕之貢。節嘗稱勁俗。亦能醫盛德。猗猗虛心。落落邇者。穆王池上聖主。敷恩童子寺中。綱維日報酌。

賀竹語
皆切合

切菖蒲
體語亦得

平安之酒交結七賢書厭勑之符富儕千戶敢不望風下拜向日彌殷某初依沈宅旋在堯庭雖標九節於仙鄉實寄三生於頑石眷言淇澳仰止南山傳語此君諒無資於紙筆或容隱者羌拜手於庭除莫笑虬蟠先爲燕賀

運典工切具見巧思

謝惠芋啓

廣東廣州達材
學校中學生

吳乃滔

回溯食
芋是從
先一步
引人

正敍惠
芋描寫
極工

運典切
得體合措詞

曩過尊齋備承款洽芋來荔浦堆盤則燦映玉膳饌出郇廚觸手則頻沾香味芬留齒頰德感心懷方謂福飽朶頤可一難再則金壺風味徒思個個之鷁頭斗室鬱居空憶頻頻之龍腦已耳何意解人可索嘉貺遙頒玉札偕來比紅芽而更麗華絢佳色映紫莖而逾鮮截肪則肌膩皆鬆披膜則毳茸並軟勝雀頭之佳種適口充腸異君子之斗魁快頤動指可謂意不言而自至心有欲而必來也已所愧才訛羊字學昧蹲鴟乃承滿斛貽來傾筐見饋當此餅圓似月藕大如船愧無李泌之賢宰衡本色思效東坡之啖名士風流爐火今朝聊供中

秋之賞月清樽前夕以留疇昔之餘歡敬謝高情敢申鄙意

興贊風華

賦類

春秋多佳日賦 以題爲韻

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校學生 周東來

此段總起

此段賦
春語極
旖旎

此段賦
秋詞亦
圓穩

此段賦
措詞
典雅

人生行樂物候驚新無多美。日暮負芳辰，欣看柳暗花明春光悅目更愛蓼紅蘆白。秋景宜人不同四季風光畢竟湖中六月最是一年好處咸知郊外三春原夫春之爲時也。青郊雨洗紫陌塵浮王孫草嫩少女花稠迎春色兮依依馬嘶金勒尋春光兮得人醉玉樓屈指佳期既非冬而非夏放懷佳景却宜春而宜秋。又若秋之爲候也。雨開院菊風動池荷暑收玉樹涼入金柯七夕星明天上之佳期可愛中秋月朗人間之佳節初過暖佳釀於林間燒紅葉而秋情可寄題佳詩於石上掃綠苔而秋興偏多。况復桃源點綴栗里安排楊柳則扶疏繞屋松菊則香色盈階鶯嶺登高重九追參軍之跡蘭亭修禊重三

用寒暑
反觀極
力爲佳
字描寫

押來賦字
歷

抒逸少之懷春花秋月之中因時尋勝秋水春山之畔到處爲佳』佳色堪憐。佳時足述春前之佳事無雙秋際之佳辰第一豈若頻揮羽扇避暑日兮炎蒸迥殊共對金爐畏寒日兮恂慄輕寒輕暖愛暭暭之秋陽宜雨宜晴欣遲遲之春日』縱使時月頻遷年華易度日夕而紫氣凝山雨霽而晴光滿路但覺春遊南鎮十里兮芳草斜陽秋望西湖一川兮青林紅樹倘若春懷有感應賡明道之詩况當秋興甚濃試續安仁之賦。

珠圓玉潤

五古類

雜詩 十一首

湖南慈利中學
校四年級生

于榕章

豪俠者
毋自棄

盛極必
衰。幸勿
自恃

攀援何
立富圖

平生逞意氣。擊劍更吹簫。痛飲燕市酒。結客五陵豪。錦帶佩吳鈎。陸離光昭昭。
馳馬長安道。射雉上林郊。奇服眩春日。行人以諷嘲。歲月坐蹉跎。得無感飄搖。
願當振衣去。從軍霍嫖姚。
嚴秋肅殺機。衆芳各衰萎。春來和煦之陽豔。驕威蕤。不見傷搖落。徒聞耀今姿。
今姿豈常保。飄零會相隨。天道非常故。歛可勝悲哉。爾榮夸子固。請視此辭。
鬱鬱陵上松。青青澗邊草。百年松合圍。其下蔓蘿繞。生機一何速。高上松之杪。
蔓蘿謂松言。居高吾汝好。沈沈松不語。憂思徒悄悄。西風肅殺氣。衆卉傷枯槁。
蔓蘿復何有。松仍晚雲表。偃蹇固非計。依人安足道。

高懷誰

避讒遠

有女瀟湘陽。明媚姣春光。婉戀工巧笑。灼灼感人腸。由來紈扇恨。蛾眉謠啄傷。
昨者遺我物。芷蘭與琳瑯。瑤期金石幽。蘭爲孤芳攬衣欲往從。蒹葭怨路長。
之子不可見。臨歧徒彷徨。

明月出東海。蟾蜍涎其姿。羲和馭日車。浮雲翳蔽之。嗟彼紫宮女。亦復相姤疑。
朝蠅與暮蚊。可盡能相持。伊彼讒人者。所秉實特奇。巧言眞如簧。放口恣橫馳。
是非與公道。此事後世知。一笑謝之往。且釣滄江湄。

鯤鵬搏扶搖。萬里振羽翼。黃鵠來海上。矰繳不能弋。立身自高遠。羅罝又胡適。
高顧睨四表。遨遊豈終極。回視斥鷗輩。終日處荆棘。飛捨祇榆枋。餘粟不得食。
豈爲種類異。實因立身特。感此傷我懷。撫心長惻惻。

人生力仕進。致身固及早。苟甘事詔佞。何如沉淪老。清議良足畏。失足亦堪悼。
嗟彼慕勢徒。胡勿思其道。華歆工勸進。千古人爭憐。馮道尸三公。後世笑絕倒。
冠帶而齷齪。不如初服好。願言效甯戚。叩歌石皓皓。

食恥爲伴

碑睨羣流

貴清靜可

稱而疾沒不世名

雖云先
樂後憂

秦失三號出襄城。七聖迷至道，在螻蟻達士喜木雞，無爲而恬淡，足以御羣黎。金不祥而躍大冶，乃見擠大哉黃老術於世，何所詆文帝能用之所以息鼓鼙。彳亍出東郭，徘徊城之陰。浩浩生遠想，淒然感寂忱。殘碣何纍纍，白楊鬱以森。中有長眠者，悵觸一何深。生時競馳逐，既沒歸山岑。耕鋤誰復惜，樵採有誰禁。念茲盈虛理，嗒然淚沾襟。

念茲盈虛理。嗒然淚沾襟。

長安遊。俠兒輕薄好。絃歌怒馬咸陽中。挾妓邯鄲過。真成愁苦少。歡娛良用多。
一旦羽書急。胡騎迫交河。拔劍別行侶。壯志邁荊軻。悲笳斷續鳴森嚴。軍令苛。
回視昔游時。得不淚滂沱。立功期絕域。安能久蹉跎。

束髮事詩書。喜爲汗漫游。河山增感慨。身世任沉浮。登高西南望。戰雲莽未收。五嶺馳羽檄。重湖耀戈矛。吁嗟秉鈞者。專爲肉食謀。既忘外患迫。翻爭同室仇。民命直芻狗。敲吸而誅求。千鈞一髮局蒼茫。此神州。

饒有古氣逼近十九首

感撫時生

少年行

湖南慈利中學四年級生

于榕章

慷慨當以
悚

人生得意時莫如年未老苟懷株守志零落隨秋草少壯逞意氣自誇紫騮好
醉留酒家胡仗劍邯鄲道西北風雲惡棄繻事征討殺賊男兒事羣醜一盪掃
功成方歸來濁酒自傾倒壯哉杜陵言立身須及早

雄壯

剜肉吟

湖南慈利中學四年級生

于榕章

瘡已潰
爛不可收
拾

欲醫身上瘡先剜股上肉股肉有時盡瘡多彌難復立國有如此得不亡且速
橫征而暴斂咄咄此當軸莽莽神州古浩浩此大陸我欲竟此曲曲終仰天哭

沈痛

古意

湖南慈利中學四年級生

于榕章

如泣如
訴

素手搗征衣小溪紅葉滿不怨寒砧骨料量征夫暖素手搗征衣衣多嬌無力
願化黃鸝飛恨無雙羽翼素手搗征衣衣中淚痕漬哀哀玉關怨點點思家淚

其音淒切

擬古詩十九首中之青青河畔草一篇

廣東梅縣東山中學生黃德昭

魂黯然銷

悠悠天際月。凜凜歲云暮。飄飄蓬轉客。忽忽年光度。漫漫途路長。耿耿思鄉苦。
昔如鴛鴦鳥。今如牛女渡。牛女相見稀。恩情苦難訴。

音節入古

舟行卽景

江蘇省立第三中學校三年級生黃傑

觀物之動靜
向晚雨初晴。水田秧正綠。樹裏有人家。斜陽臥黃犢。岸蒲何青青。中有水禽宿。
驚聞柔櫓聲。飛起入叢竹。

工於寫景

江蘇省立第三中黃傑

樓灑如誦崔鶴

西湖湖水東。本是幽人住。疎影自橫斜。尙臘梅千樹。化鶴仙或歸。放鶴人已去。

寂寂孤山孤空留棲鶴處

古峭

飢民歎

校四年級生 湖南慈利中學

于榕章

生不聊

苛政猛於虎
太不平

去年夏大旱憔悴無粒粟。今年欠春糧。農人淚簌簌。豆粥聊充饑。豈復求盈足。
粥盡可奈何。草根不飽腹。朝芟陌上草。夜就隴上宿。饑疲不憚勞。但期秋收熟。
叩門胥吏來。國賦徵求速。荷槍跨短刀。威儀一何肅。喝云軍糈急緩或加誅戮。
長跪謝胥吏。淚下還復續。月前鬻長女。始得納租穀。如何賦又急。得無太迫促。
吏怒怒且咆。老拳雜鞭扑。哀聲動四鄰。誰勸勸遭辱。嗟爾軍政界。施罰得無毒。
中澤漱哀鴻。朱門厭酒肉。野人無破褐。長官服輕縠。同居人類界天堂。與地獄。
我聞專制時。撫民有賢牧。共和茲大同。乃反見桎梏。人歌踏青詞。我賦饑民曲。
曲促調更急。掩面吞聲哭。

如誦石壕吏

壬戌閏五廣城會友又言別

浙江黃岩私立
雅中學校畢業生

吳秉珩

太高太
自苦
乾坤震
憾然自
得幸有
同心

故人別經年。臨風空搔首。乍見有餘歡。離情訴樽酒。日暮頽垣榴。月明荒堤柳。
萬象助慘悽。方知別時久。古壑有高人。遺世徒自負。一竿老王孫。天涯誰漂母。
翹仰當軸恩。天高井地厚。嗟彼折腰人。碌碌慚升斗。長江鼈鼈狂夾道。龍蛇走。
黑霧起荒夷。妖氣生座右。我亦行吾素。邱林閒消受。願結花月緣。不罹利害藪。
朋輩歎彫零。幸有忘年友。明日駕輕舟。殘楊古渡口。

胸襟超脫

二婦行

江蘇南匯東中
學校二年級生

葉時傑

此言無
子之苦
令人髮

二婦泣路側。哽咽復長吁。適來行路者。爲之立須臾。問婦何處來。痛哭胡爲乎。
一婦長歎息。未語淚如珠。良人早逝世。無子一身孤。同族觀予富。相議共分財。
使姪爲予子。謂作年老娛。姪心亦不良。養予如畜奴。日暮腹中飢。何曾見盤盂。
天寒衣裳破。霜雪侵肌膚。年邁百無能。姪又將予驅。驅我出門外。仰天一號呼。

子此慘哉
等於無苦有
子之苦
烈女禍之家亦然

訴冤。至。縣。署。胥。吏。較。錙。銖。人。情。薄。似。紙。誰。肯。念。何。辜。因此。流。爲。丐。乞。食。以。自。餬。
夜。宿。古。寺。中。荒。草。伴。野。狐。日。午。不。得。食。偃。臥。泣。窮。途。一。婦。聞。斯。言。淚。盡。眼。欲。枯。
自。言。有。兒。子。不。如。他。人。無。我。兒。年。少。時。宛。轉。依。人。離。我。兒。年。稍。長。性。情。竟。別。殊。
殷。勤。爲。娶。婦。本。以。事。老。姑。不。意。婦。娶。來。反。將。姑。管。拘。小。媳。朝。命。我。入。田。拾。薪。蘇。
不。肖。夕。命。我。執。熱。入。中。廚。朝。夕。雜。苦。作。終。日。不。得。舒。我。亦。有。弱。孫。孫。肥。祖。母。癯。
長。幼。悉。飽。暖。不。念。老。勤。劬。飢。來。乞。食。去。忍。餓。立。街。衢。二。婦。言。既。畢。淚。眼。各。模糊。
腸。斷。行。路。者。搔。首。幾。踟。

畜禽獸於家庭倫常之變極矣作者曲曲寫出如聞悲咽之聲

七古類

江蘇南匯縣惠東中學校二年級生陳奠邦

猛虎行

化筆法變
可憐

南山猛虎擰其目走來市上食人肉可憐年年遭兵荒肉瘦不足鼓其腹虎腹未鼓虎意轉怒雞犬猶存乃及無辜君莫掩君扉虎有翼能飛亦莫掩君門虎有口能言天生萬物迭相制力不逮我爾當死匍伏往自投虎牙虎曰善恭順可嘉若者烹若者腊死後爲餑莫我逆吁嗟呼猛虎之猛誰敢仇白骨委地無人收古今天道常悠悠殺人多者皆封侯

安得周處射殺之

從軍行送熊鳳箋之灋

湖南慈利中學校四年級生

于榕章

朔風颯颯吹白雪人憚出戶馬蹄裂有客欲賦從軍行短衣匹馬與我別別時

揭出正意

顧忌之無所言
慨乎言

殷期望甚

黯然淚沾臆。爲具盤飧夜宴設。哀歌悲笳動深情。魚鼈鮮魚徒紛列。我言世局正多艱。干戈擾攘那堪說。一自帝制傾覆後。風雲變幻遂奇譎。或假護法握政權。或託靖國肆攘竊綜此莫非苦吾民。橫征暴斂不稍歇。更有萑苻乘時起。恍如鬼蜮雷電掣。君看今年直魯地。小民被災無遺孽。都緣干戈未時息。征賦籌餉轉相迭。卽論吾慈處邊徼戰伐。幾見日流血。雖今平復且稍安。來日大難誰能決。撫世戡亂在得賢。吾黨惟君稱俊傑。願君速起振羽毛。無徒淹留空咄咄。我苦質弱未能從。日事丹鉛守吾拙。屢欲上言除疾苦。難聽其如吹劍吷。勸君且進一杯酒。後生豈盡遜前哲。努力戎行莫怠荒。他日看着祖生策。

語切直筆健勁

題梁夫人桴鼓助戰圖

校湖南慈利中學
四年級生

于榕章

從當日
勢引

有宋徽欽恣侈驕。賢俊在野。佞居朝。一旦外患倉卒起。金虜蹂躪逞咆哮。二帝並肩向北狩。宮闕蕭蕭慨禾黍。幸有康王起相州。力挽狂瀾作砥柱。四方豪傑。

寫事實
壯氣勢雄

可嘆

寫圖字
有奔氣
有生感

如雲屯勤王義師皆響應中有大將韓世忠智略可許嫖姚並錦衣列陣復磨
旗蔽天白日昏由來師目在旗鼓夫人一桿氣如虎八千貔貅奮威虜其龍
虎大王歸金人氣沮被重圍魚釜鳥弦勢堪危詎料閩賊以計呈旬日功勞一
夕傾南箕况復又構煽英雄俠女氣空橫迄今畫像掛草堂宛然身立古戰場
援桴佩劍乘驄馬鼓聲雖無氣偏強餘勇尙多若可賈欲平腥膻掃北方吁嗟
乎歐風墨雨歛亞洲干戈擾攘使予愁吾國男女已平等安得如此建宏猷中
夜搔首望不見覽圖使余淚橫流

氣舒筆健

五絕類

咏春

中大名省立第十
中學校學生 趙秉仁

春草復春波。春光等閒過。留春春不住。春去耐春何。

熟脫

題畫

文湖中北中學
校學生 春縣博
卞官龍

毫端生意足。紙上拓乾坤。此地人非俗。青山共一尊。

詩亦不俗

閒吟

二首

上海浦東中
學校學生 張秉陶

傍晚倚欄干。晴霞一片丹。悄然成獨笑。忽覺雨聲寒。
獨步短牆西。隄邊遠樹低。歸巢來獨鳥。偏向老松棲。

有
靜
趣

七絕類

吳陵夜發

江蘇泰縣明德中
學校三年級生

張如玉

扁舟歸去客心閒。寒戀重衾睡正酣。一夜艣枝聲不斷。載將風雨過城南。

安穩

無題集定盦句 四首

湖南慈利中學
校四年級生

于榕章

閱歷天花悟後身。恥爲嬌喘與輕顰。從茲閨苑桃花色。不是雲屏夢裏人。
鳳泊鸞飄別有愁。年來花草冷蘇州。梅魂菊影商量徧。他日埋香要虎邱。
無端忽試午時粧。絕色秋花各擅場。別有狂言謝世望。溫柔不住住何鄉。
萬一天填恨海平。乘艣西子湖邊行。悲觀離合本如此。整頓全身注定卿。

雜感集定盦句 二首

湖南慈利中學
校四年級生

于榕章

少年擊劍更吹簫。塵刦成塵。感不消。誰分江湖。搖落後。四廂花影怒於潮。
少年哀豔雜雄奇。生就燈前兒女詩。一事平生無齷齪。渡江祇怨別蛾眉。

湊合天然

書感集定盦句 二首

湖南慈利中學
校四年級生

于榕章

不似懷人不似禪。金缸花燼月如烟。書生挾策成何濟。負盡狂名十五年。
風雲材略已銷磨。獨依東南涕淚多。世事滄桑心事定。滿襟清淚渡黃河。
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壘塊

美人風箏

七首

直隸大名省立第一中學校學生

趙秉仁

鳳泊鸞飄不自由。裝成新樣足風流。可憐妾命薄。如紙見面嫣然背面羞。
掛肚牽腸不自由。得風流處且風流。身如彩鳳生雙翼。一線情緣不到頭。
花容月貌鬢堆雅。仰面兒童笑語嘩。一縷情絲割不得。隨風飄泊到天涯。

長空萬里響雲璈。疑是天孫渡鵲橋。爲問牛郎何處去。空留一線鎖纖腰。
楚楚腰肢一捻輕。風流文彩屬卿卿。美人自有飛昇術。不需驂鸞到玉京。
身輕骨瘦貌如仙。霧鬢雲鬟劇可憐。飛燕能爲掌上舞。乘風直上大羅天。
珊珊玉骨掌中擎。誰把丹青巧製成。疑是飛瓊臨上界。天風吹送步虛聲。

巧思綺合層出不窮

夏日游荔子灣

廣東廣州
吳氏書院

吳乃滔

名疆水急別三叉。南漢紅光映荔花。霞落半空迷鬢影。隔波遙指認昌華。

熱鬧

秋日過荔子灣

廣東廣州
吳氏書院

吳乃滔

渺然碧水遠涵天。憔悴灣頭幾樹烟。斷送繁華秋不管。蕭疏黃葉晚風前。

情傷搖落

冬夜望月

廣東廣州
吳氏書院

吳乃滔

北牖風淒夜色濃。臥看冷月破雲峯。誰家寶鏡初磨出。萬里寒光似雪封。
切貼

讀岳飛傳有感

廣東廣州
吳氏書院

吳乃滔

南渡北盟灑淚多。金兵十萬渡黃河。岳軍莫道山難撼。自拆長城可奈何。
三軍踴躍劍橫磨。二聖不還恨獨多。太息渡河空指日。亭中忽已起風波。

音節蒼涼

半空觀飛行機

廣東東州
吳氏書院

吳乃滔

翱翔瞥眼若驚鴻。一葉飛機起半空。莫道凌雲徒有志。沖天豈待羽毛豐。

語有抱負

暮秋野望

湖北蘄春縣
文中學校學生

卞官龍

暮天紅樹戰西風。回面山光冷淡中。鴻雁橫飛煙障破。一峯獨峙迥摩空。

超拔

賦得千古河山一戰枰

湖北蘄春縣博
文中學校學生

卞官龍

虎踞龍蟠氣象雄。千秋王霸去匆匆。興亡世局忙如許。依舊河山有戰風。
感慨係之。

立夏前夜

校上海浦東中學
二年級生 顧亮孫

獨對青燈醉欲眠。芭蕉庭院雨如烟。落紅慘淡隨流水。分付東皇有萬千。

無限深情

古貞嬪墓

校上海浦東中學
二年級生 顧亮孫

妻。妻。荒。草。夕。陽。天。殘。碣。飄。零。斷。暮。烟。山。徑。頽。荒。人。寂。寂。花。開。花。落。自。年。年。

冷落

征人怨

上海浦東中學
二年級生 顧亮孫

歲。歲。征。袍。與。劍。環。一。鞭。飛。度。雁。門。關。舉。頭。慘。見。胡。天。月。流。水。無。情。雪。滿。山。

悲涼

開放觀音山有感

二首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學生

龔國鏗

粵人治粵慶昇平。鎮海樓前妖氣清。無復負嵎驚鶴唳。山靈呵護五羊城。
振衣千仞陟高岡。粵秀山前喜氣揚。殺氣塵囂今盡去。羊城不復歎蜩螗。

光昌

花塢觀耕

二首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學生

龔國鏗

嫩綠秧針百畝連。夫耘婦餚暮。春天昌華故址。今何在。半作居民半作田。
城西花塢草如茵。嫩綠鋪田景色新。十里平疇風漾碧。秧針繡出十分春。

韶秀

庾嶺探梅

二首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學生

龔國鏗

暗香疏影瓣深紅。庾嶺梅開怯曉風。踏徧山前無限雪。灞橋詩思幾人同。
扶杖登高怯曉風。花開滿嶺壯南雄。北先南後傳奇異。臘近梅梢盡放紅。

穩愜

春風

江蘇學社張家豹

欲將消息問蒼苔。喚醒花魂次第開。二十四番春有約。年年送得好香來。

筆參化工

春雨

江蘇學社張家豹

烟雲漠漠鎖空庭。寒逼書燈一盞青。只怕海棠嬌欲謝。夜深猶自隔簾聽。

愛護情深

二十述懷 二首

南邑公學畢業生 徐子美

韶光二十等閒過。自笑年華被墨磨。賸水殘山支半壁。長纓未請悔蹉跎。
顧影翩翩正少年。平生端不受人憐。左圖右史從吾好。劬學何妨守硯田。

英挺

答陳奠邦贈別

三首

南邑公學畢業生 徐子美

嚴橋敍首話寒暄。譜訂金蘭序。弟昆恨我此身萍水似。與君一別一銷魂。

懇至

雪夜偶成

南邑公學 毕業生 徐子美

朔風日日苦相催。滿地寒雲撥不開。深夜簾櫳忽生白。只疑明月上窗來。
花花世界習爲常。底事寒梅愛素粧。自是太虛還白色。不塗脂粉作文章。
善於烘托

早春郊望 三首

江蘇南匯南邑公學畢業生 徐子美

明媚春光二月天。平原草色已芊芊。杏花十里纔紅豔。應有游人墜馬鞭。
村籬隱隱水之濱。天氣清明物候新。山外斜陽林外路。閑閑笑語荷鋤人。
柳初綻綠杏初花。指數前村賣酒家。野老醉歸香徑晚。四圍山色夕陽斜。

詩中有畫 ·

觀虎邱題壁有感

江蘇省立第三中學校三年級生 葉傑

成敗興亡等水漚。偏從兒女寫風流。倘教移却真娘墓。千古誰還吊虎邱。

何事世人惟重色。真娘墓上獨留詩。此前人詩也。作者亦猶此意。

納涼

江蘇省立第三中
學校三年級生

葉傑

一天雨過漾清光。槭槭金風作晚涼。小坐迴廊清徹骨。橫塘輕洩芰荷香。
雨後清涼扇莫攜。凭闌獨倚小樓西。幽香一縷清心骨。茉莉千叢繞露畦。
一輪皎潔照當頭。萬里無雲月色幽。看到流螢明滅處。疎星閃閃映簾鈎。

涼沁心脾

題柳陰垂釣圖

江蘇省立第三中
學校三年級生 葉傑

十里橫塘一葉舟。水光雲影任遨遊。柳陰深處生涯寄。垂釣烟波樂未休。

善寫幽趣

盼家書

上海浦東中
學校學生

張秉陶

羈滯他鄉望故鄉。思歸一夜斷愁腸。雙魚盼到平安信。春夢才能穩客牀。

人同此心

郊遊偶成

上海浦東中學校學生 中 張秉陶

東風習習送微香。熏得遊人意欲狂。擬買春光拚一醉。隔江遙見酒旗飄。

有興致

春宵讀書

上海浦東中學校學生 中 張秉陶

獨坐書齋似野僧。鄉村犬吠最堪憎。一燈快把奇書讀。月落鷄鳴曉氣凝。

勤奮

時感

上海浦東中學校學生 中 張秉陶

蠻觸相爭未肯休。傷時王粲怕登樓。欲揮三尺青萍劍。蕩盡羣魔願始酬。

不勝憤激

傷春

上海浦東中學校學生 中 張秉陶

已斷花魂無處招。籬邊新展嫩芭蕉。可憐一夜風和雨。滿樹海棠梨帶淚。

慘淡

上海浦東中學校學生 中 張秉陶

答友人招遊西湖

上海浦東中學
校學生 張秉陶

尺素迢迢寄我家。寒燈獨坐學塗鴉。韶光一刻千金價。豈敢閒看湖上花。

有下帷之意

中秋

上海浦東中學
校學生 張秉陶

素月當頭照冷秋。家家燈燭耀清幽。臨風把酒邀心醉。銀漢橫空帶月流。

詩亦清幽

秋草

上海浦東中學
校學生 張秉陶

平田試望草萋萋。一片斜陽照碧隄。轉眼霜花深夜重。數聲蟋蟀短牆西。
敏於察變

詠蘭

浙江第十中
學校學生 洪勳

愛蒔盆蘭夕共晨。無言結契問何人。一從空谷移栽後。入室居然臭味親。

命意極佳

詠梅花

浙江第十中 洪勳
學校學生中

一簾風雪逼腮紗。香自飄浮影自斜。漫說歲寒三契友。清高到底讓梅花。
詩亦清高

詠夜來香

浙江第十中 洪勳
學校學生中

敢言三載不窺園。夢却酴醿籬下魂。不與梅花共疎影。暗香猶是月黃昏。

借襯極妙

雪夕

浙江第十中 洪勳
學校學生中

幽齋靜坐絕無塵。雪滿山中尺許深。爐火一窗頻喚冷。長途猶有未歸人。

如歌黃竹

西湖絕句

五首

上海浦東中 濮梓祥
學校學生中

鷓鴣聲裏夢初驚。乍展春雲變態生。曉起愛看湖畔景。南山有雨北山晴。
紺碧煙波玉鏡擎。我來造化幾天晴。姮娥知是江南客。照得西湖徹底清。

玲瓏樓閣疊參差。倒映池塘景益奇。寂寞闌干春雨細。銀籞花下立。移時
雨脚初收雲四垂。爲看烟水櫓聲遲。湖山與我無平素。竚倚篷窗欲贈詩。
荷疊青錢柳拂綿。一雙蘭槳響空烟。詩情多少誰收得。朶朶遙岑落照邊。

凌空着想不落俗套

五律類

閔五來慈偕梅僧欵接飲次言及時事有感

湖南慈利中學
校四年級生

于榕章

燕臺歸路遠。入座始班荆。酒意江湖闊。詩豪李杜生。龍羣方戰血。騷轔此鑾兵。

不忍明朝別。依依話送行。

蒼茫悲世事。對酒亦忘歌。軍閥徵兵急。司農負債多。黨爭墟赤縣。砲火沸黃河。痛哭民災甚。餘生浩刦過。

首豪邁次痛切

步黃穆如登樓秋眺原韻

湖南第八中
學校學生

閔之惠

飲罷黃花酒。登臨百尺樓。林疏紅葉落。天遠白雲浮。眉目窮千里。乾坤盡五洲。

河山無限好。何用賦悲秋。

胸襟浩蕩

岳阜

學江蘇泰縣明德中
校三年級生

張如玉

崇祠在高阜。時難復登臨。碧樹自春色。青山剩鳥音。欲加名將畢。豈獨僉臣心。
冤獄成三字。高宗意亦深。

後兩聯一氣呵成可稱詩史

羊流店懷古

學江蘇泰縣明德中
校三年級生

張如玉

重訪羊公里。祠堂草木榮。殘碑吞日影。老樹戰秋聲。裘帶今何在。機槍尙未平。
紛紛肉食者。誰繼峴山名。

寄慨遙深

登樓

學江蘇泰縣淮東中
校三年級生

陳晉禧

悵懷何處遣。日夕一登樓。水落洲全見。山環瘴不收。霜風涼畫角。星火淡漁舟。

不覺雲陰合。瀟瀟暮雨秋。

蒼涼

早起

夢魂驚落葉。五夜忽飛回。曉色羣雅起。秋聲萬馬來。歸耕空有願。避債竟無臺。

深負東籬菊。凌寒二度開。

沈鬱

小樓賞雨

研究社文學
洪祝五

向曉臨高閣。銅鉦挂樹間。吹來一夜雨。頓失萬重山。雁影鏡中落。漁歌江上還。會當溝澗滿。桑者自閑閑。

雨景如繪

秋樹

文湖北蘄春縣學生博

卞官龍

老幹經霜慣。秋來色倍奢。號風喧似角。映日豔如花。打屋飛晴雨。摩空逗晚霞。

研究社文學
洪祝五

千山妝正秀。清景屬誰摩。

中有警句

秋日山行

文湖北斬
中學校學生博
春縣

一徑盤旋上西風。撲面涼墜枝。楓葉赤。貼地菊花黃。苔駁。疑無路。林窮別有莊。
忽聞雲外雁。回首後山蒼。

妙趣環生

殘螢

文湖中學蘄
春縣轉
校學生

卞官龍

一夜涼飈至。殘螢欲上堂。時來書幌外。閒過草扉旁。火小風難滅。身輕露不防。
眼前紅日下。借汝照琳琅。

工切

題賞雨茅屋圖卷二首

廣東梅縣東山
中學校學生

黃德昭

尺幅雲烟景。模糊山外山。輕風疑拂拂。疎雨若潺潺。陋室琴書潤。蒼天珠玉頌。

茅簷看點滴相對喜怡顏

一幅誰家畫神思物外機烟雲籠草榻風雨撼柴扉簷滴瑤琴冷人欣玉雪霏
展圖頻把玩疑與世相遺

穩愜

秋夜乘涼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學生龔國鏗

漸覺金風爽秋來暑氣收月明花影密露重竹聲幽葉落金階畔蟀鳴玉砌頭
風吹衣習習翹首視牽牛

工切

冬日過燕塘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學生吳乃滔

此日何方去扶筇過燕塘小橋低跨水尺渚冷浮霜古廟支橫棟平疇認教場
新軍何處在寥落數兵房

滿目荒涼

秋柳

柳色老江樓。秋聲動客愁。條長山欲瘦。葉脫水爭流。酒冷游人舫。歌殘送別舟。

可步漁洋

村江學蘇社浦
張家豹

七律類

楊花 二首

學江蘇泰縣明德中
校三年級生

張如玉

陰陰桃李鬪芬芳。何事嬌柔趁豔陽。
潔白自高凡卉質。軟紅輕逐一身忙。
鳳池路遠春難駐。燕幕泥新夢亦香。
張緒風懷猶昔日。未妨惆悵學清狂。

堪笑浮生底事宜。繁華如夢不勝悲。
暫依芳草迷官道。有分清香入硯池。
壯志難逢青眼客。苦吟深怕白頭時。
升沈原屬尋常事。一任東風著意吹。

不作輕薄語

讀史有感

四首

浦頭文學研究社

洪祝五

閱盡興衰今古同。閒愁難付酒杯中。
樓臺蜃氣能噓日。沙漠駝鳴屢喚風。
竟歸蘇屬國。北門誰繼寇萊公。盈廷競獻平邊策。
惟視倉箱歲告豐。

年少功名萬戶侯。又持龍節出麟洲。郝隆自喜通蠻語。富弼真能解主憂。雨洗

甲兵籌上策。瀾迴砥柱望中流。全憑忠信豚魚格。舌底蓮華石點頭。

漢廷屢下求賢語。隋世非無應變才。白璧可能容後福。黃金何用築高臺。貢公喜友彈冠至。呂相知人夾袋來。但使聞言欽藥石。元規一疏不須猜。

理財誰算策無遺。劉晏名賢事可師。野集雁鴻安故宅。軍嚴鵝鶴鎮邊陲。長江鐵鎖排堅艦。少府金錢塞漏卮。知是罪言如杜牧。君臣嘗膽臥薪時。

往事繁心別有懷抱

贈別周伯魯畢業歸里

二首

湖南第八中
學校學生閔之惠

聚首辰陽豈偶然。連床風雨忽經年。我慚未足三餘事。君幸已成萬選錢。情厚久酣公瑾醴。音知常譜伯牙絃。臨歧留贈無他語。好向前途猛著鞭。

銷魂惟別別常難過。重感情尤不安。攻玉憑君作砥石。染香喜我近芝蘭。一朝龍化點睛去。萬里鵬遊拭目觀。車竺盟堅期異日。賦詩漫作等閒看。

相期遠大不作離別可憐語

呈林園夫子

江蘇南匯南邑
公學畢業生

徐子美

遙瞻處士一星輝。魯殿靈光未式微。驥尾蒼蠅慚自棄。鯉庭雛鳳羨高飛。後堂絲竹人誰及。隔地音書我寄稀。回憶程門曾立雪。春風函丈切依依。

講堂提命最殷勤。樗櫟猶蒙愛十分。鵬翼奮霄知得路。鷗鄉聚首悵離羣。天將木鐸隨時教。人以蘭膏繼晷焚。堪喜詩翁常矍鑠。一枝健筆氣凌雲。

工穩懇切

中秋月下獨酌

浙江黃巖私立
雅中學校畢業生

吳秉珩

薄醉歸來興未闌。臨風獨酌自盤桓。已驚桐葉苦增碧。又見霜飛桂樹丹。月到天中分外潔。詩吟夜半不勝寒。星河如許通魂夢。直欲乘雲壯大觀。

逸興遄飛

與友人論詩

浙江黃巖私立
雅中學校畢業生
吳秉珩

一識荊州喜不禁。三生翰墨訂知音。微名何幸垂青眼。妙論都能暢素心。才士有緣逢勁敵。癡情無奈發狂吟。感君雅志綢謬甚。讀易相期利斷金。

婉轉豪邁

次友人懷古蘇武班超二章

浙江黃巖私立雅中學校畢業生

吳秉珩

豈有望酬祿。二千甘心牧羝。朔方天。廿年約抵烏頭誓。萬里書從雁足傳。幾隊夕陽憐暮影。孤臣遼海度流年。那堪皓百歸來日。聽罷胡笳也愴然。

昔聞定遠世無儔。葱嶺殊勳一旦收。故業他年歸兄妹。此身早歲熟春秋。須知慷慨奇男子。洗盡寒酸舊筆頭。漫道將門原有種。書生千載亦芳流。

不同凡響

四家吟

南江蘇南匯私立東中學一年級生 張琦珍

好借江鄉寄此身。漫將操業鄙齊民。陌頭春入維魚夢。隴畔煙迷叱犢人。紅稻香翻千畝影。綠醅新釀五家隣。年年慣話桑麻事。慶告倉箱粟已陳。(田家)

蘆花灘淺釣漁磯。古渡斜陽樹影稀。市散春邊閒曬網。人歸月下冷添衣。熒熒蟹。火。星。千。點。渺。渺。鷗。鄉。水。半。扉。換。得。酒。時。拚。一。醉。蒩。鱸。風。味。未。全。非。
(漁家)

夕陽帘影舊家鄉。沽客遙尋野外莊。流水橋邊人半醉。杏花村裏路還香。春深喜潑新醅綠。秋老閒燒落葉黃。羨煞旗亭詩句豔。美人低唱侑飛觴。
(酒家)

煙霞深處儘勾留。謝絕塵囂策杖游。斜日紅遮樵擔路。孤嵐翠斷野莊林。畫本新摹稿。猿鶴閒身舊結。儔畢竟懶隨雲出岫。茫茫人世復何求。
(山家)

描寫樂趣各極其妙

暮春有感

廣東梅縣中學校學生

黃德昭

韶華荏苒疾如梭。九十春光轉瞬過。綠暗紅稀芳草長。兩絲風片落花多。青山隱隱含煙霧。碧樹重重繞薜蘿。歲歲送春春不老。人生壽算竟如何。

圓湛

送窗友鄧君方城進雲南講武學校

廣東梅縣中學校學生

黃德昭

風雨同堂。二載過那堪。遠爾唱驪歌。情牽客舍青青柳。思逐溪橋渺渺波。投筆從戎君志壯。渡江擊楫我懷多。狂瀾手挽男兒責。和玉相期細琢磨。

其情深其志遠

秋夜乘涼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中學生
龔國鏗

乘涼却愛荔灣頭。素月流天掛半鈎。蕉影搖風簾幙潤竹聲。疑雨戶庭幽蟬鳴苑內。頻驚露蛩語階前。共報秋坐久。渾忘人語寂。夜潮溪畔又平流。

得靜趣

庚申歲散學贈別諸友

廣東廣州達材學校中學生

龔國鏗

瀟瀟風雨感離情。惆悵驪歌送別聲。几席追隨成往跡。詩書砥礪奮前程。菜根適口饒滋味。蘭臭同心締舊盟。揮手故人何日見。相逢車笠話生平。

高雅

葬花

上海浦東中學校二年級生
顧亮孫

東皇何事返蒼穹。懊惱江南草色中。錦繡成灰。蜂夢冷。芳菲無主。蝶魂空。鈴聲慘。答鶯兒語。幡影愁飄燕子風。三字墓碑埋玉處。杜鵑滴血染枝紅。

慘淡

感懷

上海浦東中學
校二年級生

顧亮孫

消愁無術倚闌干。烽燧連年淚暗彈。血染瀟湘紅灼灼。霧籠恒嶽白漫漫。心馳鞍馬三千里。神歷巫山十二灘。昂首問天天。默默今宵明月與誰看。

哀怨

中秋節登粵秀山賞月

廣東廣州達材
學校中學生

吳乃滔

晚風無恙步山頭。振武高臺景色幽。返旆功高開此嶺。攜樽雅興醉當樓。月圓南國清暉在。氣朗中原素影留。苦恨桑田滄海變。年年猶是慶中秋。

清婉

詞類

漁歌子 本意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三年級生 中 陳洪源

水面蜻蜓款款飛。水中歷歷荇絲肥。風瑟瑟拂蓑衣。無魚抱得夕陽歸。
誰羨青雲好。鳥飛鱸魚佐酒十分肥。桐作帽。芰爲衣。桃源覓得不須歸。

超逸

如夢令 雨意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三年級生 中 陳洪源

風意欲來雲驟驚起。夢邊醇酒作烹滌炎氛。星漢俄看依舊涼舌涼舌。冰簾有
人消受。

能爲意字傳神

浣紗溪 讀桃花源記集字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生 中 陳文源

世外桃源若有之花開花落問何時武陵山水至今知
夾舍竹桑逢處處各家雞酒語怡怡如何衣著外人衣

湊合自然

長相思 讀桃花源記集字

江蘇南匯東中
學校二年級學生

陳文源

避秦時無人知中有良田與美池花開也自怡
既來之復去之後此相尋路
便迷不如大與雞

清警

漁歌子 讀五柳先生傳集字

江蘇南匯東中
學校二年級學生

陳文源

風日娛懷短褐穿先生家在柳之邊榮不慕讀蕭然有詩有酒樂其天
不著文章便賦詩閑情也不吝人知娛自得意何之柳邊每有好風期

清超

感恩多 集五柳先生傳字

江蘇南匯東中
學校二年級學生

陳文源

閑若風邊柳醉飲詩邊酒會意在銜觴意常忘
不解人生如許好先生好先生著盡文章無懷如有情

如見高人衷曲

相見歡 苦雨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生

張道仁

潺潺滴滴濛濛好春容過了燒燈越覺態朦朧
畫簾小吹不了剪刀風瘦盡

梅妝多與海棠紅

善寫淒其之景

如夢令 夏晚

江蘇省立中
學校學生第一

張道仁

一曲漁歌繚繞幾縷炊烟縹渺河畔柳枝頭微有夕陽斜照斜照正合遊

人閒眺

閑雅

相見懽 感懷

江蘇省立第一
張道仁

而今浩歎頻頻劍離身便是雞鳴起舞亦無人
聲聲血雨灑乾坤

慷慨悲歌

虞美人 苦蚊

江蘇南匯惠東中學校二年級生陳文源

當初本是憐渠小一任渠偷飽。儂今瘦減少年肌。
隔著犧禪長嘴利於錐。呼朋嚙侶真無賴。身子如鵝大笑渠飛不到高樓。
好傍竹林深處暫勾留。

警切

前調 蚊罩

江蘇南匯惠東中學校二年級生陳文源

尋人只要供饑口不肯憐人瘦紗廚隔箇鬧如雷。便是宵涼夢好也驚回。

家鑄就玲瓏罩知否添煩腦趨炎不惜毀身多待到秋風吹緊又如何。

誰

可恨可嘆

浪淘沙 秋雨

江蘇南匯惠東中學校二年級生陳文源

春夏幾滂沱。秋韵如何。芭蕉滴碎更喧荷。疑是廬峯來瀑布。疑瀉銀河。洋溢話天波。灌得誰多。盍磁滿滿邵家窩。教拾松枝煎蟹眼。教淪新螺。

淋漓盡致

清平樂

秋蟬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學生

陳文源

分。明。知。了。何。苦。尋。煩。惱。聒。得。詩。心。忙。擾。擾。長。日。不。知。飢。飽。近。來。清。興。如。何。風。
光。草。草。經。過。遮。莫。林。深。秋。冷。熱。腸。畢。竟。還。多。

可以借諷

更漏子

秋夜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學生

陳文源

綠陰稀紅葉。小心緒恨多。歡少追舊夢。唱新歌。幾時鴻雁過。
不比春宵金值。窺曙色。聽雞聲。小窗殘月明。
雨絲絲。秋瑟瑟。

淒清

蝶戀花

秋燕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學生

陳文源

燕子秋來飛。故舊壘飄零。新壘休教誤。莫道銜泥容易補。怕他風雨連番妬。
昔日畫梁今陌路。王謝堂前宛隔千重霧。睨著紅絲休訴苦。主人已嬾閑情。

賦。

不勝惆悵

東風第一枝 咏梅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生
陳奠邦

檀暈妝成梨雲夢醒。東風早漏消息暗香催。返冰魂嫩紅又啼寒魄。柔枝影怯肯讓與雪痕瑩。白費評量幾輩騷人。十幅錦箋齊璧曾付與漢宮點額還更向驛亭送客。一枝寄與相思勞伊。幾番重憶紅羅度曲却不是前塵遺迹。怕無端緣葉成陰減了舊時顏色。

酣暢

蝶戀花

送春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生
陳奠邦

淺淺芳樽斟綠醑。柳絮風輕人在花深處。杜宇欲將春喚去。梨花院落清明雨。

着意留春春不住。縱挽春回又恐春無主。鎮日支頭渾不語。平添一段新愁緒。

徒喚奈何

風入松

峭寒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生

陳洪源

小窗翠幙護重重。曙月兩朦朧。被他昨夜寒逾峭。孤眠慣瑟縮。憐蟲蠟燭翦餘微。量獸鑪撥盡殘紅。咿咿雞唱滿牆東。側耳不聞風花枝。樓上眠初起。商量要添箇熏籠。我自重衾夢。戀年來一味情慵。

怯寒之態描摹盡致

錦帳春

晴雪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生

陳洪源

拓出瑤臺鋪成銀宇簾底撲梅花。無數惹吟情。添酒興笑天公戲。玉如何便住。昨夜素光今朝晴。煦喜照見冰心處。處喚煎茶忙掃徑。正小僮衝冷哥磁教。

取。

興趣不淺

金縷曲

春感

江蘇南匯惠東中
學校二年級生

陳洪源

一夜風和雨。枕。瞢。騰。半醒。半醉。這般。慵。緒。九。十。春。光。容。易。去。花落。花開。無語。多付。與。綠。陰。儔。侶。過了。清明。寒。未減。擁。輕。綿。盡。日。簾。垂。戶。金。鼎。裊。水。沈。炷。桃花。源。裏。留。春。住。囀。鶯。聲。嫩。簧。一。串。萬。千。金。縷。杏。臉。柳。眉。天。樣。遠。流。水。板。橋。飛。絮。竹。徑。長。竿。頭。燕。子。銜。泥。蜂。養。蜜。課。清。時。各。奮。青。雲。路。我。何。人。敢。虛。度。

瞢騰中能猛省

生查子

黃花岡

廣東廣州達材
學校中學生

吳乃滔

去年三月時。祖國非我有。革命擲頭顱。起事清明後。今年三月時。經已逐胡醜。不見革命兒骨比黃花茂。

樸而勁

四言禽詞

廣東梅縣東山
中學校學生

黃德昭

行不得也哥哥神州大陸風雨多欲問桃源仙洞去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家在梅山梅水裏離鄉別井上京華風景不殊河山異不如歸去
鵠鵠鵠旭日烈兮萬口呼一髮千鈞鄉國勢稍縱卽逝如黑奴鵠鵠鵠

提葫蘆杏花村內酒頻呼漫云一醉千愁解萬醉難忘島國奴提葫蘆

脫却布袴換起征衣涉遠路金戈鐵馬滅醜奴功成被服祫與素脫却布袴

慷慨激昂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重印初版

全國學校
國文精華錄

中學部
全冊

定價大洋五角

寄酌外
費加埠

所有權

選輯人
校閱人
印刷人
發行人

蕭紹興山葛
湯壽遵
銘超禮
魯寶

徐 上海河南路
會文堂新記書局

總發行所

長廣漢北
沙州口平
南永交琉北三河
漢通璃首馬南
陽北街路廠路路

會文堂新記書局

分發行所